

# 小报大观

編 者 之 言

社會萬態。日卽沉淪。牙雄爪怒。口箝舌結。正言之不可。則婉言之。婉言之不可。則譎言之。今之小報。其譎言矣乎。

厦島小報。盛於民十八。極火茶之觀。窮犀鼎之技。於社會人心。爲功蓋偉。嗣以投機競起。正軌弗循。品流既雜。閱牆召侮。遂絕生命。惟覆瓿之可惜。覺敝帚之彌珍。狐腋魚鱗。足供膾炙。爰抉精華。彙編成帙。並災梨棗。以貢時人。

他日者文網有三面之開。筆鋒有重磨之會。度長絜短。取精用宏。鑒往喻來。以接以厲。則今茲之役爲不虛也夫。

## 序

小報始于滬。民十七以後尤盛。其時文網方密。正論不張。大報失其職。小報乃以突梯滑稽之態。起而代之。於是。小報之爲物。都市人民需要之。大人先生亦需要之。而小報尙已。

民十八春。廈門小報奮起。昌言繼之。秋菊春蘭。頡頏一時。詎不旋踵。小報之勃興。乃如雨後春筍。增至六七種。流品既雜。釁隙斯興。攻訐不已。外侮乘之。未幾。當局遂予以一律禁止。玉石不分。論者惜焉。

陳君菊農。喜讀小報。尤愛昌言。間亦時作小品文字投登報上。游戲三昧。今歲夏五。陳君乘消夏餘暇。集昌言諸小報文字佳者爲一書。題曰廈門小報大觀。旣成。問序于予。予曰。不佞固昌言創辦人也。昌言暴殄。予已無言。今復何言。

雖然。小報停刊已久。糊壁覆甕行且漫滅矣。陳君能壽諸鉛槧。長留讀者與作者一種印象。以視一般雲烟過眼者。正未可同日語。予又惡可無言。

二十。五。十。黃胸萬于我思古人室。

## 例言

(一) 本書材料係採集民十八廈門各小報編成內容計分評論雜俎軼聞名勝騷壇諧藪小說花訊八門

(二) 民十八各小報以廈小昌言出版較久故取材亦多其餘鷺門廈品鷺洲如是等或因原報散失無處搜羅或因曇花僅現無料可採滄海遺珠知所難免

(三) 本書取材以文字潔淨不限于時間性者爲多其餘或涉個人或含譏諷等造意雖新措詞雖巧概從割愛

(四) 各篇補白因數易手民排刊致生參差不齊等病此則印刷關係祈讀者諒之

(五) 原書初分評論等八門嗣因篇幅不足增添碎玉補遺兩門碎玉專載「點綴人間」等類有趣味瑣聞補遺則不限于一類

(六) 凡採入本書之文字間有涉及個人者多刪去或代以某字其他雖亦有刪潤總以不肯原意爲主至作者署名一律錄入篇末

評正有法律

評論

春記棧營業種類廣告

敝棧開設于茲已數十年深荷海內外僑胞交相稱許營業得臻日上茲將擴充各部營業披露于左各界惠顧無任歡迎

旅館部

房位潔淨空氣新鮮被褥床棹布置整齊茶水充足招待週至并安設電燈電話電鈴電扇應有盡有適合旅客之需要

錢業部

兌換各國金銀盾幣鈔票望籍價格公道長期短期存款放款手續簡便

船單部

專門南洋內地概荷屬各州府直透船單并包往直透安南暹羅等處兼代理台灣外交勞動路照顧客惠愛格外克己

電船部

船身隱健川走快捷坐位寬敞油漆清潔儼資低廉茲分訂價格如下

一 傳鼓間每次大洋三元

二 猴嶼至電燈公司每次大洋三元來往者大洋五元

三 專傳每點鐘四元

四 內地各處價格面議

住開元路三安街十二號電話七三八

總經理陳漢青謹啓

人的生命，存在於他人的愛憎之中，必須有人覺其可愛，也有人覺其可憎，才顯得生命的活潑，報也是這樣，一方必須有人愛，又一方必須有人憎，才是有生命的報，廈門的昌言報，是有活潑生命的報，所以愛之者大有其人，憎之者也有其人，現在昌言報雖已在人們愛憎參半之中發行到一百號，然還只是昌言報生命的起點，昌言報今後要繼續地爲人所愛，繼續地爲人所憎，永遠在其友人與敵人之間，表現其生命的光色，現在有許多報紙，很麻木不仁，他的白紙上面雖也有黑字，但那些黑字却不會喚起別人的愛憎，縱偶然也有會喚起別人愛憎的時候，然總不免鑿孔栽鬚，顯出十分不自然的神氣，只有昌言報則不然，昌言報之被人愛，是不求而得的，昌言報之被人憎，是不期而至的，所以昌言報的生命是真正跳躍的生命，（王新命）

### 破壞？

我嘗負山而居，一夜，狂風暴雨，怒號終宵，晨起，但見滿山林木，摧殘殆盡，不禁喟然嘆曰：『天地不仁，果以人物爲芻狗，生之何恩，殺之何咎！』老農聞而非余曰，

「否！不仁之仁，乃爲大仁，天不如是。滿山林木無噍類矣，君不見夫毛蟲之屬，繁滋卵育，一日之間，蠶食千樹，數載菁華，一朝骨露，焚之乎？生氣滅，殺之乎，難以絕！惟天也，撲之以狂風，殺之以暴雨，蟲屍橫野，行且雜敗葉以俱腐，化春泥以護根，不仁之仁，斯爲大仁，天何負於林木哉！」余聞言，不禁憬然悟，斯言雖小，可以喻大，今夫逆耳忠言，苦口藥石，是猶狂風暴雨，爲人類撲滅其叢身害蟲者也，雖跡近於破壞，立意則屬光明，蓋不如是，則虫日以生，垢日以叢，終必不免自殺以亡也，彼夫自身叢垢滋蟲，亟浪洗剔，而反病夫忠言藥石，以爲是出於破壞，而悻悻不平者，盍味乎老農之言，吾人今願與婢女解放會諸士女，三復斯言，而共勉之，（短兵）

### 記者、僧、法律

這很難說呢，僧，記者，法律，這三種不同的人，僧是苦行的，然所謂「苦」也者，不過人間所認爲「苦」罷了，僧並不以爲苦，他只覺得這是一種願，是人間未了的願啊……人在世間是欠了許多債的這債不得不還，債還清楚，人間的願望也就完畢了，也許有些人是不曉得自己欠債，而不肯去還他，然而他已經還了，因爲他的債主是社會，社會

是容不得你不還債的，自己不曉得欠債，而偏要時時刻刻去還債，於是，人感到人間的苦痛，這苦痛就組織成功人間的地獄了，僧不是這樣的，他是預先懂得是欠債，然後再甘願還債的，他只怕再欠下去，所以他辭了一切人間非分的幸福，他甘願還債，也就不以人間的苦痛爲苦痛了，至於記者呢？記者也是人，人是無不欠債的，那麼記者也當然是欠債的了，以記者之聰明，是應當曉得自己的欠債，而且這些債是不能不還的，於是，記者的生涯，也是還債的生涯啊，給人唾罵也好，給人敲打也好，甚至於給人殺害也好，記者應當甘願，這便是人間所謂『勇』所謂爲『正義』犧牲了，欠債的人當然是不好驕傲啊，好似拿錢還人，不惡狠地說：『這是我還的，別人都不肯還呢，我還你，這是我的好處，你還不曉得嗎？你這蠢人！』這種態度不是還債時所應有的態度啊，所以，我們的記者，既然自己覺得做了許多應做的事，但仍舊要和氣一些，不要太驕傲，因爲在驕傲中是已經欠了許多債了，在現在的中國，恐怕還沒有這種還債的的僧，與還債的記者呢，於是人間的法律，便來審判這不甘願還債的僧與記者了，法律是什

強迫還債的制度，如果人間沒有不甘願還債的人，則法律也就無用了，僧啊！記者啊！請先努力認清你們自己所欠的債，在法律範圍以內，僧已不成其爲僧，記者也不成其爲記者了，但一想到所謂地獄之下，還有地獄，而天界之上還有天界時，我們又感到這是多事了，然我們自己還根本是在地獄中的人，我們的債還多着，我們也正因爲不甘願還債，而感人間的種種苦惱呢，

(寒)

### 廈門之墜落

河流較多，交通較便，輸入文明最易，此往年編地理教科書者之言，彼之立言，大抵有本說來，吾惟信其然，故篤信之頗久，乃年來涉世稍深，隨時隨地，觀察情形，則又覺前言爲不盡然矣。他不具論。第論廈門孤島，矗立海中，以形勝言，儼若可爲中流砥柱矣，以交通言，縮穀漳泉，爲內地與各埠往來之中樞，宜爲文明輸入之門戶矣，而事實詔我，凡助長內地之匪患械鬥，如私運軍火之奸民，以及破壞煙禁之鴉片煙類，獨人父母之拐販等等，皆以廈門爲歸宿地，其他殺人越貨作奸犯科之匪類，亦以廈門爲出發點，而埠中之藏汗納垢，容留多量之娼妓盜賊，爲



較之鄉里尤百倍千萬，如昔人所謂京師爲首善之區，而實爲萬惡之藪者，比物此志，相差不遠也。雖然，近人曾倡善惡俱進論，吾信其言，語又云，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吾亦信其言，而究之所以去惡而遷善者，誰負其責，無其人負責，而空言「改善」，此廈門所以終於墜落。而吾輩仍不免墜落於笑罵之一派歟，悲夫。

(逸我)

## 社會威信

今之社會團體，其通過議案也，往往失之輕率，出意見於少數人之口，舉贊成於多數人之手，動輒曰：「議決通過之，」究竟通過之案，能否由紙上移到人間，能否能從虛文成爲實事，非所計也，職是之故，所謂通過之案，往往隨衆舉之手以俱起，隨衆垂之手以俱下，及至會終人散，事過境遷，此等先天不足之紙上議案，遂不啻「今之古物」而已矣，試舉幾個例罷，取締命卜星士之案，非已通過之乎，然而霞溪之尾，擇日之館林立如故也，禁止糖餅隨嫁之案，非亦已通過之乎，然而秋冬之交，婚嫁事忙，糖餅婢媵，日見於市，又如故也，只此數端，已足見通過議案爲具文，而社會之威信喪墮矣，然則社會人士，所以不甚尊重社會團體之議案，豈無故而然哉，威與信，極連

帶關係者也，必也有信而後有威，不信而欲立威，其威僞矣，故必先立信，而後威立，誠能在通過議案之前，先爲深透之觀察，慎重之考慮，量力度德，而後決之，既決矣，則又必執威以繩其效，如是，威信而不立者，未之有也，社會人士不奉命唯謹者，亦未之有也。

(短兵)

## 記者之前途

記者所以轉運社會之消息，有聞必錄，事固無分於美惡也，揚人之善者正以勉人，揭人之惡者，亦所以戒人，非有偏袒之心，與吾善者則譽之，反是則毀之也，社會不察，觀其譽人，謂之「拍馬」，揭人之惡，謂之「攻擊」，「誹謗」，怨之，銜之，毆之打之，記者前途險矣，記者本有聞必錄之旨，無偏袒之心，乃竟爲衆怨之府，可乎，不可也，不可，則如何而可以爲記者，「政府須有相當的保障，無論記者之言誹是否適當，當地政府，儘有監督之權，倘有人以爲有受誹之辱，儘可向法庭起訴，萬不能以橫暴手段，橫加記者及報社，」記者須自修養，保重自身人格，不因層出不窮也，「記者須自修養，保重自身人格，不因道聽塗說而忘揭人陰私。不以揭人陰私而爲敲竹槓之利器，此三者，記者今後必有之事也，否則人皆自危，社會喉

，吾恐自今啞矣，

## 學說靠不住

(甲燈)

一切甚麼學說，仔細想來，和甚麼偉人要人的宣言，都一樣的靠不住罷了，自科倫布覓新大陸以後，「地圓」之說，風靡全球，誰也不敢去否認他，然而晚近「地橢」之說，已居然奪取「地圓」而代之，這樣變遷研究，安知將來不有一日，我們中國「天圓地方」的老調兒，不成爲世界誰一的信息條！同姓結婚，我國自周朝以後，便反對之，則近世生理學家，無東無西，亦皆以「同姓不蕃」爲斷，期期以爲不可，然而到了而今，吾們貴廈門的莊葆燮男士和莊娟麗女士，竟本其試驗的結果，大舉反對，將來把兩姓交合的結晶品，展覽出來，又安知舉世生理學家所據的公案，不被這「非常兒」所推翻！這麼說來，那脫禪博士張競生「月經期內可以交媾」的學說，也就未可厚非了，現在表 上雖然有許多人斥張爲「狂妄」，甚且援引種種生理學說以辯難之，然安知不有許多人在必要時暗地裏偷偷做張博士的信徒，去實行「鰻魚羹紅糟」教漁船強冲桃花浪咧！又安知將來不

靠不住了，拆穿來說，各利其利，各私其私，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罷了，學說……云乎哉！

(短兵)

### 上臺與下臺

在中國，你第一感到有趣味的，大概就是下面的現象罷：「當你上台的時候，人家把你捧得如雲；下台了呢，都一齊來打落水狗。」這些年來許許多多的事實，都證明這條原理是千真萬確的。然而，從前我國並不是這樣讓位的，伯夷叔齊，下台的王公大臣，人家還是很尊敬他呀！這一定有個特別的原故，想了三十年的結果，我認爲這些上台下台的偉人，在實質上。古與今絕然不同了，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我的朋友曰，「敲天下之竹槓，吹天下之牛皮，包天下之大辦，得志不可一世，不得志搖尾乞憐，富貴正好淫，貧賤馬上移，威武立刻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爲古人，其所見之大丈夫當然爲古人，我的朋友爲今人，其所見之大丈夫自然爲今人，今與古的大丈夫的行爲，如此不同，你叫人家對付他們怎會相同呢！——特錄此以告下台的先生，在上台者也聽一下，我只好做

## 土豪劣紳

情。

(月生)

近今每一地方的咒罵土劣，便說是『有土皆豪』，『無紳不劣』，其實要稱豪稱紳，也不是很容易的，各地方那里有這些濟濟的人才呢？像我們貴廈門因為交通便利縮轂漳泉恰成閩閩的中心點，貨物是『梯航輻輳』的，人才便也是『冠裳薈萃』的，所以配得稱豪稱紳的，到有一些了，可是『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話來較量廈門人卻又適得其反，廈門的土地狹小，要是有土皆豪，那就豪不勝豪，辱莫煞人了，又因紳士稀罕，如果說是無紳不劣，那更是劣之又劣，辱莫地方了，所以憑我一孔之見，覺得廈門是有豪皆土，無劣不紳，這怎麼說呢？你看廈門稍足自豪的人們，都是從前向煙土裏面掙扎出來的，否則也是由煙土方面，受化來的，所稱假紳士的，便也是這般人去混充搪塞的居多，所以我說廈門是有豪皆土，無劣不紳，這雖是我的別解，但是熟悉廈門情形的人們，對於我這話，都應該有相當的相信啊，末了。我要補足一句，業煙土的，不盡稱豪，稱土豪的，確實皆有煙土的關係，做紳士的，不盡皆劣，由稱劣紳的，確實劣而紳，這是廈門的特殊情形，

廈門小報大觀

評

亦是廈門特色的所在，

## 廈門人果涼血動物麼？

(小我)

差不多三十年前了罷，那時候有個鷺江報，因為看穿了廈門人太不長進，便開始把「涼血性」三個字，給廈門人冠起冕來！一直到了如今，廈門人對這頂榮譽的冕旒，不但不肯敝屣他，反十分珍重，比什麼傳家寶似的格外愛護他，這種善於保守的特性，我們不得不老着臉兒，自己承認一聲「這固然是我們特有之美德」！現在人家又來給我們冕上加冕，說：廈門人是「涼血動物」！本來不過血性涼些，今則不但血涼，且進（？）一級而變為「物」，差幸物字之上尚存一個「動」字，還未到了「冷冰冰的特性」的時候，勉強猶得稱謂做個「人」，這就是人家「筆下留情」的好意，不然的話，廈門人早已入諸動物之院，陳諸枯魚之肆，在科學（？）勢力之下，鎔化消滅於特種化學之器中去了！其實涼血的動物，豈止廈門人，徧中國之內，豈徒廈門人纔無耻的受日本人的欺負？豈徒廈門人纔仇貨滿街？又豈徒廈門人纔有違背人道的蓄婢的勾當？進一步說：難道食息在廈門島上的所謂「人」，除了廈門人外，就沒有入媚日，畏日？就沒有入買賣仇貨？就沒有入蓄婢妾？凡此種種，既然

論

五

不能證明是廈門人獨有之毛病。那麼「涼血動物」，也就不止是廈門人了，我也承認廈門人的血性是涼，但並不是這樣判斷，廈門人血性之所謂涼，自有其涼之點在也！咳！住在「一個規模宏大裝飾華美的黑暗牢獄」的涼血性的廈門人呀！你們果然成了涼血動物了麼，起來罷！熱你們的血，強你們的心，把這頂荆棘編成的冠冕，早日從頭上脫了下來，討回我們的「人」！

(短兵)

### 三八

三八，罵人鄙語也，然自從勞動稱聖以還，三八兩個字，居然成爲主義的冠冕，其尊幾乎不亞於三民，或病其爲舶來之品，而非國貨，實則中國何嘗無三八主義，不過作用有些不同罷了，舶來品之三八，是三個八小時，中國貨之三八，是三個八字，三個八小時是世界勞動生活的信條，三個八字是中國官僚生活的秘訣，所謂三個八字，便就是「八字命」，八字鬚，「八字開」，上下古今，那一個官僚不迷信這個三八，不實行這個三八的呢？常言說得好：「無八字就莫作官」，他們以官爲商賈，以衙門爲公司，以人民爲貨物，以爲普天之下，一本萬利之高賈，莫官若，免

論

六

蠅營狗苟，亦視不甚惜，及乎既做了官，鼻前唇上，便馬上留起八字鬚來，說甚麼不這樣就沒有官威，於是高坐堂皇，殘民以逞，聽訟決獄，一以金錢多寡爲是非曲直，所謂法令，規律，弁髦罷了，橡皮條罷了，此所以民間有「衙門八字開無錢莫要來」的格言也，有人說：這話不錯，但這種「三八主義」，早已隨着舊官僚，被革命勢力埋葬在墳墓裏面，腐化去了，在現在的廉潔政府之下，應該沒有這種現象了罷？則應之曰：唯唯！……

(短兵)

### 有筆階級歟

是非，難言之也，多數人所謂是，未必便是，少數人之所謂非，未必便非，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在事實未徹底明瞭以前，或根據調查之所得，或根據觀察之眼光，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要皆不足以爲是非之爭論，而於人格報格，更絕對不成任何問題，必也，待事實之結果，真相之披露，水落石出，而後是非乃現，真理乃明，今人不待事實之結果，僅僅根據一己之所謂是，而非他人之所謂非，或挾一己之所謂非，而非他人之所謂是，甚至舉凡異己之論調，一概抹指爲帶有作用之色彩，妄肆攻擊，此等口外不容有口，筆外不容有筆，以一己之見，繩天下之是非，其

不貽武斷與偏私之誚者，幾希，昔法王路易，嘗曰，「朕即國家」談民權者，深痛斥之，今人於自是之外，不容他非，是亦專制魔王之口吻而已，言論界而至自儕於類似有筆階級之「閥」，我見亦謬己，

(短兵)

## 性與麵包

孟軻曰，「食色、性也，」食不足，則饑，性不滿，則荒，人類之必求食，色之滿足，性之所必然也，故最近時代，人稱之爲「麵包革命時期」，與「性之革命時期」，自蘇金英以不堪生活奇困而懸梁，一般窮書生，酸教員，兔死狐悲，因感覺生活前途之危機，遂羣起爲加薪之運動，此亦麵包革命也，林素綱反對盲婚；陳桐蔭要求改嫁，蔡雪珠力爭離婚，以至於邱清泉之妻率衆毆妓等事，是皆感覺性之不足，或性之必須改善，此亦性之革命也，日來披閱報章，瀏覽咀嚼，玩味於市版新聞之間，則映諷詼諧，而動諸心絃者，大都不外由「食，色」問題而起之亂子而已，是誠廈門麵包革命的時期，性慾革命的時期，性慾革命的時期，在王活程度與男女制度未澈底改善以前，此等革命潮流，殆將不知胡底，而其趨勢之險惡，猶不僅加薪與性荒已也，有改善社會之責者，盍速革此命耶，

(短兵)

## 記者亦有兩口

俗語說：「官有兩口」，譏其暮夜得金，枉直爲曲，隨時隨地，可是亦可非也，現在的新聞記者，亦居然患着這種毛病，因愛憎的感情作用，便處處暴露偏頗的弱點來，遠的大不必說，單說紅花與牡丹兩事便了，人們因憎嫌李文學，所以對於紅花事的記載，多且詳，且不曰「毒斃」，則曰「活埋」。於是，李文學就不免陷於縲紲，身敗名裂了，人們因有愛於楊推事，所以對於牡丹死事的記載，少而簡，又僅曰「墜井」，僅曰「失足」，於是，楊推事便僥倖逍遙刑律之外了，向使一般記者，以所惡有甚於文學者，律諸推事，秉思貞的鐵筆，作董狐的直書，無感情作用的愛憎分野，存乎其間，不過易「失足墜井」爲「被迫蹈井」之勞耳，我恐楊子異雖貴爲法官，在公理衆怒之下，其不步李文學之後塵，飽嘗鐵窓滋味者幾希？反之，而以所愛有甚於楊推事者施諸文學，亦不過易「毒斃活埋」爲「服毒自殺」之勞，則紅花一死，亦萬事了耳，一切推波助瀾，危詞聳聽的高呼吶喊，都多事了，有人說，官字有兩口，新聞記者的記字，亦有兩口，一開一闔，可是可非，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同爲感情動物，當然不免因憎愛而推移，嗚

呼，其然豈其然歟，

(短兵)

### 指委

隸吾黨皆黨也，而或委或否，則視其指之能與不能而已，何以知之，曰有筆試，有口試，試及第矣，委指某縣矣，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若人也，指之職務範圍，非直指導民衆也，凡土劣軍匪之橫行，皆將指摘之不遺餘力，其所以不辭勞怨者，無他，顧名思義，慮義，慮指之不若人耳，顧各地之士劣，今雖稍稍斂跡，而各地之軍匪，則橫行如故也，將指摘其瑕疵，亦幾於指不勝指焉，若不以指摘之，則所謂無名之指屈而不伸，又將騰笑人口矣，情勢如斯，爲指委者，不亦難哉，尤足令指委寒心，則以軍匪之跋扈，指若人(軍匪)則知愛之，惡之不已，則且死之而後快，如報載陳國輝譚曙卿洪哲明等之槍殺各指委，雖殺人者，不必陳譚洪等本人，而指使者固明明其人，而其人又或罰或免(陳被通緝譚被判刑洪尙未聞議處)可不令人髮指乎

(小我)

### 易地則何如

炎荒島海，受熱帶潮流之衝激，每當秋夏間，暑氣中人欲

論

八

昏，今秋廈島，中伏後斗覺奇熱，日來火激當空，大似天驕肆虐，出門四顧，鑠石流金，到處几案炙人，有如芒刺，吾鄉土語云，六月立秋緊溜溜，七月立秋後悠悠，此非童謠，蓋老於年事者經驗有得之言也，今年立秋在古歷七月，果也暑熱悠悠無疆矣，詎知千里不同風，隔萬里者尤有萬萬不同焉，報載邇來滿州里空氣頓低，有降至攝氏表五度以下者，東北軍事當局，擬運寒衣至前線，供給防邊之健兒，竊謂對俄事件，逐慚妥協，防俄將士，憤氣寔消，故滿州里之空氣，不緊張而反涓減，其然豈其然乎，吾誦『爲語征人多熱血，秋深不必寄寒衣』，不禁感慨係之矣，吾人在此烈熱中，尤願與防邊者易地以處之也，(漁我)

### 小老爹

捐潮年年有，匪獨今歲然，政治既不能免費，納稅本民所應當，而乃竟因相持至於興停業之潮，是果何故而然哉，聞諺有之，『一人老爹，十人小老爹』，言一人得志，雞犬皆仙也，中國人本善講情面，尤其是官場人物，情面尤重，往往一人居官，夾袋人滿，濟濟多士，是皆要「小老爹」而來者也，魯亮儕所謂『公轅外閒人多多，皆求官而不得者也』，寥寥兩語，描寫「小老爹」醜態入微，地方政治

所以不良。捐潮所以澎湃。民生所以凋敝。雖原因複雜。大都「小老爹」階之厲耳。捐局征所。「小老爹」之過渡尾閭也。之致富終南捷徑也。赤手而來。捆載而歸。入于公者。十無二三焉。此捐潮所以興。而商民所以困也。誠能盡去「小老爹」之流。使各項捐稅。歸民自辦。正款之外。無額外之誅求。無節外之枝。無趾外之駢。如是。商不安于市。民不安于閭者。吾不信也。常言謂稅吏爲捐蠹。是蠹也。蛀于民。蝕於民。捐外有捐。稅外有稅。民之不堪。莫此爲甚。夫民非不樂於輸捐。非不樂於納稅。特不願納捐外之捐。稅外之稅。以肥「小老爹」之蠹耳。寧有他哉。我故曰。去一小老爹。則一切捐潮以平。

(短兵)

## 武力法律

人事交涉。而至於無可結局之時。則寧以一打了之。吾固許其直截了當。抑亦爲一般旁觀者所原諒乎。但若有其他方法可了者。則當尋求途徑以赴之。初不必好勇鬥狠。唯日尋仇啓釁。致擾社會安甯之秩序。此非爲死板板之法律計。爲安居樂業之人羣計。終當如是也。獨不解人之賤癖

。一遇交涉。輒欲以武力解決。究之武力又不足了事。乃轉而求之法律。是雖有難言之憤懣。要亦血氣未定齒莽滅裂之性根誤之也。否則禮豈爲我輩設一語。晉人正爲上智說耳。禮且不足相加。何況於扶強抑弱之法律乎。何況於同類相殘之拳足乎。

(逸我)

## 站開

國人恆有一種毛病。則遇着困難。便抽身站開。謂之「潔身引退」。以爲這麼一來。一則。可以不與其責。一則。可以自表清高。這大概參誤中古人所謂「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和「邦無道則隱」的遺毒了。其寔這種見解。可通不可通。可辦不可辦。不然。「當今天下。舍我其誰」。這句話又將怎麼解說呢？風平浪靜時。誰不能划舟。平道短程上。誰不是良馬。天下縱極懦弱無能之人。亦曉得喜坐安樂椅中。飽吃太平之宴。常言道。「風霜知松柏」。亂世見忠臣。所以那些遇着困難。便抽身站開的人們。我以爲皆鷲下之材耳。報載：吾原公用事業改善委員會。因空尸其名。致受外界責難。於是。通俗教育社和各保自治聯合會。便先後退出。不復與聞其事。這些

引退的社會。彼或自以爲清高。人或竟以清高許之。但是據我的見解看來。將來該會如果陷於無形消滅的僵局。那些先後站開的人們。就不能辭其咎了。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一般置身社會事業之人們。無任勞任怨的決心。無斬荆鋤棘的毅力。如此這般。何怪吾廈公用事業之終不能改善耶？

(短兵)

### 婦女教育如是而已

廈門之婦女教育。雖不能比諸通都大邑。然較之內地。已不可同日而語。女學之設。起自民初。至今日漸昌盛。歷年以降。日見增加。以余調查所及。廈鼓兩地學校之數。達二十餘所。此外各小學均兼收女生。而中學兼收女生者。亦有之。生數共約五千人。不爲不多矣。然廈門女子之在學齡者。實達萬人以上。此五千之數。尚不及半。失學者多於在學者。而失學之長年婦女。猶不知凡幾。苟以婦女之人口統計之。則未受教育者。當占百之九十。或且不及此。循是以觀。廈門婦女之學校教育。當發達乎。爲不發達乎。至若社會方面。則團體之結合除不生不死之婦女解放協會外。無有也。出版物之刊行。無有也。遂令十萬

之廈門婦女。渙如散沙。社會之思想如是。國家之觀念可知。更勿論其世界眼光矣。猶憶民七八年。女子公學有學生會之設。會長爲莊淑溫李淑美二君。頗盡一時之盛。民十二年。五四文化運動亦派曾謙女陳雪月二君加入。是廈門婦女參與社會工作。已始於十年前。何以中途進步之速率。如是其緩。此無他。接受高等教育之分子少耳。蓋多數女子。祇得畧受初等之教育。卽終止其業。彼時之社會思想。尙未發達。而遽遏其培植。使彼萌芽失其生長之能力。又何怪其枯萎耶。惟自五卅而後。再經一度新雷。似有復將萌動之意。故年來婦女之在社會活動者。頗有其人。餘如演講新劇。亦日見蓬勃。獨出版物猶付缺如耳。苟於無中強求。則有以三種。且皆停刊。(一)女子職業月刊。(二)廈南學校月刊。(三)勵志校報月刊。此外商報前曾附有「婦女週刊」而筆不出於婦女之手。毓德女學有「朝霞」小說集。而爲一時期之作品。均不復繼續。至於各報所見之文彙。類多男子託名。實其僞參半焉。社會之教育既如上述。家庭之教育如何。曰家庭之教育更幼稚於社會也。蓋以年長之婦女。既屬非智識階級。則爲其女者。安得受良好之家庭教育。彼之所謂慈母者。祇有



愛，及善爲兒孫祝福，故佞佛及一切迷信，遺傳甚烈，牢不可破。思想之束縛，基於此矣，至於種種惡習，憤之染習，猶其次者，而所以補助家庭教育之幼稚園，竟寥若晨星，且皆出於教育會之創辦，佞耶之害，等於佞佛，家庭教育之不足，與男子若也。（短兵）

## 肉價

在婢女解放運動中，發現了「肉價」的名詞來，其實肉價就是「身價」的代名詞，也就是「聘金」的形容詞了，那麼，婢女的肉價如須廢止，當然婦女之聘金也同時不能任其存在，因爲同是買賣性的勾當，在昔野蠻時代，盛行「掠奪結婚」，其後以金力替代武力，有錢的男子用金錢購買其所屬意的女子，而美其名曰「聘金」此等分明等於買賣式的結婚，人們偏謂之比較野蠻時代爲文明，爲進化，在這婦女解放聲中，我們就不能無惑了，男女既然要站在同等的地位，那麼，對於結婚習慣的「誰聘誰」，已經要澈底打破，何況聘而又須金，不更荒謬絕倫了嗎？試問新嫁娘的聘金，和婢女的肉價，其恥辱不平，相差究有許多？所以今日提倡婦女解放運動的婦女們，對這一層，如毫

無感覺，不努力去運動廢止，那麼自身便就是人肉場中的一種交易品了，還說甚麼解放！（短兵）

## 我們表示態度

彷彿記得有人說過，民衆好比丈夫，大報譬如嫡妻，小報譬如姬妾，嫡妻每日大都白米粒鹽，家政大事，是言是理，姬妾則不外花鈿脂粉，捧心嬌嗔，鎮日謀所以「爲悅己者容」地位不同，性質自異，這幾句話，倒很耐人尋味，我們，現在在社會上所佔地位，亂乎衆大報之間，自問與人視，委實不過姬妾之道罷了，惟其如是，所以對於一切白米紅鹽的國家大事，不配言，也不屑言，只是安有本分，守着身份，管些零零星星的閒事。說些瑣瑣屑屑的閒談，努力地去做嫡配髮妻看不起或者不肯做的末節小事而已，我們因爲覺得在這樣的年頭兒，沒有十分言論自由的，可能，妻道或者比較妾道爲難，所以寧甘卑賤，自貶地位，舍棄了正言讜論而弗言，日惟撒嬌撒潑，作態作腔，藉着有意義的浪漫，來過渡這幾可奈何的人生，我們相信這種態度，雖然給高高在上似聾非癡的阿家翁，有時生了苦氣，惱不得，笑也不得，但是我們正在辛苦奮鬥的丈夫。

# 體仁醫院

診療科門

內科、外科、產科、齒科、

兒科、花柳、奇難、雜症、

光線科

透視人身骨絡臟腑  
診症明瞭治病神速

眼科

眼科專門治療所  
在思明南路詹眼科醫院

院址

廈門中山公園前

電話一五二五

眼科電話三三四

## 謝穎蘇

書畫爲藝術之一、工者得名固易、然有人品卑污、其藝雖工、而其名反下焉者、古人所謂先德行而後文藝、如趙松雪之書畫、神妙無匹、負絕千古、然以天水王孫、而仕胡元、其作品反爲人所詬病、若詔安謝穎蘇先生者、其書畫固佳、亦其氣節有獨到處、故至今名著於扶桑、先生字瑄樵、號癩雲山人、習畫於武夷汪志周、先生之名、反著於其師、或謂先生之畫、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耶、或謂先生書法得米家神韻、每畫常題詩其上、大有鄭虔三絕之名、其師詩與書不及耶、實則先生之畫、不能超其師、其名所以反著者、別有因焉、當太平天國金陵城破時、遂四出遠竄、寧州波及、時先生適佐漳吏戎幕、帶兵出戰、被匪所殺、頭墜而身不倒、仍乘馬上、載回營中、匪大驚以爲神、蓋先生平昔氣節彪炳、非如同流合污之徒、故其就義前爲友人畫梅、曾詠句云、自誓清高凌雪性、心腸鐵石不凡同、不啻爲自己寫照也、先生曾客台灣林小潭家、自嶺義後、所遺林家書畫、價遂日昂、扶桑人士、爭買之不得、識先生者謂可與湯雨生媲美當時、以湯亦擅書畫、亦殉節於太平天國之亂者也、

## 謝正

謝正字笏山、同安人、秋塘謝蓉生之姪也、叔姪皆精繪事、蓉生工畫竹、間寫山水、頗有古人丰致、然和藹可親、不幸無子、故笏山獨傳其學、惟性與乃叔不同、且有芙蓉癖耳、求畫者須知其性、方有所得、否則雖百金、亦棄不顧、邑有某紳、將娶婦、封以重幣、求畫一屏、笏山不答可否、惟將金與畫置諸烟榻上、逾月、某來索畫、見畫在、以爲已畫矣、屏閱之、仍一束之縑也、問之曰、先生、此畫何時來取、笏山曰、卽與之、俄而縑付諸火、某慍曰、烏爲者、笏山曰、君只見原有之縑、不見金亦原有在座乎、可待去、余非爲人傭畫也、某悻悻而去、或謂某曰、子不聞謝先生有弗三之號乎、凡求謝先生之畫者、潤資嘗與其子爲禮、抑或知先生需用何物、平日買贈、在臨時求畫、并賸以金、是金錢視先生、一弗畫也、既求之後、當託人細查有畫否、若面索、是辱之、二弗畫也、求畫之家世、如僧父抑門外漢、爲先生所知底蘊、三弗畫也、故人以先生笏山二字、不如號弗三之爲愈也、或又謂先生本不如是之不近人情、因左文襄公督吾閩時、曾求畫家繪一平定新疆圖、多不愜意、惟先生所畫、大爲左侯欣賞、贈

以長留天地之間之句、而先生遂譽價十倍、其乖僻亦於是日長、余何幸藏有先生所畫扇面一葉、係寫清明時節雨紛紛之詩意、又牡丹一幀、除蓋姓名印外、又有二印、一爲長方形、陰文、卽刻侯贈句、一爲方形、亦陰文、其句豈爲功名始讀書、聞此印乃左侯刻以自用、反以贈先生者、此高叔慈舉以告予、高興先生同邑、亦畫家云、

### 伊天佑

寧化伊氏、朝棟秉綬念曾、祖孫父子、皆相繼有名於清室、戚友有赴汀州而歸者、余欲問其遺聞軼事、渺不可得、惟有明代伊天佑者、雖不能如秉綬父子之著顯、而其名反在秉綬父子之前焉、天佑字順甫、又字文虹、以母夢吞虹而生也、明嘉靖歲貢、旋授知湖廣桃源縣、是邑俗尙鬼、多淫祠、天佑思欲改革之、未得其便、會邑有將軍廟、神甚顯赫、能禍福人、廟田百餘頃、其佃戶爭畔、歷訴多官、尙未斷決、值天佑到任、佃戶再訟之、天佑佯問曰、若田種稻乎、佃戶曰、然、天佑曰、既種稻、當有草、可將草移積廟中、吾將以草之多寡、斷田之廣狹、佃戶各爭貯之、堆積如山、天佑至廟中、指神責之曰、謂汝有靈、致小民爭汝田、累訟不決、神靈安在也、遂督役縱火焚之、

充沒其廟產、爲地方公費、又是邑舊例、歲積無碍官銀三千兩、爲新太守壽、有陸某初任常德府、邑吏以例請、天佑曰、此何言也、不雨自天、不礦何地、焉有積金至三千兩、尙云無碍者、竟裁之、適直指按臨、陸某修怨、媒孽天佑、直指之父昔爲寧化令、故直指少時、隨父署中、時與天佑爲文字交、素知其剛直、比至、特延天佑入行臺、敍故人歡、乃問之曰、陸知府何如官、天佑曰、彼新任、豈有他耶、直指笑曰、君真長者、乃告以陸言、天佑謝而出、厥後陸聞之、愧無所容、天佑亦不怨、仍守常態、時多稱其有雅量云、

### 蘇廷玉

四川制軍蘇鼐石公廷玉、我閩之同安人也、居鄉曰澳頭澳頭濱海、民多採蠔爲生、公之兄在鄉設教、公晝採蠔、夜則從其兄讀、一日鄉有富儒某、過塾訪其兄、偶見案上有窗稿一本、披閱之下、覺其文詞超卓、問曰、此爲何人所作、其兄曰、舍弟之窗稿也、某思平日不聞其奮才能之弟、或者門人所作、而謬言其弟耳、乃曰、令弟何往、可得見乎、其兄曰、舍弟現往採蠔、異日卽攜過候、正談論間、公適至、某見公雖爽面亦足、然意氣駿逸、指案上稿本問

之曰、此汝作耶、公曰、豈代庖乎、某遂面試一章、公立  
應命、文不加點、某甚爲讚美、謂其兄曰、君不遐棄、某  
有弱妹、願與介弟結秦晉、其兄辭曰、貧士生涯、不敢偶  
也、某曰、無妨、余傾家產若干爲妝奩、亦可助介弟膏火  
、君但買四兩紅絲棧爲定婚品、可也、蓋俗有絲爲定千金  
不移之意焉、當乾嘉時、凡航海者、多用帆船、閩南人之  
北上、每年僅一二次耳、至則滿載贏歸、故閩南富戶、多  
以北船之多少爲標準、不料某自與公定婚後、所有帆船、  
迭遭波浪擊破、而家產亦於是空矣、鄉人以公不祥、故自  
定婚後、妻族致如其易敗、後細查之、公爲寅年月生、  
謬有十月虎、破壞某、意謂凡男子生於寅年十月者、其妻  
族財產、必爲破壞也、公值此困境、雖定婚而不能娶、後  
女家卽擇除夕日爲苟且結婚、當結婚時、臥床係土葛造窠  
、夫人見之、甚爲惱怒、公戲曰、勿怒也、異日可臥玉床  
矣、故公自顯達後、頗以夫人之命是聽焉、余母家與公同  
姓、故有是聞耳、

### 黃極

明嘉靖間、汀州寧化選貢黃極、知長沙攸縣事、適是縣有  
舉行賓飲禮者、攸邑故事、令必親造其門、極忽見賓飲者

之家、中堂設一牌位、迫而視之、題爲恩主寧化縣黃公某  
神位、甚爲不解、遽問之曰、此何神也、主人曰、小人於  
某年前、行賈至是縣、不幸虧折、乃檢括畸零、僅百餘金  
、對圖歸計、奈憂愁失志、神思恍惚、遺一包袱、自思當  
可死長途矣、翌日姑尋之、幸有長者垂憐、拾而覓還、似  
此厚德、無物可報、詢悉名姓、故回鄉後、特設神位、惟  
率子婦祝恩公福壽耳、極驚呼曰、此卽本縣之生父也、主  
人聞之、舉家歡躍而出、列跪叩頭、歡呼不已、各膝行奉  
觴爲壽、事傳通邑、播爲美談、先是黃極之父曰志傑、甯  
化諸生也、行年五十、膝下猶虛、開行山林、以排憂悶、  
一日偶登郊廁、忽見廁柱懸一包袱、舉之頗重、知爲人遺  
、收之以待尋者、失金卽賓飲者之主人、逾年而極生、人  
以爲還金之報、不料極又服官攸邑、得與失主相值、故所  
謂造化巧於彰善也已、

### 藍理

嘗觀諸史、古之驍將、有以臨戰腸出、尙力疾殺敵而不休  
、如東漢之賈復、北齊之彭樂者、而漳浦有破肚將軍之事  
、則可與賈復彭樂鼎足爲三矣、將軍姓藍、名理、字義山  
、漳浦人、清康熙時、隨施琅赴台灣之役、嘗戰於澎湖、

時敵艦蔽江、衆望之皆卻、獨將軍爭先恐後、忽破中腹、將軍遂倒、腸出矣、血淋漓、時將軍族子法在旁、急爲掬而納諸腹中、四弟瑗傳以衣、五弟珠持匹練連腹背交裹之、敵以爲將軍死也、忽聞起立、呼聲如雷、皆驚以爲神、幸有紅毛醫能治之、卒無恙、尋鄭氏降清後、將軍入都、抵趙北口、遇康熙駕出水園、馬疑立不及避、乃舍騎、步入水園中、駕至、問誰騎者、將軍乃出曰、臣藍理從福建來者、康熙曰、卿非征澎湖時拖腸血戰之藍理耶、將軍奏曰、然也、康熙遂召至前、問血戰狀、令解衣視之、爲撫摩傷處、嗟嘆良久、嗣專閩浙江、每遇南巡迎謁、康熙見之、輒語諸王公以拖腸血戰狀、又引見皇太后曰、此破肚將軍也、旣而累官福建提督、過於刻覈、以左右多羣小、互爲姦利、反以受累、坐罪當斬、後從寬免死、僅削職歸

### 蘇大宗

南安狂生蘇大宗、字麟夫、清之諸生也、家貧、爲人不羈、自號半顛、涸跡庸夫俗子中、恣意譏笑怒罵、性嗜酒、工草書、其字風歪雨斜、烟橫雲亂、不可名狀、提督爲負書、州守杜昌丁聞之、欲晤其人、不得、索墨蹟數本以去、嘗教讀、得束金、將歸家、遇有嘆者、問之曰、何爲其

然也、嘆者曰、囊空腹饑、是以嘆耳、半顛即取金與之、行數步、再遇嘆者、仍與之金、如是數人、囊爲之空、蓋人知其性、藉此以騙金也、比至家、其妻曰、歲將暮矣、諸生何不送修金耶、半顛曰、途遇嘆者、余不忍聞、悉與之矣、妻曰、噫、子休矣、吾嘆無金、而子金與嘆者、子但知人之嘆、而不知吾之嘆也、半顛曰、你嘆吾不聞、人嘆吾聞之、吾與吾所聞、不與未聞者、其妻爲貧士之女、知其乖僻、多言亦無益、亦相與安之、而半顛之狂名、傳播于邑。

### 施世綸

東漢劉寵、爲會稽太守、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將去官日、有五六老叟齋百錢欲送寵、寵爲選一大錢受之、遂有錢太守之稱、而我閩亦有一文之太守也、太守者、卽施世綸、字文賢、晉江人、爲靖海侯施琅次子、侯輔清滅鄭、頗爲後世不齒、然桀犬吠堯、各行其志、有子世綸、服官清廉、不悔鰥寡、不畏強禦、平生得力、在此二語、其聽斷獄訟、人多比之宋包孝肅、明海忠介、世綸傳施公案小說一書、卽演公之政績也、公初知江南泰州、卽斷暹州民之女、被某官強聘爲妾、衆皆悅服、湖廣兵變、

援剿官兵過境，沿途擄奪，公具芻糧以應，而令人各持一挺列而待，有犯者治之，兵皆歛手去，故康熙南巡，嘗召對良久，謂左右曰：「此天下第一清官也。」後守江寧，所至民懷，既以父憂去官，乞留者萬人，不得請，乃人投一文錢，建雙亭於府衙前，名曰一文亭，故俞曲園有句云：「孝肅剛峯雖可擬，何如劉寵一錢稱。」

## 連城璧

訓導連城璧，字珍如，清季秀才，曾為某縣訓導，當民國八九年間，廈門圖書館會設一文學會，出題徵文，若書院之考試，應徵者，文卷署名，多用別號，惟連先生不特用異名姓，且用訓導銜加於名姓之上，以使人周知，故予欲記其事，特用此名稱，亦遵其意云。訓導為同安人，其父暖在廈大走馬路街，開一泥塑偶像店，名曰永順，所選泥質，特堅於他家，售遠出洋，不易碎壞，營業頗發達，人稱之佛仔暖，遂居廈焉。訓導生時，有相者謂其父曰：「令郎矯矯不羣，才氣敏贍，富有兩榜之望，（科舉之稱舉人為一榜進士為兩榜）後訓導涉獵廣博，殫見洽聞，其父益言不謬，思欲享太老清福，生意漸弛，迨訓導入

廢科舉，設學堂，訓導更大失所望，有友精於子平學，訓導問之曰：「術者曾謂余有兩榜之望，何以不能遂意，究竟命運有何乖舛，請君為我測之。」遂以所生之年月日時付斷，友曰：「察君干支，誠有兩榜，惟是相君顏色，似有謬行，訓導不服，後其友偶過塾中訪訓導，見有清尿夫將錢置於魁星像之斗上，蓋塾中必祀魁星，有繪以紙者，有雕輔以木與鐵者，凡要傾塾中潑尿，必以錢與塾師，每次三四文不等，而塾師又恥與之接，隨便置下，又恐失去，故置於魁星斗上，謂有神為證，斷無失去之理，此曩日之通例也，其友謂訓導此舉，污穢魁星特甚，故冥冥中剝奪一榜之名，尙有其一未知，否則焉有兩榜皆失、訓導曰：「余知罪矣，此一謬行，余自認也，古來文人，以德行為本，余之內子，乃某家二出之婦，或者此舉，非文人所為也，友唯唯，而訓導以此自怨自艾，不敢咎於命理之非焉。」

## 張元奇

民國初年，張元奇為福建巡按使，閩中童謠，有裁縫裁縫，大喜若狂，子為巡按，父反殞亡，余甚不解其意，後聞諸福州人在廈業裁縫匠者，始知此為張元奇之軼事焉，元奇字珍午，清光緒丙戌翰林，候官人，授編修而擢監察御

史。以載振岑春煊二人，雖有寵於西后，然舉動暴戾不軌，亦敢劾奏之，直聲遂大著，後爲奉天民政使、所用人員、閩人居多，迨入民國，歷任內務次長、及奉天福建兩省巡按使、其任福建也、福州裁縫匠，嘖嘖樂稱之，蓋張之父業裁縫，住於鄉下，操藝頗精，同鄉有某君者，以科甲得名，移住城市，喜其藝，召爲製衣，張父不諳禮法，又以平日有鄉里弟兄之情，遂登廳事，踞上座，適有客來謁某，某慚且怒，叱張父曰，汝乃工匠，何無體統，敢汚此座耶，張父報以惡聲，謂此座何奇，乃公何損於汝耶，某怒更甚，進而批其頰，幸客旁勸始釋，張悻悻回鄉，竊恨小可科名，使爾惡劇，力誠其子讀書，以求上進，張每輟學，父輒責之曰，汝忘乃翁之頰耶，張謹受教，後以苦學成名，然多服官於外，至是回省任職，張父狂喜，遍召諸同業者，如有冤抑，可來訴我，喜極數日，無病而終，年八十餘矣，故張所任諸職，多用鄉親，尤以裁縫匠爲最信，亦孝子之用心歟。

## 葉來昌

葉來昌字小谷，清季附貢生，其尊甫東谷先生，道光間孝廉，與呂西邨先生均著名於鷺島，至今厦人談書畫者，莫

不嘖嘖交稱葉呂二先生，王金波小圃雪堂吟藁中，所謂鷺門君子判西東，一屬而翁一不翁是也，小谷家學淵源，故書畫均能繼起，一日，其夫人歸自外家，盛稱其妹幸嫁富人，額中珍珠蜘蛛，異常豐大，蓋廈俗昔時嫁女，欲顯婿家之貧富，准觀其額上所包烏巾，有無珍珠蜘蛛之大小，小谷謂之曰，此無難事，汝欲蛛，蛛即得也，遂把筆畫一蜘蛛，欲貼夫人額巾上，夫人笑曰，是烏乎可者，似此舉動，人一見之，非笑謂戲班，卽譏爲癩，烏乎可哉，小谷曰，汝思吾之蛛，較汝妹之蛛，孰爲輕重耶，其夫人固書家女，亦笑置之，聞當時人士知其事者，咸樂爲題詠，而此蛛反成爲閩中韻事焉。

## 陳邦選

自唐張文通以指蘸墨畫，別開生面，遂有指畫之稱，然文通之畫，世不曾見，惟清高且園其佩，竟以指畫擅名，嗣工此者，寥寥無幾，我厦陳寶谷先生邦選之指畫，則不讓高且園焉，聞先生世爲清代達官，以一珍貴朝珠，獲罪某宗室王爺，被參罷職，嗣被搜家三次，故至先生，家已式微矣，其指畫不經師承，殆出天性，後因環境所迫，畫轉蕭颯，蓋先生曾爲商家書記，間有畫與，便蘸墨作畫，淋



滴滿案、知之者少、反多厭惡之。遂流於窮困、家屢數日舉火、僅以畫易地瓜充飢耳、有子亦能畫、惟是命宮磨蝕、與乃翁同運、父子相依爲命、一日、其子將赴泥匠之召、繪畫廟觀、裨破不敢往、乃與父相易、如是爲常、噫、畫家末路、至於如斯、可勝歎哉、然至今厦人有帶先生之畫、渡台售諸日人者、每畫亦得十餘金、是先生之藝、反以利後人也、九原有知、其將如何感想耶、

### 林鶚騰

清代科舉、在厦門言、最高惟孝廉耳、若進士不過寥寥數人、以余所見厦門志選舉表、惟乾隆時列進士者五人而已、餘則無所聞見、莫怪局口翰林四字之嘖嘖人口也、局口翰林者卽林鶚騰、字晴臯、一字薦秋、道光庚子翰林、家於局口街、故有是稱、相傳翰林之父某、操航海業、往來津厦南北之間、年將半百、僅育女數人、尙未索男、殊爲杞憂、一日將南下、忽遇風、艤舟山東半島、登岸散步、遊至某寺、見有羅漢、面網蛛絲、某卽代爲拂拭、旋禱之曰、尊佛錫余得男、異日北上、當來敬謝、迨回家後、逾年而翰林生、聞翰林自識字後、喜閱佛經、及其長大、每日必誦金經一遍、且茹素絕葷、無異於蔣虎臣王夢樓、

會試將歸時、曾與友人同遊山東煤寺、偶見是寺之羅漢像、有與翰林貌同者、其友戲之曰、此非子也耶、翰林笑置之、然自是懷喪若失、歸家而病、時翰林之父已歿、適友人來視病、詢及病狀、翰林曰、余自與君遊某寺後、不知何故、心輒惘然、其太夫人在屏後竊聽之、謂翰林曰、憶汝父曾禱某寺、後卽生汝、汝之所遊、豈非是地耶、今汝之病、豈佛責汝父未還願、故爲祟耶、翰林曰、山川遙阻、萬里長途、將何致謝、况未必有是事耶、不數日而翰林卒、其子孫亦無有繼起讀書者、翰林之女、適余內子之功叔、故余有是聞焉、

### 陳慶鏞

自清道光敗於英夷後、中國遂受欺外人、至於今日、然亦因宣宗用人不慎、刑賞失當、致萎靡不振、是時諸臣中敢諫而不溺職者、厥推陳御史慶鏞、其中明刑賞一疏、宣宗亦爲之歛容、直聲振天下、御史字頌南、晉江人、以進士而官御史、御史於咸豐間、因閩南賊氛猖獗、再條陳閩省賊匪情形、蒙文宗嘉許、令著同籍辦理團練各事宜、御史於是奉命還鄉、平日砥厲廉隅、兩袖清風、宦囊蕭然、其夫人紡織自若、適同邑某制軍由四川致仕而歸、頗

有積蓄、在晉江開典舖、里人羨之、御史夫人謂之曰、君為御史數年、妻奴不脫寒素、若某僅制軍數月耳、典肆草立、君不恨耶、御史曰、吾行吾素、有何恨哉、金錢非吾願耳、願可立至、夫人曰、君不願而妾願、御史曰、何難哉、乃將庭中石臼、并夾一刺、飭人赴某制軍典肆、質三百金、制軍之子、不解所謂、將刺呈其父閱、制軍曰、如數與之、制軍之子心殊悔恨、以為一石臼、烏能值三百金、吾父何畏之甚耶、既而將此刺粘於竹竿、插在曰上、并載明此物之昂價、召樂隊押以四處巡遊、意欲辱之、事達御史、怒曰、某胡不自量、稍損區區貪囊、便爾計較耶、余當戒之、制軍聞之、以御史乃奉上命、不可嚮邇、嗣查悉御史與其夫人、因一時之戲激、故有是舉、急遣人疏通、願以千金為夫人壽、御史頗知其意、謝夫人曰、汝愛錢、錢至矣、當善經營也、夫人曰、些些便足、焉用多求、御史曰、此乃汝之器小易盈、後勿再羨他人之富焉、或謂以御史之廉潔、因家庭之戲謔、而亦有是玷、莫怪聖人謂家齊而後國治也、

### 陳榮仁

古人有言、人傑地靈、蓋人才所至、其地必為之靈著、或

謂有是地之靈、而後能生傑出之人才、以余所聞晉江陳榮仁先生之事、則頗近於斯說也、先生字戟門、別字鐵香、濟感豐翰林、為陳頤南御史之高弟、精於籀篆、深得其師之學、泉郡有大乳小乳二山、小乳之峯、高出於大乳、故晉江著名人士、多為庶出者、先生亦為蓬室所生、然家庭禮教極嚴、不得踰軌、加以先生儒冠儒服、更絲毫不苟、一日、先生之生母孀出殯、時嫡母尚在堂、先生請開中門、以便輻車出入、嫡母尼之、先生心殊惻惻、以為有子翰林、而不能貴其母於身後、何顏立於天地之間哉、既又思越禮非分、聖人所戒、春秋之法、責賢較嚴、余當以情求、不可以勢奪、方免受譏於名教也、嗣復請於嫡母曰、吾母既不得出中門、若兒可由中門出入乎、嫡母曰、可、先生乃暗自策劃、當輻車將出時、先生乃倒於車上、飭人由中門駕出、臨喪者多莫明其妙、後乃始知先生之苦心、莫不嘆其孝思不匱焉、

### 鄭萬

龍溪鄭萬、明季醫士也、為人謹愿、精習經方、隨事為變、不主故常、等郡太守某公、甚器重之、凡有病、惟鄭是聽、太守夫人、孕已數月、兒忽啼腹中、請於鄭、鄭曰、

果俯拾未半、而啼止、太守問之曰、何甚効也、鄭曰、兒在腹中、因口失乳根而啼、傾豆使夫人俯拾、蓋俾母俯身、方能以乳根就兒、兒得乳、則不啼也、太守之子、累試不售、既而忽報秋捷之信、喜極而頤張不得合、家人甚惶恐、急再請鄭、鄭問其由、故遲遲不行、嗣催之再三、鄭叱曰、乃公豈爲人僕役、聽人揮召耶、語聞太守、大怒、以爲鄭殊無朋友情、將飭役拘之、鄭忽至、曰、大人何疾耶、守將示以狀、頤已開會自如、無可指摘、鄭笑曰、大人無病、何爲急急召人哉、守始知鄭用術以愈疾、蓋喜極當濟之以盛怒也、鄭自是醫名益著、或譚濟朝葉天士陳修園二名醫、拾豆之術、天士曾行之、若用激怒法、則修園曾施於某公、可見此理皆傳自鄭萬、而淺學者不知也、

## 沈杓

廈埠六七十年前、炭像未盛行時、所有篆寫真者、多爲汀州人、而廈人樹幟與頡頏者、沈先生杓一人而已、先生爲吳景黃之弟子、嘗吳開畫館於廈時、從其學者、有十數人、能卒業者、僅二人耳、一爲黃成三之寫意花鳥草虫、一則先生也、而先生又能傳其寫真、可見畫雖小道、而能

精者、亦不易也、凡爲學、苦無師承、然有其師、常無其徒耳、聞先生之父、乃一畫匠、不過俗氣頗重、晚亦自悔其學、久慕吳之畫、故急遣其子從之、臨歿之際、謂先生曰、汝當力學、方雪乃翁羞也、有富家子某、好音樂、曾求先生畫一月下吹簫圖、某與美人比肩而坐、情殊繾綣、其傳神處、維妙維肖、何異仇唐復生、爲先生平生寫照之特出者、某懸於齋壁、朝夕玩賞、然其妻性同悍虎、某又畏似吼獅、一日、其妻偶至書齋、忽見此照、厲聲曰、莫怪日來晝夜不出齋外、原來藏嬌於此也、某曰、子莫癡、畫耶人耶、其妻曰、君莫假惺惺、余當有以懲之、問諸僕姬、乃知此爲沈先生所畫、卽率家人到畫寓、謂先生曰、子何爲引吾夫納小妾、先生曰、誰言之、某妻將畫幅擲下曰、此非證耶、先生展閱之曰、此畫耶人耶、某妻曰、旣爲畫、何不畫余、而畫妖精、可見汝畫店專以此迷誘人、無異媒婆也、先生大爲惱怒、竊思世有如此之妬婦、杯弓蛇影、因素口吃、垂是遂期期不能發一言、某妻益恣、遂舉手觸寓中畫具、盡掃於地、幸有旁人勸解、否則將率衆毆辱先生矣、先生有子六人、季子捷魁、爲清季諸生、惟第三子捷三、能繼其藝、曾受先生之遺訓曰、此後爲人

寫照、宜繪大壽、不宜繪小影、萬一有之、亦不可賤以美人、方免步汝父當年之辱也、(大壽者其人朝衣朝冠端坐不配景物圖像爲大對影者圖像較小綴以山水景物)故捷三遵父遺訓、鮮爲繪小影、先生畫寓、即今蚊烟井圖書館藏書樓下舊址、(昔時僅小屋耳、而圖書館辦事室、即季子教讀館地也、余先兄曾從其讀焉、所述諸事、捷三親爲余言者、

### 沈瑤池

詔安畫家、代有聞人、閩士精於畫亦未有如詔安之多者、然人有恆言、同藝每相妬、此特爲下愚者言之、若賢智之士、則不謂然、如沈古松先生瑤池者、其德性誠畫家不可多觀也、當溥道咸時、丹詔之畫、有所謂四家者、謝瑄樵穎蘇、吳織雲天章、許禹涯釣龍、及先生也、先生曾寓廈粥畫、老叟尤其所長、一日、偶見坊肆裱有人物一幀、弈弈有神、先生駐足觀之、乃署先生之名者、竊思平日雖有得意之作、亦不能精妙如是、細觀題字、并非手蹟、茫然莫解、後探悉有龍岩畫家吳芝田、初到廈門、未能展藝、冒先生之名以應求者、乃造寓而訪之、曰、君子作品、遠勝於予、何自假若此、嗣後嘗署已款、勿庸悞爾、余當爲

君介紹、使人知君之畫、有勝於沈某者、而吳先生之名、遂大著於藝林焉、

### 宋甘

自攝影學盛行、寫真家幾乎絕響、惟神乎技者、方足以頡頏、若甯德縣宋子棠先生之圖像、遠勝於攝影、故人多不喜影像、而喜先生之圖者、先生名甘、子棠其字也、清湖光進士、足跡遍大江南北、凡當時海上諸畫家、如吳友如錢吉生之流、無不與之納交、先生本善塑像、後以泥土之物、易於毀壞、不如圖寫、足以耐久、自是致力寫真、嘗云生平最著力處、惟繪甯垣某家全家樂一圖、中有雙生兄弟、雖其父母亦難辨認、只耳帶環以別耳、先生與其家周旋數月、與二子戲、始得其聲音色笑、嗣後果能辨誰爲兄弟、某家驚服、嘆以爲神、此可知先生寫真之工者、廈島人士聞其名、爭聘爲先世畫像、故廈人始有先生筆蹟、余於友家徐姓見先生所畫鍾馗、神采奕奕、筆氣靈動、不弱於明季陳章侯、不過意畫獲利少、寫真應用大、求者多、故先生屏幅之畫鮮見耳、然光生寓人家、有時數月一易、時而一月數易、時而一日一易、人問其故、先生曰、余甚患夢、所夢輒不祥、凡以易居處者、皆夜得幻夢也、後聞先生

亦以夢故、神經錯亂、徹夜不眠、遂以此終、

## 黃任

閩人詩學、自福清林子羽鼓吹風雅、楷式盛唐、遂有閩中十子之稱、與北郭十友、并鳴於明洪武間、而閩人之學詩者、大都以十子爲宗、至清初黃莘田先生、風情灑邁步武冬郎、香草秋江二集、香豔悱惻、大膾炙人口矣、先生名任、永福縣人、康熙時、弱冠舉於鄉、屢上春官不第、尋知粵之四會縣、縱情詩酒、大吏以飲酒賦詩不理民事劾之、去官之日、卽以飲酒賦詩不理民事革職十二字、懸諸舵尾、寶則先生蒞粵時、飾吏專以經術、修復潰隄、全活飢民、招徠鹿泊塘巨寇、讞高要疑獄、均有聲政績、不過爲詞華所掩耳、生平有硯癖、又喜蓄雛鬢、名所居曰十字齋、以垂髻十人、各擁一硯得純陰之氣以涵養之、故常溫潤爲玉也、迨乾隆壬午、先生年八十、重宴鹿鳴、戚友郵寄贈言者、金雍琳瑯、盈箱積帙、而閩秀諸什、亦美不勝收、惟家庭吟詠、更有可傳者、如次女淑晚云、老父登科日、慈親未嫁年、至今椿樹茂、憶母一潸然、受籙泥金

餐種玉田、觀香諸姊妹、聯詠大羅天、季女淑瑛云

兒婦嬉笑、睽違六十年、如何椿樹葉、又與桂枝連、

兒女焚香坐、笙歌進酒先、鷄鳴應櫛洗、歲歲畫堂前、

## 蔡新

漳浦蔡文恭公新、曾爲黃荔崖銘榕林池石曰、一拳一勺、具山川意、時出雲雨、澤及萬類、人稱爲昇平宰相佳識、載在廈志、公爲文勤公世遠之從子、當乾隆盛時、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其官階乃叔之所不及也、余族叔勵齋、清季拔貢、爲余道及公微時有一趣學焉、公家世重理學、雖文勤公服官康雍間、然澹泊清貧、不失儒者本色、且公尤拳拳於其叔之教、弗敢有失、歸赴試時、路過梁山下、忽途中遇雨、忘攜傘、欲借於是處居民、人見其布衣士子、寒酸氣重、靳而弗與、惟山下一賣花生老叟、僅有破笠、出以見借、公不得已戴笠赴省、幸而科第連捷、尋而就職、及致仕歸、欲訪昔日借笠之老叟、而老叟不識也、公遂與之攀談、問曰、叟壽幾何矣、叟曰、今年適九十歲、公曰、何日所生、叟曰、明日爲余生日、但子然一身、家又貧薄、適以增艱、語次、反慟不已、公曰、勿戚也、晚當爲叟賀壽、卽飭人召七子班來演、叟曰、老朽幾把骨頭、敢當此耶、公曰、無妨、看戲者備資耳、鄉人聞社中演戲、相率來觀、謂一賣花生者、何幸而慶壽、而演戲、皆疑訝

莫測、閩南劇本，盛行荔鏡傳，尤以傅中留傘一齣爲最，凡擇此齣者，主人當備傘一把，以贈伶人，相沿成習，例以爲常，將開演時，伶主問何齣，公答以留傘，惟取一破笠與之。伶主曰：是何言歟，相公不知此戲之例耶，公曰：鄰里左右，無從借傘，故在此處演戲，當用破笠，是時台下，有云如其無傘，可向我家一取，公聞之，驚曰：誰有傘耶，余尙無處可借，彼伶人反勝於余乎，無論如何，必須用傘，伶人自備焉，伶主以公態度翩翩，莫能測度，姑從之，迨演畢後，衆散歸，或謂賣花生者，何來此相公爲之策劃，且出言帶諷，其中必有原因，後聞乃公經歷之事，各慚愧不已，自是再演此戲，伶人無有向主人索傘者。

### 林紓

自商務印書館設立海上，聘用通人，編譯書籍，而閩縣林宰南先生，遂有聲於國內，先生名紓，號畏廬，清光緒壬午舉人，所居閩之蒼霞洲，多楓樹，因取楓落吳江冷詩意，又號曰冷紅生，平生譯歐美小說得名，不下數百種，尤以巴黎茶花女遺學一書爲最，先生少時，見婦人輒跟踏隅匿，比鄰多妓寮，有莊氏者，色藝冠一時，慕先生之才，資緣求見，先生不許，又有謝氏者，偵先生他出，潛投珍

餌，館僅聚食之盡，先生漠不聞知，一日，羣飲江樓，座客皆謝舊暱，謝亦自以爲先生既受餌，或當有情，迫而見之，先生遂巡遁去，客咸駭笑，以爲詭僻不可近，先生聞而嘆曰：吾非反情爲仇也，顧吾徼狹善妬，一有所狎，至死不忘，人又未必能諒之，故寧早自脫也，已而至京師，主北京大學講席，善講解，能誘學生傾聽，遂有大鼓舞之稱，民國八九年後，胡適提倡文學革命，國內學子，又震動駭迷於歐美文學，主張以白話爲文，又刊布新青年新潮等雜誌，對於先生，反多微辭，故先生曾致蔡子民書，略謂天下唯有真學術真道德，始足稱樹一幟，使人景從，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爲文字，則都下引身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不類閩廣人爲無文法之啾啾，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爲教授矣云云，而先生之名，亦以此稍殺，或謂先生性好博，月俸皆以供樁蒲，當時人士，有以撰譯求改削書，先生適以書坊求其小說，已不暇給，遂以賤價取他人稿充之，彼此兩利，致精美盡失，反不如前，名譽因之大減，非盡關於文學之改革，不知以爲然耶，否耶。

### 黃日記

鷺門爲閩省東南嶼之島，歷代以來，文化閉塞，自清乾隆

時、黃荔崖先生日記、建榕林別墅、鼓吹風雅、舉凡名流往來者、多主其家。事蹟載在廈門志、歷歷可考、雖不能與徒一空、余於是時、適過其地、細爲調查、參以平日所見黃家房親之圖畫、及聞其派下一老婦之言、并余所得書畫、始悉榕林有一段歷史、蓋荔崖先生之父爲歐裕、有子三人、長卽先生、次國楮、次國楮、國楮傳世未詳、國楮乃廈志所載入列傳方技門者也、今余宅後比鄰、有一石坊、爲國楮之妻陳氏立、其事亦載在廈志、國楮之子克明、孫占魁占鰲、皆卓然有立、若榕林別墅、乃荔崖先生私自之業、與國楮子孫無關、然荔崖先生僅子耳、又未能繼志述事、見其姪克明、能爲孀母節孝之榮光、甚愛之、恨其子之不肖、懼榕林淪沒於兇父之手也、竊憐榕林貽諸克明、妄言出賣、以杜爭端、故世世執掌者、皆爲克明子孫、而荔崖先生之後、反無聞焉、詎料至今反淪於青年會所、亦荔崖之所難料者也、余昔有弔詩一章曰、榕林自昔著園林、淪沒青年何處尋、負却荔崖誰嗣響、瞰青別墅豈知音、瞰青別墅主人亦黃姓、目謂欲步武崖崖、恐瞠乎後矣、

### 陳宗超

孝廉陳敦五字宗超、廈之理學家也、平生服膺程朱、大中二書、尤有心得、吾師周墨史先生、常樂稱之、其尊甫剛勇公、洪楊之役、殉難於采石磯、孝廉往尋遺骸、并請建專祠、當時人士、莫不稱之曰孝子、不幸祠落成後、孝廉亦歿於是處、故王金波先生小蘭雪堂吟藁、有哭詩四章、其第三首曰、父忠子孝并千秋、人品交推第一流、禾里典型今已杳、蕪湖遺蹟合長留、水聲咽鳴悲鳩港、雲物淒涼黯鷺洲、魂魄有知應速反、故園小築帶溪頭、孝廉與余有葭莩之誼、余幼時聞舍親談及一事、堪爲發噱、蓋孝廉鄰家、常有命卜之替者、日奔走於其處、播弄是非、騙取金錢、孝廉以爲此種人、在所必擯、於家庭方不易生風波、乃約替者於某日至、議一命運休咎、如是約五六人、及期、替者持杖、得得而至、孝廉擇一隣近小巷、請諸先生下降、余日一事請教、因余新生一兒、其干支八字甚奇、請教多人、吉凶未定、請諸先生爲余決之、乃言其年月日時干支之所屬、甲替者曰、此命答在時日、否則無妨、乙替者曰、此命實佳、過某歲後、當能大達、丙替者曰、二君所言皆非也、此命大凶、於此三年內、每月朔望、當禳之

方無災殃、孝廉細聽此輩、各執一詞、已立敵位、間有以指按算、尙未發言者、孝廉乃將手中竹烟管、向不動聲色之丁瞽者一擊、卽退出、丁瞽者怒曰、余并不與君爭執、何爲擊我、卽將手杖向對方擊去、忽戊瞽者受之、亦怒曰、非我擊子、子何爲擊我、亦報以杖、反中甲瞽者、甲瞽者厲聲曰、何爲擊我、揮杖反中已瞽者、而已瞽者亦怒、卽以杖報之、厥後諸瞽者遂混擊一處、各不能報其所擊、有頭撞者、有手出血者愈擊愈怒、不肯干休、孝廉曰、今余有請教於諸先生、而諸先生反逞意氣、不如罷去、異日再議也、諸瞽者不得一文、悻悻而出、後竟絕迹、諸瞽者諒亦自悔其中計耶、然而孝廉亦可謂虐矣、

### 陳化成

論我國外交初次之失敗者、應推清道光時鴉片一役、然是時我國未爲黠人、林文忠公既被謫、武臣中若關忠節公天培之於虎門、葛壯節公雲飛、王剛節公錫朋、鄭忠節公國鴻之於定海、陳忠愍公化成之於吳淞、皆忠貫日月、義薄雲天、岳武穆所謂武將不惜死者、是也、不幸而遇宣宗昏庸之主、雖有忠義之士、亦無補於國祚、無怪乎辛亥革命一呼、清廷不能一朝居也、愍公號蓮峯、同安人、廈門草

埔埕、猶有故宅存焉、公爲余岳家之祖也、當初生時、其尊大人見一蜈蚣長尺餘、在堂中巡行、遂報公生、及公就學時、曾一日午睡、其太夫人見一蜈蚣、由壁而下、將墜水際、適庭隅有竹竿、太夫人急取以引之、方免溺水、公忽醒、謂太夫人曰、兒適夢至一處、大水汪洋、欲渡不得、幸有人以橋引兒過、心甚惻惻、以此而醒、故太夫人每與人言及公乃蜈蚣生也、迨公殉節時、家中忽有牆崩塌、壓斃一蜈蚣、家人始悟此蜈蚣與公有關焉、當英人之節節遣兵也、沿海七省、已陷其三、將迫江蘇、公適駐守吳淞、朝夕匪懈、策劃甚殷、部下有議及英人鎗礮甚精者、公曰、大者不痛、小者不死、何畏鎗子、及開戰時、英艦沈四、斃兵三百、英勢將卻矣、不幸爲昏庸制軍之牛鑑所誤、致公中彈死、故是時士民之謠曰、一戰甬江口、督臣死、提臣走、再戰吳淞口、提臣死、督臣走、謂同一總督、牛鑑不如裕謙、而同一提督、浙江之余步雲、則不如公也、噫、

### 王仁堪

青年會榕林舊址、石壁鐫有王修撰仁堪詩曰、憂樂斯民百感縈、樽前絲竹且陶情、願傾四海合歡酒、聊學文山前半



生、爲修撰遊履時作也、修撰字可莊、侯官人、中清光緒丁丑狀元、衣錦還鄉、買棹遊廈、廈人士假榕林與之盤桓筵宴、聽歌品花、席中有妓紅玉、修撰悅之、故觸景興懷、卽有是作、嗣此詩爲清廷所聞、畧有異議、修撰急自解曰、臣之學文山、乃學其前半生、非學其後半生也、後修撰由鎮江府任移官蘇州、署中大堂暖閣下、相傳有春中君墓、歷任相沿、祇設座於暖閣外、若坐之、必蒙其禍、修撰不信、每視事、必坐大堂、竟以是卒、卒年四十七、適與文山同歲、遂成其詩讖也、先是修撰於丙子恩科春闈報罷時、心甚不服、曾刻一私印、曰落魄狀元、逾年果獨占鰲頭、乃將印露出、事傳郡下、當時人士、莫不讚其自負云、

## 莊俊元

莊俊元字損仲、號印潭、泉州人、清咸豐探花、工書、尤以學張二水之體、幾人其室、細研先生名字、似有寓意焉、嘗先生困學時、聞里中父老、相傳九仙山仙祖、夢示李文貞公之事、竊思今昔雖殊、神仍猶是、亦思欲一試、以取驗否、乃往祈夢、夢神示以某處觀竹、迨醒、不解其意、惘惘而歸、行至數里、遙見是處有竹一株、一老人抱竹

而哭、先生愕然、更莫能解、乃遽而問曰、叟何哭也、老人方哭間、遂止而言曰、余哭非他、自思老朽無能、亦受神之欺也、先生曰、叟言云何、老人曰、予今年八十、膝下猶虛、聞人言九仙山仙祖甚靈感、不勞跋涉以禱夢、仙祖示我來此處觀竹、余卽信神之言、觀竹已三日矣、毫無異兆、何從決卜、既思竹乃不能結子之物、又其搖曳龍鐘、孤立一株、毋乃神示老人以同性乎、此老朽之所以哭也、言之仍愴然不已、先生曰、叟勿哭、神言不欺也、老人曰、相公、何解、先生曰、孤竹君有二子、此乃神示叟有二子也、老人思之有理、大悅曰、謹謝相公金言、天佑相公、功名早達、此行必中、中之又中、先生聞老人所出方言、不甚雅馴、懼其不利、急止之曰、好、故先生名字、含有奪魁之意、詎料及第三人耳、然神之所示、頗帶滑稽、未知彼老人、亦能應兆否耶、

## 林則徐

侯官林文忠公則徐、其鴉片一役、至今猶膾炙人口、誠百年來士大夫之卓卓者、當公將謫伊犁時、粵中人士多賦詩送行、公無甚異之、惟一諸生有句云、伏波銅柱無慚色、少保金牌有哭聲、公擊節稱善不置、迨戍歸後、步行登岸

、福州人言嘖嘖，以為吾閩何幸而有此人物、肩摩穀響、思一見為榮、幾使公不能移步。公乃發言曰、愚為縲絏之人、鄉里父老、何顧愛如是耶、鄉人曰、不圖我公能立不世之事業、聞名不如見面耳、公曰、父老既相顧愛、候愈謁祀祖先後、請父老到祠堂相會、移數日、鄉人踐約而至、公於祠中佈一長案、案加一凳、公立於凳上、莞爾而言曰、鄉里父老、既不遐棄、欲相會晤、彼此耳目口鼻皆同、相見何為哉、茲與父老噓談、古史常言、作大事者、每有異相、愚甚不謂然、今愚亦有異、未知有關係否、遂大啓其口、示人以上齶之齒、整排為一、并無縫隙、非如常齒之一一萌出者、鄉人異之曰、似此異相、可與重瞳駢脅并傳、莫怪我公立不世之業也、公惟付之一笑耳、乃會宴而散、

### 吳魯

民國九年秋、晉江黃儷琴先生、因泉州將建設泉永公路、受彼邑人士公舉、赴漳州調查路政、適過廈、因其弟在舍親店中任職、余是以得蒙介紹、晤談數日、始悉先生為晉孝廉、而議論風生、博聞強識、令人恨相見之晚也、座中談及吳狀元之事、余喜而記之、先生曰、狀元與余同邑、

幼時聞塾師為講孟武伯問孝一節、狀元曰子有疾、父母憂之、父母有疾、更誰憂耶、師深韙之、縣令某、欲製一聯、懸於署中、及童試時、縣令遂出一對云、昂昂七尺軀、毋枉三尺法、毋欺六尺孤、便是丈六金身、成佛作祖、後閱諸童生所答、無甚佳構、惟狀元對云、矯矯十分才、不愛一分錢、不徇半分勢、只存寸許丹臆、造士安民、縣令大為嘉歎、即刊而懸之、一日偶謁令、縣令半生喜書畫、適有人持古畫三教圖一幅求售、展閱之下、縣令曰、此畫筆法、頗為蒼古、惟畫甚無理、乃畫釋迦中坐、老髯側立、仲尼前拜、狀元題之曰、釋迦端坐、老君旁侍、夫子聞之、笑倒在地、縣令曰、此畫受汝佳作所蔭矣、狀元唯唯而退、狀元素慕三國吳之魯肅、故名魯、字肅堂、晚更號且圖、

### 曾鑄

我國自清道光外交失敗後、國恥叠見、鄙我民族之受異族壓迫者、不一而足、然值專制之時、而敢倡議排外者、在今日固為老生常談、而在當時、則為偉大之識見、如曾少卿先生之抵制美貨、可為我民族識見之先覺也已、先生名鑄、少卿其字也、雖起家上海、實則我閩之同安人、當清

光緒間、先生以美國虐待華工、大爲憤激、首先提倡抵制、以戢其威、義氣一呼、全國響應、至於我國人、每不堪異族之侵凌、輒以經濟絕交對待者、莫不曰曾少卿、先生誠當時人士中之佼佼者、聞先生自先世在上海經商、至先生不幸已數蹶矣、故四十餘歲時、甚爲灰心、欲遁入空門、一日至杭之靈隱寺、求是寺方丈爲之受戒、方大呵曰、此地非子所居、子塵緣未淨、空門何從遁乎、先生聞之、竊思人之假蹇、莫我爲甚、欲爲僧亦不得、遂將出寺、方丈再召而告之曰、老衲實告子、子遲至一二年、當能得志、前途幸福、尙未可量、子行矣、異日當毋忘菩薩指示之恩也、先生乃決心努力、再行奮鬥、而目的竟達、抵制美貨之事、亦行于爲僧而不得者、彼山中老僧、胡爲而有前知矣、

## 黃宗漢

晉江黃壽臣宗漢、清道光進士、咸豐間以甲科而膺疆圻、性頗剛直、惟務苛細、故時有黃閻羅之稱、相傳以附合肅順、致被革職、不知此中有關係事焉、先是四川合州有鞠姓者、家中父母夫婦數人、販物爲生、一日晨起、鞠某父子忽斃於門外、鞠家姑婦、突遭此變、痛不欲生、報官請

緝、州官以案情離奇、遣役四出探訪、不得端倪、事遂寢置、閱年餘、鞠家之冤、未由昭雪、姑婦貧故、不得一飽、相向而泣、鄰媪某者請之曰、癡哉阿姆、汝夫與子之冤、至今莫雪、皆由無財無勢、汝婦尙有丰韻、何不遣嫁、既省食指、又得財帛、此冤或可雪耶、姑問何人、媪曰、刑吏陳老倫、權傾內外、現賦饒居、倘嫁渠、可助一臂也、姑徵婦意、婦曰、此莫非陳賊之手段乎、翁與婿之死、或與此賊有關乎、然則未亡人雖餓死、亦不顧中計也、姑曰、如之奈何、婦曰、緩圖之、老天豈無眼耶、適聞黃公就川省制憲、鞠婦即攔輿訴冤、詞中兼述陳吏求婚意、公遂移文與合州令、再行催緝、并欲召陳吏赴省、以察其言行、陳吏心虛、逃匿不見、公愈疑焉、咸豐帝初崩、慈禧后未得志、肅順以公多才幹、召入內任、公以此案未結、殷殷囑繼任者、迨肅順被誅、慈禧垂簾聽政、清江縣吳棠、平日有恩於慈禧、至是遂累擢而督四川、陳吏獻愛女與吳棠爲妾、竭力託其運動、力詆公爲肅順之心腹、不得立朝、非革職不可、說者以唐柳子厚黨王叔文、遂致被譴、莫怪黃公之爲肅順累也、然而離奇之民冤、亦無形消滅、傷哉、

### 林紹年

閩縣林侍郎紹年、字贊如清同治翰林、爲人渾厚敦樸、故雖歷黔滇豫諸省顯職、然仍屢空、布衣草帶、不失爲儒官、以此受知於西后、誠清季疆吏中之最廉潔者、清室鼎革、侍郎以倦念故主之恩、涕泣誓不可仰、隆裕后奉安山陵、侍郎壞毒往送、縱哭失聲、出毒鴆吞、幸爲人救得免、自是歌哭靡常、似變痲疾、踰年而卒、聞侍郎素精堪輿學、嘗出撫河南也、偶至項城縣、見袁世凱祖墳、甚異之、自思此墳派出人物、與清室牴牾、欲護清室、非傷此墳不可、然以世凱之顯赫、亦非可患者、開封曹門外有禹王台、爲禹治水古蹟、年久失修、廟宇倒坍、侍郎以禹當年治水、魑魅魍魎、盡爲掃除、若將此地重葺、俾復舊觀、則可以壓袁家祖墳之氣、而安清室、故侍郎最著政績、盡在禹王台、又墾植是地之四週、設立農林試驗場、創辦農林學校、使謀猷垂諸久長、不知者以爲侍郎留心古蹟、致力農業、而不知別有蓄意也、後有術者謂世凱曰、禹王台址一復、君家墳墓氣衰矣、世凱甚爲憤恨、值戊戌政變、世凱洩機於西后、西后德之、故世凱每語侍郎、而西后終念侍郎之亮節、內召任民政部、繼汗撫者爲滿人寶棻、大異所爲

聞

十八

或謂世凱之帝制不成、因其祖墳之氣爲禹王台洩破、似此荒誕、未知以爲然耶否耶、

### 王慶雲

王慶雲、字雁汀、文勤、修撰仁堪之祖也、以進士而爲陝西巡撫、進四川總督、雖曰科甲中人、然官職顯著、多由於戰功、如禦洪楊軍之擾、敗貴州匪之亂、不知慶雲固有一度之挫折也、蓋慶雲平生服膺諸葛武侯、以爲武侯能造木牛流馬、我獨不能、乃特造戰車、中置石礮、駕以兩馬、屬部下用之、是時適洪楊餘匪竄入漢中、慶雲以此種車禦之、馬大驚而逃、車脫其轅、全師盡覆、似此舉動、豈武侯比、正與唐房琯用春秋車戰之法、敗於陳濤斜者也、慶雲子某、日事嬉戲、屢戒不聽、迨授室後、有子仁堪、功名成就、某再納妾、日在家庭、左擁右抱、享受豔福、慶雲責之曰、子何故態猶存耶、某曰、此乃兒之福命、父作高官子狀元、一妻一妾賢且美、大人何能及哉、慶雲笑之無以對、惟曰、此真所謂庸庸而多福也、

### 沈葆楨

沈文肅公葆楨、林文忠公之婿也、洪楊之亂、公與其夫人智全廣信、遂名聞當世、馬江海軍學校、即公所創辦、公

未達時、曾設一裱糊店於福州南台、號曰一笑來、後膺顯職、此店暫託人掌管、公於暇時巡視而已、相傳公內幕賓某辦理文字不慎、有關名譽、公大怒、革退之、幕賓鬱悒而死、幕賓之子頗工畫、痛父之冤、謂公適在馬江任事、乃繪一馬、其尾爲殘足之蟬整所夾、特向一笑來裱糊、并謂裱匠曰、此爲名畫、汝宜堅壁多日、俟余至、乃揭下、蓋裱稍書畫、堅壁久、則糊盡乾、方不易蛀、此裱糊店所以重視法書名畫者、公偶爾至店、見之、問曰、此畫何人所裱、匠曰、不知也、公曰、俟其人來取時、暫留之、急以告予、厥後幕賓之子并不取歸、而此店不久亦閉歇焉、公會與人道及、入問其故、公曰、此圖乃辱子、意謂馬尾出殘蟬也、閩中之音、沈與蟬讀同云、

## 陳琛

陳琛字思獻、泉州晉江人、明正德進士、琛初隸貧、會爲轎夫、藉資以求學、一日輿一士子、從會試歸、士子在轎中默誦所作之文、琛曰、相公、頃小的在路上拾得一草稿、請相公一閱、未知此文何如、即由轎廉呈入、士子閱而讚曰、此解元之文也、琛喜極而呼曰、我陳琛若能中解元、此轎不再與矣、士子聞而異之、急下轎曰、子非作此

文耶、遂與訂交、不敢再入轎、步行而歸、蓋琛亦曾過關焉、後竟冠其軍、同邑蔡虛齋先生、嘗見琛之文、嘆曰、吾得友此人足矣、琛遂從之游、一日在京師、同寮薛姓者將南下、琛請虛齋曰、先生、人皆作詩送行、先生曷不送之、虛齋曰、交友以道義、聖人何用詩哉、琛曰、聖人不云乎、小子何莫學夫詩、虛齋不得已作二語曰、人人作詩送老薛、我亦作詩送老薛、琛曰、何無結束、虛齋曰、我意已完、子不謂然、可爲我續之、琛乃續曰、江南二月桃花放、盡是別人眼中血、又一日、與虛齋同行市上、偶見有娶婦者、琛曰、先生、吾儕再卽景賦詩可乎、虛齋曰、子屢屢作詩有何益哉、琛益擾之、虛齋乃吟曰、一個新娘兩個抬、東街抬過西街來、琛曰、先生何仍舊歇後語耶、虛齋曰、子再續之、琛遂吟曰、今夜洞房花燭燄、玉簪插落桃花開、虛參怒曰、子真口孽哉、琛惟一笑耳、琛在當時固一不羈之士也、

## 胡承烈

胡承烈、字葦江、同安人、清同治癸酉拔貢、才高學富、當時有胡才子之稱、在邑設教、一日放午學將歸、里有某甲、自負長者、素與熟識、戲問之曰、人稱汝爲才子、今

有事問汝、如不能答、則汝不得受才子之名、胡曰、余腹  
 饑、歸歸午餐、汝勿多言、甲以兩手落於門外、曰、不能  
 答、亦不放汝歸、効汝之扣留學生也、胡不得已、曰、何  
 事、速言之、甲曰、塾中所祀魁星、何爲右手執筆、左手  
 握元寶、左足翹後、請詳答之、胡曰、余以爲何事、此甚  
 易也、昔有一士子、一商人、一武弁、三人皆無業、不能  
 謀生、共禱於魁星、士子跪左、曰、祈魁星爺見憐、授我  
 以職、魁星擲以筆、曰、此筆與汝謀生、故士子以筆墨爲  
 生涯、商人跪右、曰、魁星爺亦見憐我、魁星給以元寶、  
 曰、此與汝爲資本、二人拜謝而去、武弁在後、大呼曰、  
 魁星爺、你亦貧困嚮、何薄我而厚彼乎、魁星回顧厲聲曰  
 、武猪武狗、余焉顧汝耶、遂舉左足向後踢之、甲忸怩而  
 去、蓋甲亦武弁者、難人適自辱焉、

### 吳慎

吳慎字景黃、同安石碼人、清道光畫家、平生慕黃慎之畫  
 、故以其姓名爲名字也、舉凡山水人物花鳥草虫、靡不精  
 妙、且工寫真、當時閩南之達官貴人、幾非吳慎圖像不可  
 、曾爲某大腹賈繪一像、言其潤筆白金、苟不肖、則退潤  
 、其各者、迨取像時、信口雌黃、謂畫金當減少、先全

曰、此像若肖、潤資缺一不可、否則文、余亦不取矣、  
 某仍刺刺不休、先生固不可、某遂去、後先生將此像加鐵  
 鍊於頸上、懸館外、有與某識者見之、謂某曰、子何事被  
 畫師弔於館外、某急往見之、怒甚、向先生索像、先生曰  
 、此像與君不肖、并非君像、君何怒也、今君既索、則爲  
 君像、像既肖君、君當照約、某無以難之、竟以百金贖焉

### 黃慎

畫家瘦瓢子黃慎、僑居揚州久、與鄭板橋同時、交叉擊、  
 故人誤其爲蘇人、實則先生乃閩汀州之寧化人也、字恭懋  
 、瓢子其號、初學畫於上官周、周之畫、工細精深、以  
 仇十洲是法、而先生學之、亦無所不至、然自思難勝其師  
 、嘗嘆曰、志士當自立以成名、豈肯居人後哉、偶見懷素  
 草書真蹟、揣摩凝思、一日遽悟其理、急作一畫、寥寥數  
 筆、持以問師、曰、此畫何如、上官周曰、此畫何來、八  
 大山人之儔、吾所不及也、先生具答之、周大嘉獎、故先  
 生之畫、專以意筆者、後人鮮見其工筆者、如憚南田讓王  
 石谷以山水稱、乃致力於花卉、而先生則人物山水花卉、  
 皆奇古神妙、詩字亦超逸、自謂其畫凡三等、最愜意者、

題以詩、夾雜識以筆號甲子、再次則署鴻臚子、或惟癡瓢二字耳、廈門志載先生曾履廈云、

## 黃文煥

唐詩紀事、載壯子、有子璋、獨懷血模糊、手提榔還崔大夫二語、能愈瘡之說、實則子美此二語、乃詠蜀將花卿、拔綿州斬段子璋事、於瘡無關、謂愈瘡者、乃委巷游談、以余所聞、吾閩黃文煥先生有逐瘡問答詩、詩成而瘡退、可稱奇事奇論矣、先生字維章、永福縣人、明天啓進士、文章浩博、著述豐富、人樂知永福有十硯老人之黃莘田、而不知先生之學問、更勝於莘田也、其逐瘡鬼云、人情諱道着、鬼情豈不爾、齷齪小豎輩、安能逃姓氏、凡汝所藏匿、吾俱知之耳、扶摘根與源、面目視可視、堂堂古帝裔、作事何賤鄙、伺隙朝暮間、伏械炎涼裏、拳勇曾幾何、跳浪不肯已、磔死我所憐、告汝汝當徙、天地不生才、吾意鬼可使、人間鬧蚊蚋、名利開朝市、何不使之寒、冰心冷而止、世事苦廢閑、無復相助理、何不使之熱、血性忽然起、以此稱帝後、豈不曰可矣、千秋書令名、從吾一言始、速往勿停留、免復受摭掎、焯答云、瘡鬼初致辭、蒙君語寬厚、敢陳所以、君亦自有答、吾觀肉食者、飽肥常八

九、婢僕呼與居、藥物紛左右、氣發吁可畏、豈敢闢吾首、子固山澤癯、相識由來久、子官已數年、吾亦通培塿、比見子歸來、辰坐兀至西、埋頭書史間、跳躑鮮儔偶、無復呵吾儕、窺伺隨其後、昨者入子腹、腹腹殊無有、蠶魚千百堆、菜園三四畝、荒涼不足樂、跳躑空叫吼、子縱不我驅、我亦將子走、既荷相斥絕、敢不出戶牖、疾祟雖吾過、心事尚可剖、爾昔滯燕都、瘡疥幾斷拇、三載吏炎陬、汗流日數斗、吾熱固區區、吾寒亦但偶、以之較苦樂、甯復相等否、疾苦勸我罪、官苦誰地扭、凡子所教我、我鬼未能受、安敢冒然往、蠅營與狗苟、子但慎子軀、吾亦潛吾藪、似此奇趣流溢、無異一服清涼散也、

## 王步蟾

王步蟾字桂庭、清季孝廉、學問淵博、爲廈島當時之冠、蓋孝廉每日必強識字典四字、如是爲常、誠非人士所及者、與孝廉同時、有吾師周梅史及呂默菴、其才學亦與孝廉相伯仲、不過登第先後之差耳、廈門玉屏書院月課、周呂二先生、名列輒相爲曹亞、故每次榜出、多欲爭讀周呂之文者、然呂謙謹、周豪爽、故呂之文、恆藏不敢見、甚且焚棄、周則貼於壁上、令人吟哦、孝廉戲裂一聯曰、周梅

史貼文起慧性、呂獻菴焚稿絕癡情、誠妙對矣。前清季年，廈門銃藥局炸發、死傷無數、被燬宅舍，亦難縷指、爲廈門未有之巨災。時道憲某公、委王呂二孝廉出爲調查、以備按輕重憐恤、時王呂行至某處、有數婦人見之、私議曰、聞道台派此二老爺四出調查、以備津貼香儕修理、遂急請王呂入爲室、或述灶下倒、或陳瓦蓋墮、或告房壁損、嗷嗷不休、王曰、大老之意、乃欲賑濟孤兒寡婦者、爾等似非甚窮困、何喋喋耳、聞有婦曉其意、厲聲曰、臭短命、作何言、有皆有、無皆無、焉能特爲賑濟者、爾則自爲孤寡也、王突聞此語、盛怒不能答、而足遂鶴立、亦不能移步、幸呂竊爲掣裾、乃出、王悻悻曰、余有生以來、未有如此莫大之被辱者、呂勸之曰、汝不聞語云、惹熊惹虎、莫惹亦查某乎、亦查某者、屢諺潑婦也、王自是如膏央託事務者、輒搖手辭之、謂余閒事不理也、蓋王學問雖高、頗有口吃癖焉、

## 方兆福

方兆福、字星航、一字謙六、居廈之尾頭社、清季解元、富於天才、凡要作文、便抽書一卷、約覽一遍、即能觸機、混如泉湧、亦性素然也、曾於元月赴其師家賀年、師有

喜色、曰余今年運佳、解元曰、何也、師曰、余於元旦開門焚香、忽在門下獲一蟹、獲蟹者、中解元之兆也、解元曰、此兆應在弟子、不在我師、問何謂、曰、師不云蟹在門下乎、然而門下獲蟹四字、非弟子則何、師默然、解元果於是年登第、此亦善爲占卜矣、

## 江春霖

廿一日午後一時餘地震、報載法院蕭檢察官適於是時卒、余因憶起民國六年間、陰歷元月初、地亦大震、而興化莆田江御史春霖卒、旅廈興化人、在興安會館開追悼會、某君有挽聯、余僅記其出聯末句云、地震東南先有兆、據地理學家言、地震屬於地質問題、而名人之卒、偏爲之附會焉、御史字杏邨、晚號梅陽山人、閩縣林琴南曾繪梅陽高隱圖以贈之、故其挽詩、有梅陽高隱圖應在、端恐溪山慘不春之句也、當滿清末造、慶王奕劻專權、無人敢撻其銜、朝中矯矯不阿者、有台諫二霖焉、一爲湖南趙啓霖、一則江公也、袁世凱之奸惡、惟公知而劾奏之、袁恨之刺骨、與慶王謀欲害之、隆裕后憐其忠、急放之歸、故公庚戌出都詩第一首、末有雷霆雨露總於全之句也、然公素性剛直、清廉自矢、還鄉之時、兩袖清風、同寮有餽贖者、皆



題以詩受、其出都詩二首首二句有一別家山又九年、俸餘只剩買書錢、及第四首中、有也知在宋金爲贖、尙記遇曹壁反盤奪句、公在京時、所居松筠庵、卽明楊椒山先生故宅、椒山先生曾劾嚴嵩十大罪、忠肝義胆、有光史乘、公之所爲、幾乎符節、故解組時、曾爲撰一聯云、三疏流傳、枷鎖當年稱義士、一官歸去、錦衣此日愧先生、此足見公之志節矣、自還鄉後、閉門謝客、惟賦詩作字自娛、慕其名者、多裁紙求書、販夫屠卒、一求輒應、若縉紳士子、反多度置之、或問其故、公曰、天下之紛紛擾擾、皆此輩衣冠禽獸致之也、孔子所謂小人儒、卽其人焉、公有弟曰春澍、平日在鄉、虎而冠者、人謂藉公之勢、公怒將置之法、其太夫人止之曰、汝自居官清廉、若無汝弟、汝母不餓死溝壑耶、公無以難之、鬱鬱而終、

## 李光地

安溪李文貞公光地、平生研究性理、醉心程朱學術、其德性學問、膾炙吾閩、相傳公未達時、曾爲鄭成功西賓、以教其子、成功嘗侍姬、甚屬目焉、欲學紅拂之於李靖、頗爲成功所聞、公恐爲名教入罪人、急乘夜而逃、茫茫不知所之、一日行至仙遊縣、見行人絡繹孔道、僉謂是處九仙

廈門小報大觀

軼

山祖甚靈感、凡有祈問、無不應驗、公卽向之禱夢、以決前途、夢中仙示以二語云、富貴無心想、功名兩不成、公甚惆悵、竊思終身必落魄矣、厥後中順治戊戌進士、康熙朝官至大學士、當在京時、有鄉官某、談及九仙山祖如何靈感、公力辯其誣、并述已之經過、某曰、此足見仙機不可測也、爲公解之、公現大學士職、卽古之相、首句無心想、豈非相字乎、又公中進士在戊戌兩字、似成而非成、正合次句兩不成也、公聞之、愕然始悟、然公會數次府縣試不售、後乃納監入鄉闈、故每聞鄉人有入邑庠者、輒羨之、謂此舉何我之不能者、

(以上嘯東作)

## 蘇熬石

蘇廷玉、號熬石、同安澳頭鄉人、嘉慶間進士、翰林出任蘇州知府、蒞任時、有民婦歸寧途經荒山、在荊叢中溲溺、爲荆棘內之僵尸所祟、醒失去其裙、見棺縫露出裙角、驚而走歸、婦告其夫、夫本粗莽、大怒執斧砍其棺、是夜鬼至、割其夫頭、婦見夫被殺無頭、大哭、其姑疑婦之奸夫所殺、控之縣官、屈打成招、讞定、候秋決、其父以女貞靜素稱、必係冤枉、聞蘇公所至有政聲、遂赴衙鞠喊冤、公卽親提審問、令婦導往、到地察視、知該屍不葬、

年久成妖、飭兵勇運柴草欲焚之、忽該尸之子孫有貴顯者、率其族人阻止、公請開棺、棺內如無人頭、愿自撤任服罪、令健勇啓棺、而頭及裙俱在、勇擲頭出、而屍怪亦躍而起、公以硃筆擲之乃倒、急飭差勇拋擲柴草、燃火焚之、怪遍體生毛、尙能跳躍、兵勇執戈矛擊之、臭不可聞、婦之冤乃白、而縣知事被參、遠近咸頌神君、迨升任四川總督、亦判一案、有洋客回唐、起船登岸、伊家在內地、須越日方到、而伊岳父母家近江邊、遂將行李運至岳家、欲暫宿一宵、其岳父以婿外出方歸、欲備物饗之、奈日暮僻壤無可購取、念婿素嗜髓、本地池塘、產髓最多、行至樹下見一鼈、攜歸煮熟、與婿喫焉、髓食後少頃、遍身發癢、其岳父卽導往房中、取一盆溫水、使其沐浴、門掩而久不出、入視之、則衣履俱在、而人不見、祇有血水淋漓、大驚、不知所措、明日、將行李送還其家、并告其故、婿之父母疑其岳謀財害命、控之官、歷訊而不明、白拘禁二年、其岳母聞知蘇公能判奇案、乃投訴焉、公受狀、細思一夜、忽悟四川有化鼈、恐村人不能辨、誤享其婿以致也、越日、立到地勘視、所浴之房、就浴盆安置處、令工鋤掘之、至數尺、見有一鼈、命攜歸、當堂諭尸親曰、汝

親家不知此係化骨鼈、致誤與之食而死、非謀害也、汝不信、試看之、隨查案覓一秋決鶻斬之犯、謂之曰、免汝刀刑、而快樂死也、命將鼈煮與犯食之、亦欲沐浴、置牢中、初聞有沐浴聲、久之寂然、仍化血水、就地一視、血方凝、將再結鼈、公以藥除其種、而冤昭雪、遐邇稱頌賢能云、

(連城壁)

### 駱台晉

駱台晉字日昇、閩惠埤邊鄉人也、少有大志、天資穎悟、兩眼能看經史兩行、過眼卽能背誦、世稱駱神眼、官至兩廣提督、四川巡案、七省主考、當其任江西主考時、有年近弱冠秀才劉同生者投考、以博舉子、其文狡猾不堪、駱某不勝隱憂、思此子若高升舉子、更增其才學驕人、將來必成劣紳、於是不但不取他舉子、甚至剝奪其秀才頭銜、並沒收其稿件以歸、後劉某發憤攻書、官至福建主考時、帶隊至埤邊鄉、擬欲殲滅駱某家族、以消其恨、駱台晉二太聞知、排香案迎接於途、並將劉某前年稿件、置香爐之下、劉某近而視之、稿後批云、「格之成之、位至三公、不格不成、必爲鄉黨蠱毒、」劉某跪下、大叫老師赦罪、啼泣不已、駱以盡忠明之萬歷、忤逆奸臣被害、劉亦爲惡復仇、以清奸黨聞世云、

(駱朝聘)

馮

壇

(名馳邇遠)

(梁膏庄特)



製造廠在廈門新馬

路西邊社電話七零

九號特聘名師精釀

膏梁糯米各色美酒

及梅醋發售如蒙

惠顧毋任歡迎

本主人啓

# 五萬里外之唱和

隔江菽莊主人林君、雖生豪富家、而性耽風雅、尤工詩、近年因家居厭煩、乃作長期旅行、先游歷日本、後放洋至西大陸諸國、現養靜歸瑞士之阿羅沙、其地距中國五萬里、風景絕佳、有世界樂土、歐洲公園之稱、山之高者、距地約六千尺、積雪終年不消、極奇觀也、近林君自瑞士寄到懷菽莊社侶代柬詩、未署尊生道人、想其近年所自號也、隨侍林君赴瑞者、有林之如君、及長公子、女公子諸人、而林君尚惓惓不忘故交、信可謂我輩鍾情嚮矣、本報記者曾惺曾寄和元韻云、『古雪六千尺絕頂、秋天五萬里相思、東西流水成今日、萬壑朝宗無盡期、』兩地詩人、唱和于五萬里外、亦詞壇之佳話已、(附菽莊原詩)青松白雪無情物、紅豆春風有所思、六千尺山五年客、朝朝暮暮數歸期、

## 秋江

(曾惺)

秋分啼鵲謝芳菲、多少霜楓未賜緋、醉眼看花三里霧、紅光漱澗秀紅衣、

秀紅花史、客歲寓漳州康樂道、云是初開茵菖、比來鷺門、相見之下、欸欸情殷、即以色論、亦一後

廈門小報大觀

騷

起之秀也、

菊江潮後鷺江潮、金粉南東怨寂寥、未是朝陽鳴鳳地、負他出谷又遷喬、

鳳玉、亦康樂道之麗者、近始由漳來廈、惜此闌花事闌珊、非復曩時繁華境界矣、唯寂寂秋江、得一二春花點綴其間、所謂撐住南東金粉氣者、近是、

## 酒後

豪舉飛揚我亦能、凡今無復酒如繩、情絲搖曳心旌下、重挂天幢九盞燈、

九盞燈、滬產而善粵謳、嘗一度來廈、天幢暈之、前夕酒次、預約在報上談燈學、蓋猶有不能忘情者焉、

淺青衫子淡紅裙、投壘聰聰迴不羣、誰似六郎好風貌、蓮花時節恰逢君、

予等同飲市樓、後至者有愛蓮女士偕探員某人鄰座對食、詞令聰華、舉止跌宕、見者頗錯愕、

市樓無地濯塵氛、不飲如今尙舊君、未是瀟灑逢醉尉、尊前休說故將軍、

吉甫爲菊惹從孫、酒中偶談往事、津津稱黃將軍不

壇

一

置、詢其所以、曰爲便於聽聞也、因戲及之、

引來兵帥放桓溫、信說中郎類虎賁、各舉三杯酒萬古、旗

亭往事不須論、

蔡君於予爲世交、年少健飲、是夕吉甫不飲、得君

足矣、

### 漫感

鼻邊出火耳生風、蕩婦新成曹景宗、貌似蓮花誰比美、仙

人掌下肉芙蓉、

前夕有酒狂逾南軒樓上、偶與蕩子班某妓談笑、妓

以語言獲罪、避而他去、酒狂急召班王、主亦匿去

、旋爲所得、舉帷掌其頰、一時潮臉生霞、他客皆

呼煞風景、相率遁去、

醉不成歡獨愴神、呼兒將酒可無人、酒星今夜如相照、得

得重來海陸春、

昨與呂大訪東亞某臺妓、呼酒不應、嗣他妓以麥酒

至卒未盡歡、再偕林君過海陸春、大肆飲啖、更闌

、始微醉而散、

### 感懷

壇

數到東風幾幾番、陰晴變幻赴紛繁、在春事業空如許、入

世文章亦太寬、祇剩寒鋒儕古劍、引爲同調樹花旛、前塵

一分明甚、不待閑中仔細溫、

垂楊新綠醉花醅、度此韶光欲奈何、便向愁城揮慧劍、可

堪孽海漲春波、詩書早謝題糕筆、耕鑿終慚擊壤歌、盼殺

鬚眉猶未老、少年時節已輕過、

裘敝難溫久病身、繞身又是客中塵、半生曾享唯清福、祇

此差堪異俗人、認到雞虫何必得、讓龍螭一齊伸、商量

理我今朝事、如黛青山自蒼翠、

嘉辰誰說門芳妍、未及飛紅已黯然、縱信悲歡更境界、遙

知枯苑各凶緣、有生只缺天空補、舉世沉冤海濫填、剩個

便宜無借事、話春店裏割豚肩、

### 初秋書感

炎州賽鬼鬧闌盆、朋酒追呼日幾番、伯有相驚狂舉國、祭

公可作大招魂、爭光老魅羞明燭、徇俗中庭曝敵禪、衣上

緇塵心上淚、江湖熟客莫須論、

### 戲效香奩體奇繼丈小屯君翼

佳期容易及瓜初、坊錦鄰娃織不如、秋社遲歸新燕子、夜臺  
何夢老鰥魚、成仙幻想蟬精屈、惜誓銷沈錦墨書、一種情

天癡結習、廻輪歷劫願終虛、福慧多生莫兩全、秋芳年會  
得春慳、才人寧老邯鄲道、神女翻爲雲雨仙、未信鳩媒甘  
作惡、定知鸚鵡妄談禪、嬌憨采伴休推挽、遠浦驚鴻別有  
天、

(會慳)

## 中秋感懷

人間好景太匆匆、昨夜佳期在夢中、爲問嫦娥居月窟、歡  
心曾否與人同、誤偷靈藥逐仙蹤、隔絕紅塵路幾重、空說  
嬋娟好顏色、祇今惆悵若爲容、亭七倩女暗橫窗、似惜清  
輝背玉缸、慚愧天涯憔悴客、孤更對影不成雙、

(臨淵)

## 暮投李長者祠

幾個侯封誇萬戶、斯人血食留千秋、無慚香火崇明祀、欲  
障虹堤躡晚流、衰草情詞死事異、安瀾力竭生民憂、徘徊  
廡下瞻遺貌、爲慕高風竟夕留、

(國楨)

## 寓樓感作

春來小住憐經秋、到底流連爲底留、自笑有家不歸去、甘  
心離守一椽樓、對月觀雲又聽風、朝潮夕汐思無窮、坐忘  
爲客離家久、更被人呼作寓公、朋歡笑我幾忘情、絕不關  
心到友生、未老風情肯消歇、茹茶世味厭時名、

(碧海)

廈門小報大觀

騷

## 落紅

滿眼落紅對晚村、幾時乍看鬥芳園、蛾眉自古易招妬、蒼  
狗原來是薄恩、狂蝶有心留豔骨、東風無力護嬌魂、可憐  
金谷珠絲墜、不見香痕見血痕、

(藏陋)

## 新秋憶別

憶從話別醉尊壘、明月相望又幾回、草草勞人千里隔、斑  
斑白髮五更催、江干坐久開南雁、門外風多見落槐、應是  
新秋饒客味、故園雖好不歸來、

(西亭)

## 遣懷

謀生十載逐雲塵、送鬼能文負此身、漸覺詩書難炫世、不  
妨炎熱且因人、江湖蹤跡空顛賴、歲月忙過亦苦辛、嫁綠  
可知何日了、故園池沼任垂綸、

(前人)

## 感懷

到處征人馬足塵、河山無改舊時春、隔江志士羞商女、故  
國壘師哭庶民、不信白虹能貫日、如何赤地盡勞人、文章  
今日真無用、悔不當初學負薪、錦繡中原剩劫塵、青天碧  
血眼前春、有懷未遂空投筆、大恥難伸愧作民、西狄如蠶

壇

三

爭食葉、東隣有女恣窺人、蕭牆禍端知何日、十載寒窗枉  
 臥薪、逐鹿中原勳劫塵、烽煙燄火幾經春、亂棋著著非殘  
 局、亡島年年痛殖民、醫國恨無長治策、聞鷄勉作不眠人  
 、傷心最是當途者、底事揚湯未去薪、

(春臺人士)

### 甕菜河竹枝詞

連宵無語但盈盈、花比容顏玉比清、一自大東沉醉後、檀  
 郎無故竟忘情、花叢屈指道雲卿、姊妹个个善送迎、更有  
 教人傾倒處、花魁女史壓羣英、坐宮教子定軍山、幾許皮  
 黃博笑顏、最近却翻新鬪子、毛毛雨曲滿花間、十金一局  
 已便宜、欠賬郎真厚面皮、明日約儂巖上去、梳頭洗澡莫  
 嫌遲、三更鼓喚忽來條、此去懸知隔一宵、惡客牢騷真討  
 厭、故裝騎馬落紅潮、繁華賽過夕陽寮、燈火通明鬧徹宵  
 、娘自愛錢儂愛俏、遲郎不至撒癡嬌、一月重逢朔望天、  
 家家姊妹拜神前、人家儘祝生涯好、儂祝檀郎福壽全、自  
 幼偷情強厚顏、東西流寓總相關、分明枕上鴛鴦侶、偶到  
 人前冒帶班、未應開罪此佳賓、渠是商家第一人、縱不看  
 人須看鈔、阿儂招待要傾身、蜂蝶滿街游、但解歡娛  
 未解羞、樓上喚郎郎不應、打將香菓到肩頭、女伴相攜午

夜時、檀郎今夕頗堪疑、兒家門巷常奉慣、何故人前說不  
 知、問郎白鹿可曾游、可帶阿華與玉秋、可有石欄杆上坐  
 、豈將織女配牽牛、酒後人前說不休、誇儂生性太溫柔、  
 阿儂脾氣年來減、大半因郎百事收、人前相諱莫如深、一  
 線情絲賽百尋、最是不情諸伴侶、強郎他去痛儂心、(枇杷)

### 康樂道竹枝詞

頭熱身慵兩頰緋、信無疾病是魂飛、料魂幸有神明力、擊鼓  
 沿途喚來歸、曾出泥濘復墊污、青廬昨夢已含糊、風塵再墮  
 尋常事、好客原非好丈夫、失戀追歡歷幾更、漫置海誓與  
 山盟、奴家詎盡無真意、誰個檀郎是有情、叢雜蓬蒿匠土  
 堆、祇今一一儘歌臺、夕陽漸淡燈初餞、次爾高聲喊客來  
 、香粉獄成海樣深、櫛鱗比次更難禁、任他巧點聰明者、  
 輕繫情絲恣縱擒、燕鶯比日鬥高勝、顧影自憐復自矜、儂  
 說升沉花運巧、非關麗質與才能、煙熱粉飛裊裊香、抓完  
 瓜子送瓊漿、關門不是頭帮客、雀盞清茶荐老郎、(阿策)

### 歪詩

十字街頭路已齊、思明南北與東西、而今不向夕陽語、甕  
 菜河邊打野鷄、聞說崩堤再築修、無端造語要人頭、平添



一道戒嚴令，累得青樓夜夜愁。  
婦協呈兩護女權，嬌啼吶喊競宣傳，由來婢妾媼姬輩，豈  
獨紅蓮事可憐，  
巨筆揮來擊野僧，普陀和尚氣騰騰，縱然蔑有強姦事，廢  
物人間已可憎，  
(開闢)

### 紫金山途中

輒語繁英萬樹開，傾城士女謁靈回，微聞偶語傷新政，頗  
爲危時惜霸才，入穀英雄皆嫵媚，兼天波浪起疑猜，九原  
不作吾誰與，擗轡澄清念已灰，  
(小阮)

### 懷人

別來病骨强支持，萬種離愁祇自知，空有夢魂飛不到，但  
憑片紙寄相思，幾番秋雨動離愁，惜別情懷韻獨幽，冬  
西風簾半捲，望穿衡雁逐書郵，銀河渺渺水迢迢，七夕雙  
星渡鵲橋，寂對良宵難入夢，良宵祇合作愁宵，欲求知己  
此生難，寂寂蒹窗影自寒，永夜思君眠不穩，殘更扶夢渡  
千山，  
(蝶夢館主)

### 詠史四絕

集龔定盦句

廈門小報大觀 騷

### 吹簫

壓劫成灰感不消，九歌吹入鳳凰簫，征旅不漬尋常淚，江  
上騷魂亦可招，

### 進廈

厚重虛懷見古風，沉沉心緒北南東，側身天地本孤絕，百  
劫修成忍辱功，

### 續史

翠墨淋漓蘭紙香，擁書百城南面王，蘭台龍書漢朝事，許  
署頭銜著作郎，

### 從軍

那向如花辨得明，美人才調信縱橫，書生挾策成何濟，錯  
怨蛾眉解用兵，  
(倦蛛)

### 七夕

銀河斜卷薄雲輕，恍惚微聞玉笛聲，三百六天如許恨，八  
千餘里不勝情，雅還解事遲啼曉，雞最無聊疾報更，欲訴  
離愁宜忍淚，人間片刻是平明，  
(林光弼)

### 初秋客感

碧梧樹動雁來天，一夜西風到客邊，孤店橫江銷夏早，高

壇

五

樓近水樹秋先，尊鱸上市遲歸日。鷗鷺平沙逐晚煙，最是  
遠鐘敲破夢。此生端合說參禪。  
(前人)

## 廈門竹枝詞

伯仲房多私見存，致令親樞委荒原，不圖鞠育殫精後，遺

骨偏妨誤子孫，(停棺不葬子孫各爭鬪份)

圓山福海門繁華，三五良宵笑語譁，郎自看花儂看燭，要

他喜結兩枝花，(元夜燭火以圓山福海二宮爲盛)

纓結靈符蜚壓肩，忽而退後忽馳前，更兼反側偏欵勢，竟

似瑤池醉八仙，(迎香擡轎恆沿途顛簸)

龜形餽餞薦神明，上寫兒夫姓與名，心願已酬真得意，如

登鰲背上蓬瀛，(年節酬神用龜形餽餞)

一姓名香盃酒傾，傳來遺俗值三庚，願教百事皆容易，似

此彈丸脫手成，(六月望日及冬節皆搓丸)

秋滿空庭寂不譁，瓊筵瓜果做家家，開簾拜開私語，莫

遣團圓讓月華，

銷寒除夜設圍爐，繪出全家安樂圖，婦勸阿姑郎勸舅，雙

杯滿飲醉屠蘇，

除夕飛來絳萼仙，羅浮一享喜初圓，酒闌漏促鷓鴣唱，忽

道佳朝是去年，(貧家于除夕娶婦)

閨中情事費調停，公媽庵前向乞靈，悄奉瓣香祈甚事，提

防密語被人聽，(街坊衆公媽庵香火轉多)

聞說西家輪奐新，何分戚友與鄉鄰，招呼女伴同携手，看

屋還兼看主人，

三椽茅屋隔疎籬，貧婦移花可接枝，魚婢任隨萍迹逐，後

庭豔有放生池，(富人不能生育者亦復多納婢妾任之外交

乞種俗謂放生)

紅顏此地落青樓，鄉自溫柔性不柔，司馬青衫空濕淚，可

憐名十替花愁，(頂妓少風情客自墜圈套)

小尼本是女孩兒，鸚鵡青春轉瞬知，試問幾年纔受戒，可

憐珠淚背人垂，(寺觀小尼皆買貧家女)

白酒蠶糜麵粉絲，宵中有市不嫌遲，五更枵腹君休慮，巷

曲又過方舍龜，

泉刀利用寶宜池，子母兼權市法同，串串飛蚊輕又便，明

命錢是號光中，(光中錢大者稱明金)

兼擅楮墨與丹青，東谷先生楊紫庭，更羨西邨隸超絕，視

碑卅九尚留銘，

鄉園回護繞高岑，芳塚名山共古今，却笑世人翻眼孔，愛

山不及愛黃金。(青墓山前黃姓者以牧牛得窟金致室俗稱青墓埋金)

當年此地少居人，漸闢荆榛結屋頻，撲地闔閭聯古塚，莫嗤宅與鬼爲鄰。(住宅多近墓並有以墓名其地者)(老濤)

## 挑夫行

行行重行行，行到山頭城，賣了肩挑柴，換取孔方兄，過午日斜西，遠近鼓角鳴，遊人滿街走，說盡避大兵，令人飛魂魄，避匿在草亭，武夫奔前來，竟然把我擒，睥睨對我笑，股慄百慮生，俯首隨他去，竟日閉軍營，同囚數十人，俱是鄉下資，舉頭相對泣，莫非親與鄰，日落漸黃昏，監牢桎我身，長夜漫漫浩浩，哀音有誰憐，聞道諸北軍，敢退自永春，殘兵四百，隊長何愛仁，天明起檢裝，投歸周蔭人，傷心牢內客，挑担出軍門，朝辭山頭去，日暮到泉州，登山又涉水，飛跑喘若牛，力窮脚更疲，那敢少逗留，前催與後迫，青山過若流，集中開元寺，合隊出城樓，中午到惠安，三宿過仙遊，十日無停趾，便即到閩侯，奔波忘晝夜，此役何日休，寒冬十二月，烈烈風正愁，

被驅千里遠，辛若痛難支，三五明月夜，羣閉左公祠，鹿死不擇蔭，合力破門楣，滿牢挑夫客，各自東西馳，鐵騎追聲急，蛇行人短籬，從茲脫囹圄，歸心熱如焚，披星兼戴月，乞食到家村，妻孥怪我在，哭訴別後情，今日見君面，疑是泉下人，親朋問我至，羣來慰驚魂，脫我粗布衣，滿體見血痕，吁嗟太平犬，遠勝亂世民，

(樹林)

## 秋感

遮眼攤書坐北窗，隔帷聲影起蒼龍，從前杜學安心法，煩惱斯須未易降，(暇日沈坐觀書，門帷風動，雙龍群吠，心怦怦動，始知養氣功夫，難於讀書萬萬也，)誰騎雲物寫秋心，勾我尋思擁鼻吟，一樣西風兩無賴，輕雷欲雨幻層陰，(入秋以來，溽暑尤甚，鬱邑中擁鼻微吟，仰視天空，屋陰欲雨，微聞雷聲，知西風向此無賴矣，)

(曾愷)

## 不拜偉人却拜錢

隔江某某兩性中學。因不肯舉行總理紀念週，頗引起輿論界的訾議。據個中人言上帝之十誡。不許聖徒崇拜上帝以外的人物或偶像。如果對孫先生遺像鞠躬行禮，便犯了誡。等於大逆不道云云。這種理由，固然是迷信，不值得引用甚麼理論去駁他，只須用他們的矛，攻他們的盾便了。崇拜的意義。是精神。不是形式的。鞠躬行禮。不外藉着形式去表示精神而已，如是而曰崇拜，而曰犯誡。那麼。聖徒們除了上帝而外的崇拜。就多得很。而犯誡之罪。也就不免嶽重海深了。比方他藉着教的名義。到國內和南洋各埠募捐時。那一個不鼓着如簧之舌。折了似柳之腰。當其得着錢。便鞠躬盡瘁如也。春米似的向大施主說了許多成謝的話。這不是犯了崇拜的罪嗎。難道對着遺像鞠躬。便犯了拜偶像的罪。對着生人，便不是犯了罪嗎。如果鞠了三躬。便了不得的要落地獄。那麼。聖徒們就應該打倒鞠躬。廢止行禮。怎麼他們與人來往。也都行了鞠躬禮。連書柬上也都署了「弟某某鞠躬」的字眼來呢。

所以歸納起來。就可以說他們不拜偉人。却拜金錢。尤其是已經羽化的偉人沒有金錢可給他們。他們就越發不高興去崇拜了。進一步說。假使孫總理所締造的國民黨。不提倡甚麼「非基」不說基督教是甚麼「迷信」不高喊甚麼「文化侵略」。不主張甚麼「收回教育權」對於一切碧眼兒所主辦的奴隸式的教育機關。極力的去擁護他們。每個月弄了一大筆款項去津貼他們。像滿清亡國政府的巴結他們。畏懼他們。那麼。他們一定大高興特高興的歡迎。就對遺像叩頭行禮。搗蒜頭似的膜拜。也不為罪了。基督會對猶太人說。「你們不是拜上帝。是拜馬門（譯即錢也）。」冰岑雖不敏。今天敬謹代表你們的基督耶穌。越俎來教訓你們一下。

（冰岑）

雜

俎

# 春生堂藥酒

獅

球

商

標

謹

防

假

冒

本堂藥酒功效

祛風傷  
補氣血  
強筋骨  
健腸胃  
壯身體

總發行所廈門魚仔市  
各處酒店均有代售

# 霍小玉

(一)舊賽樂之紫玉釵 福州舊賽樂班蒞廈以來、以紫玉釵一劇、最博觀者贊許、首次排演在元宵左右、陳杏芬扮霍小玉、小孔仁扮李益、一旦一生、唱做俱工、入座周郎、無不叫絕、聞翌夕因林司令臨觀、曾再加演此劇、嗣後連演四五次、無座不滿、有口皆碑、斯足見此劇之價值矣、此劇編於清中葉翰苑諸君、始於黃衫策騎、終於小玉死亡、慷慨悲歌、情節悽愴、邇由舊賽樂於策騎、冠以應試、入贅諸閨、於死亡後、插入厲鬼、妬癡兩段、雖亦本自蔣防霍傳編成、然應試入贅、似覺多餘、厲鬼妬癡、又嫌迷信、總不如一仍舊貫爲佳、觀厲鬼一段、暮景離奇、五光十色、甚迎合下流社會心理、蓋祇由營業方面着想也、榕垣對紫玉釵一劇、戶唱途歌、人人能誦其曲文、人人能舉其本事、猶之泉屬各邑之於陳三一曲者、余昔寄寓三山、酷喜顧曲、尤嗜此劇、暇時探討、已能成誦、惟於寬板恨薄伴一段、則病未能、迨返鷺門、每於酒後茶餘、高歌觀容及馱釐兩段、聊以自娛、板眼無差、而聲音遠不如昔、始知老之將至矣、

(二)湯玉茗之紫釵記 譜霍小玉傳爲傳奇者、有湯玉茗之

紫釵記、殿以益玉團圓一段、畫蛇添足、已非廬山面目矣

玉茗初以小玉事、譜紫簫記傳奇、稿成其半、別撰紫釵、未成之稿、秘不示人、晚年始續成之、身後爲仲子開遠焚棄、今雖不傳、而其崖略、已載各家筆記中、其言小玉所居爲紅樓、有鮑四娘者、爲益玉作伐、益遂入贅、時元宵張燈、上在華清宮、令教坊踏歌共奏益新曲、嘆爲才子、復令都下士女、得入宮觀玩、益玉同往、中途相失、拾得簫一枝藏之、簫爲太真故物、未幾益魁天下、命往朔方參軍事、時吐蕃欲大舉入寇、賴益老謀英斷、復通好如初、朝旨召益還京、益抵紅樓、適值七夕、小玉正與其母同乞巧云、全篇事實、子虛烏有、較之紫釵、愈乎遠矣、宜乎其不傳也、

史載蔣防爲李紳所譏拔、李紳固與李益同時者、年代既近、記載必真、則蔣防之傳霍小玉、本非架空之作、玉茗妄予竄改、無乃迂誕歟、

(三)雙齋之小玉年表 商務印書館有閩人雙齋、將紫玉釵劇本、詳加註釋、并旁徵博引、考證本事、附以年表、覽齊於此劇曾參三昧者、但以玉益定情之年、作爲大曆六

年、則大誤、爰為改正、并說明於下、  
天寶九年李益一歲

根據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李  
尚書詩集、舊唐書、等書、(參閱覽齋原本第四頁)

天寶十三年益五歲小玉一歲

據傳中玉自言「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可知益

比玉大四歲、則天寶十三年、小玉甫一歲、

大歷四年益二十五十六益與玉定情

據傳中稱李益年二十以進士擢第、夏六月至長安、經  
數月由鮑十一娘為媒、贅於小玉家、按夏六月復經數  
月、並不明書翌年、當然即在大歷四年秋冬之間、覽  
齋以為大歷六年者誤也、

大歷六年益廿二玉十八益與玉別、

據傳中稱益贅於小玉家、如此二歲、日夜相從、嗣授  
鄭縣主簿、四月離之官、臨別有妾年始十八、君才二  
十二之一語、并約八月、尋使奉迎、生負約逾期不至  
、按益與玉、定情於大歷四年、經兩歲之後、益與玉  
別、時當在大歷六年、

大歷八年益二十四玉二十五思益成疾死、

據傳中稱玉思益成疾、資用屢空、曾令侍婢洗紗、將  
紫釵玉貨之、途遇老玉工、洗紗曰、小娘子失身於人  
、夫婿昨向東都、更無消息、悵悵成疾、今別二年、  
復稱詩已三月、生詣崇敬寺翫牡丹花、有豪士強引生  
至玉家、玉長痛號哭、數聲而絕、按大歷六年益與玉  
別、既別二年、則玉死必在大歷八年、

太和元年益年七十八死、

據舊唐書稱益卒於太和初、去天寶九年計七十八年、  
益死時為七十八歲、

以上之改正、是否有當、還以質之覽齋先生

(稷父)

### 中國兩大藝術家

鄭曼陀與黎錦暉

那是在遠東旅社罷、蔬菜很好、飯是喫飽了、我同朋友說  
起中國的藝術家我何意談到梅蘭芳、鄭曼陀、黎錦暉來了  
、梅蘭芳的戲看不多、而且從前很愛看京戲——現在有還  
要看的、不過沒有從前那麼熱了——對於京戲、也不曾加  
以比較精密的觀察、所以對於梅蘭芳、現在是不能說什麼  
的、

現在所要講的是鄭曼陀的美女月份牌、與商務印書館編輯



鄭曼陀是上海灘上的聰明人，他當然會幹一般上海人的聰明的事，他曉的男人是沒有一個不愛看女人，而且愛看穿着新式服裝的女人的，所以他也就專畫他所謂「時裝美女」了、

蛋形的臉、粉紅的嘴邊、圓圓的鼻、尖尖的點着胭脂的唇半倚半斜的立着、坐着；軟軟地、有點春意、有時還拿着一本書——不必在看，只有書、就可表示這是識字的高尚的女子了——好似在想——這在男人看來、當然是想着男人，那說不定就是想正在看畫的那位啊——纖腰、束乳——曼陀畫的女人、胸部是很平的、不知有生肺沒有長裙、短袖、飄着細髮、有時也梳得很光滑、頸上有串珠——這串珠是畫的、不要費千把塊錢去買的——手上有戒指、皮鞋、絲襪、他的背景、有時也加上一些沙發、地毯、貓、時鐘、鋼琴、一切、西洋來的東西、舉凡中國心眼中所夢想——都已實現了——的女性、女溫柔、嬌羞、多愁多病、春情、相思、豔麗（？）瘦弱……一切很合於窮人的羨慕、富人的玩弄與做小老婆、嫖客與名士們所希望與他親個嘴、或者一同睡一覺的態度、都應有盡有描寫了、於是：鄭曼陀的畫、造成中國人理想中的女性、男人愛着，女

子學着、而曼陀的藝術於以成功、月分牌美女畫、風行天下了、

至于黎錦暉那更聰明、他編了許多最合中國人脾胃的小曲、教他自以為美麗的女兒明暉去唱、以感動一般男子的心、——錦暉是男子、所以也偏重於男子一方面的、於是這個世界、是變做「毛毛雨」的世界了「妹妹我愛你、」

「我愛你的心、不愛你的人、」的世界了、嗚呼——毛毛雨！嗚呼——妹妹、我愛你！嗚呼！我愛你的心、不愛你的人……

學校裏的女學生、深閨裏的小姐、堂子裏的姑娘，以及一切野雞、土表、都唱着，唱着、……

尤其嫖客們更有興味叫一聲：「妹妹我愛你」。他就在他臨時的「妹妹」——娼妓的嘴摸一下。如果是唱着：「我愛你的心、」就要把他的妹妹從地上抱起來了。

毛毛雨、雨遍了人間。

這是藝術、這是藝術的功效、跑到土嫖間裏去增加嫖客妓女的趣味了。於是、我喊着：國有藝術萬歲！美女月份牌萬歲！毛毛雨萬歲！中國兩大藝術家萬歲、最後、我又唱着：毛毛雨。雨遍了人間。

(隱)

## 金烟袋

友人自荔城來者，述汪運死後其家被搜查一事，頗資談佐，因採錄其詞登報，不辭兩日黃花之誚也。汪自前次投依林旅，受編爲楓惠護路隊，卽倚林爲泰山。故攜家遷居莆陽，寓張治如對門某宅。此次各匪軍來襲惠城，汪初陽示善意，商請各匪軍勿遷縣城，蓋留其與林相見地步也、唯匪衆不聽，故有汪漢民等部入城搶掠之舉。而汪之死、則爲平日積惡、結怨惠安諸鄉里、旅廈鼓之惠安活動人物、乃乘揚主席來廈、以各社團代表名義、分批進見、陳請剿汪之必要、湯主席容納衆意、乃責成林旅誅汪、汪則初未之知、故當林旅傳見、時汪亦慨然入見、而卒以不返矣、汪死後、林旅尙待以友誼、以百餘金買棺、盛如收殮、詎同時卽有軍官入汪寓搜查、抄去鈔票數千金、及金質水烟袋一柄、有知之較稔者、云此烟袋亦有一段因緣焉、汪在周蔭人督閩時代、原隸孔昭同部、孔受汪之逢迎、兼欲得之其維泉州地盤、嘗擬保汪升旅長、嗣回顧自身階級未便保副級官、且恐並大非所利、寧遂不果、會汪結識督署某參謀、某教以行重賄、獵高官、其捷徑只在督辦閩內也、汪遂來廈定製金烟袋赴滬定織時花衣料、陵以燕窩魚翅諸

品、運省而求動、乃使未發國黨軍已入閩、此烟袋遂仍爲汪有、今則不知流轉何所矣、或云、搜查汪寓者、未必卽林旅之命、或者有欺詐者爲之、蓋以汪旣信林、林必有可信者、理亦近似、唯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得汪金幣者、敢不獻諸上峯而自享受乎、是則非小民所及知矣、(小民)

## 台灣雜感

在報上時常看見到關於台灣的文字、我是到過台灣的人、有許多舊事、也會深深地留在我的心頭、如今、這些舊事、又在我的心頭起了一種新的感想、因執筆記之、以實昌言、

一、靜夜的簫聲 一提起台灣、那最先浮在我的腦際的感覺、便是那靜夜的簫聲、我到台灣時、是在五月的中旬、起初住在台北鯤濱會館、天氣很熱、一直到半夜後才學得涼快、街上已沒有行人、只有稀疎的燈光、照着靜夜的長街、於是、那使人眷念的簫聲、便噓噓地吹起來了……

台灣是中國的土產、不、他已經給日本管領了、每個中國人、如果不是逃亡軍閥與土匪、憂都應有一種亡地的悲哀、況且、我那時、正是一個飄零異地的孤單的旅人、在那天靜的涼夜、不、那可說是……

有味了、吹着簫的是一種專業按摩的盲女、她靠着簫聲在招生意、但也就無意中吹出盲女的悲哀、盲女有些很年輕、如果是光著眼睛、有些還可說美麗的女郎、那麼、在這豔麗的台灣、這些盲女、除了按摩以外、還有什麼附業沒有、我們也就可想而知了、悽惋的聲、常會印着我的心中、我憶起着、便憶着那台灣盲女們的無限的黑暗的生涯、

二、杭州記 看過杭州記沒有、朋友！台灣人就是中國人、當然還有許多護道先生、況且日本政府正要幫他們建造孔廟——現在也許已造好了、但一班台灣的民衆、都只喜歡喝酒、愛女人、愛看電影、愛看「歌仔戲」、與我們未亡的中國裏的人一樣、——但多心的朋友、注意、這只是一種學寶、我不會有什麼褒貶、歌仔戲是一種最淫蕩的戲、男女合演、說白唱口用台灣的本地話、所以一班人也更喜歡看、——那也就當然有多情的良家的女郎跟着演戲的美麗的小生一同跑走這種事情發生了、於是台灣紳士們、就請政府禁止「淫戲」只準開演「不淫」的戲、梁山伯祝英台也在禁止之列、但戲院老板真聰明、爲着要使觀衆歡迎、這本梁山伯祝英台竟把他改做杭州記、於是、這「杭州記」三字、也就出現於台北唯一的台灣人的戲園永樂座的門前

招貼裏了、日本政府真不曉得嗎？、也許因爲「杭州記」沒有提倡什麼革命、而故意放鬆了呢、不然、日本政府是聰明的政府啊！

三、斗南的香蕉場 斗南是香蕉的產區、那裏有一香蕉場、是日本人開設收賣香蕉的、農民把香蕉割來交給場主、帶到東京或上南洋去發賣、香蕉的價錢是不好預定的、要待到東京賣完以後、才除了腐爛與運費及日本的贏餘以外、才由日本人斷定香蕉好壞的善別、給與相當(?)的錢價、香芭是載去了、錢還是渺渺、芭爛完、而得不到錢罷、費也只得聽天由命了、有一次、我問一個農人、你爲什麼不自已載去我們中國賣呢、他說、「只可以得、但火車輪船是日本人的、火車一停、香芭在裏面悶著不好吹風、那就要爛完的、中國人要食我們的芭蕉、這事辦不到的事啊！」

## 日人目中之兩山

(寒)

太武……洪濟

太武山又名太姥山、在海澄縣東五十里、爲廈門重要外障、高千餘仞、周百餘里、屹立海上、端重聳峭、東望大海、汪洋無際、一陟其巔、則滄泉風景、盡在目中、其兩五

里、鎮海衛在焉、上甯石城、爲秦建德城、山石多奇蹟、有浴仙盆、仙人跡、象徑、雲根洞等、山巔石浮屠、建築工緻、曰延壽塔、高數仞、可坐數十人、海面歸帆、望以爲標、考漳泉通志、傳圖經上有太武夫人壇前記、謂閩中未有生人時夫人拓土以居、因以爲名云、

洪濟山在廈島東北、距市區約二十五華里有奇、峭拔聳秀、爲全島最高山、上有雲頂岩、留雲洞、觀日台諸勝、雲頂岩原名方廣寺、相傳唐時陳洪毅建、明末延平郡王鎮守金廈時、築台山之絕頂、則觀日台也、鷄鳴時登台而望、極目海東、紫濤蒼霧間、一輪紅日、突躍海上、宛如浴血、奇觀亦重要之天險也、昨台灣友人江君語予曰、「日人垂涎福建久矣、台廈相隔、僅一衣帶水、將來侵畧、必以此爲第一步驟、年來日人之經遊吾廈者、據予所知、幾無一不登太武與洪濟兩山、其有軍事學識者、甚至潛攜測量器攝影機、從事繪圖測量、其意如得佔領兩山、則可控制潭泉水陸而有餘、中國門戶、素抱開放主義、政府人民、對於地方險隘、毫無嚴重監視、任野心家公然測探、殊失固圉保疆之職責」云云、江君誠有心人哉、不暇自哀、而哀我閩人、願吾人亟起猛省、不然者、或將有一日欲自哀

而已晚矣、(冰岑)

## 跣足司令

王榮光、初名溫、永春人、中舊小說七俠五義之毒、嘯聚流氓惡劣、爲似俠非俠之行、頗爲民害、永人訛其名爲瘟王、畏之有如虎焉、清末時、逮於獄、讞定待戮、賴宋子靖力、得免於死、於是、隨宋東渡扶桑、沐浴國外空氣、稍稍改造思想、遂受革命之洗禮、旋歸國、爲革命軍、佐宋鞭撻桑梓、遂貴爲軍官、其爲裝也、大笠短褲、腰帶跣足、人稱之爲跣足司令、落花嘗羈旅永邑、時跣足司令受編於李厚基、謂之福建陸軍暫編第一師長、依然跣其足也、時地方無事、王乃倡築路、委施光烈司其事、犖庭拆屋、雷厲風行、永人不敢忤焉、路線所經、廳折宋宅之一角、宋翁出而阻止、工、走報司令、司令荷大笠、執馬鞭至、呼宋翁出、力批其頰曰、「我輩以身作則、先民而卸、今如是、我何以號令民衆」、親督工人拆之、宋翁羞且憤、竟嘔血而死、中醫某、私某華僑之妻、婦固有殊色者也、或密告之司令、司令曰、「是雖和姦、然罪當不赦、吾永男子多僑商、此風一長、妻孥爲人姦污盡矣」、立託病邀某醫、一面令人命與昇婦溪邊待、醫至、司令不勸聲色

攜其手曰：「惟我與汝、往散步於溪邊、我將語汝以病之所在、醫不知所謂、讀之行、及抵溪邊、婦已先在、於是、司令數其罪、喝令駢跪沙上、自拔短槍斃之、無所謂罪狀、僅曰、我爲華僑修帷簿焉、司令微時、屢遭艱厄、輒賴西牧師、脫之險、故對於基督之教、擁護甚力、嘗有人偷拆教堂牆內之荔枝數粒、學爲司令聞、捕至、數之曰、「汝并上帝之物而竊焉、是誠人世間至大之盜也、」喝令左右推出、斃之、一邑譁然、一日、怒麾下某官、下令拉出槍決、官知其性、求免縛而死、司令許之、既出遇樹即抱、逢人便拉、故遲其行、延其時也、或奔告城門內排落花生之王翁、翁奔入部、批司令之頰、喝命收回刑令、司令素孝父、乃命副官疾馳往、時某官已拉抵市曹、幸未開槍、竟免、及歸、釋之去、其簡單也如是、司令雖頭腦簡單、然富貴不淫、威武不屈、蓋其爲跣足司令之日、地方無惡豪、盜賊銷聲匿跡、閭閻大安、以視彼高冠博帶、呢袴肥馬、手有套足有襪、儼然爲民之官者、不可同日語也、

(落花)

王妻老且醜、琴瑟不調、及貴爲司令、人皆料其必棄糟糠、別選金釵十二、顧事竟不然、祇納某寡婦爲妾、妾年老

於司令、貌且不揚、荆釵布裙、蓋村嫗也、民八、馬路粗成、司令購半舊馬車一、躬親執轡、日載妾馳驅城市間、感情甚篤、妻未嘗占一席焉、據知者言、司令微時、嘗一次爲邏者厄、匿婦家、婦憐而容之廚下、覆以稻草麻稿、給偵騎、得免於難、貴乃納爲妾、報漂母一飯之恩、初非淫佚者也、不然、桃源多佳麗、淫威之下、何求不得、胡獨暱垂老之嫗、永市六甲利(街名)林姓巨宅、爲全永第一區鄰、紅磚綠瓦、畫棟雕樑、壯麗甲全邑、司令微時、林正煊赫、嘗牒吏逮王於獄、榜掠幾死、王銜之次骨、及司令當權、乃戮林市曹、籍其家、所以報復、亦云酷矣、某會教士陳某、言於司令、借爲學舍、忽一日、來馬路工人十餘、云奉司令命、將取綿廳階巨石、作爲橋梁、教士拒之、工人返報、司令怒、飭兵召教士、人皆爲教士危、教士至、司令盛氣迎之、目左右、喝令綁出、教士從容問何罪、司令曰、「汝胡拒我命、不與工人石、類知余今日欲取汝頭、亦不容汝不予、」教士曰、「固也、但屋乃余借諸司令、立有約草、一磚一瓦、我負全責、今司令欲取石、徒有口令、未見明文、責任所在、我安能遽與、且夫築路造橋、要有具體計劃、令一旦某橋須梁、移取某屋階石

以架之、試問今後之橋梁，司令將從何處取第二階石以應之、似此以建設為破壞、譬如剜肉醫瘡、吾未見司令能竟全路之功也、一言竟、束手待縛，司令忽仰天大笑、且曰、「先生胆誠大已、然無而舌、則今日必斷而頤、」因握手撫背、加禮而散、階石竟不果取、其爽直豪邁、往往如是、及馬步雲率北軍寇永、攻民軍、司令屢戰不利、將奔大田、夜、招教士至部、語之曰、「人皆謂我為「土司令」我誠士也、然自問治永年餘、尚能致力興革、取民之事、此心此志、亦祇不忘吾土耳、今北盜臨郊外、設背城借一、勢必塗生靈、為人民計、我其奔、汝果能為我備百金者、即燬借約、以林第歸汝、何如、」教士曰、約可不燬、屋亦不必我屬、若百金、戈戔者耳、力尙能致、乃歸取金、比返、遇司令西谿途次、冠巨笠、跣足及膝、兩手各持駁克之槍、見教士、笑曰、金持來否、曰持來、曰、君信人也、然前曾戲耳、我以天地為家、就地生活、何用金為、部中有銅床一、值價數百、速取之、勿令北奴污吾床、」言訖、率隊去、教士身猶在、每津津樂道之、謂為人間鮮見之豪爽者云、

(春冰)

### 余天遂詩

春間、因事赴申、有友人莊益三寓晤江蘇名士余天遂先生

、先生工書善詩、余因乞書「市隱」二字、旋示予近作一律云、「歷盡崎嶇路不平、可憐無計慰蒼生、縱非烹狗藏弓意、却有燃其煮豆情、風雨同舟寧樹敵、河山封爵敢要盟、最奇內戰重開日、天遣強鄰更撤兵、」時正桂亂方興、蓋亦有感而作也、

### 裁兵春聯

際茲編遣時代、實行裁兵、凡屬國民、無不稱慶、億民十一亦曾一度裁兵運動、上海總商會特徵求裁兵春聯、應徵者衆、聞如「裁成始見乾坤大」、「兵氣銷為日月光」、「全憑民意銷兵氣」、「又見新春換舊年」、「投弋共話田家樂」、「解甲同嬉民國春」等聯、恰到好處、一時傳誦、

### 鼓山諸勝

吾閩名勝、首推鼓山、層巒疊嶂、割海襟江、雲嵐杳靄、泉石幽奇、山勢之古怪、風景之佳麗、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者、予自西湖歸來、遊興未闌、因有遊鼓山之遊、山距城東約三十里、高可十五里、延袤數十里、山巔有巨石如鼓、或云每風雨大作、其中簸蕩有聲、故名、寺僧導余遊各巖、并縷述遺蹟、事皆神怪、語多離奇、歸而記之、以告夫後來之遊者、鼓山白雲峯、有寺曰湧泉、寺址、初為

潭、毒龍居之、每與風雨、損禾禾稼、唐建中四年、從事  
裴胄辭僧靈嶠道之、嶠入山、誦華嚴經潭旁、龍來聽經、  
久之、遂徙去、寺內有華嚴岩、寺前有石灶、相傳嶠初入  
山時、鑿於此、傍一石池、僅容斗水、盛夏不竭、喝水巖  
、在靈源洞下、傳五代時、僧神晏、誦經於此、惡水聲喧  
聒、因吐之、水乃逆流於東澗、西澗遂涸、國師巖、在西  
澗底東壁、深廣各十餘尺、晏師既以神力涸澗水、遂移居  
於此、嘗掇石乳而食、指痕至今猶存、後閩王加晏與聖國  
師等號、因以名其巖、洞徑石壁、鐫有國師巖三大字、靈  
源洞、在水雲亭下、有甘露松、係國師手植、根蟠石壁上  
、天矯如虬龍、恆有甘露降其上、因名、

### 三耳石獅

泉州城裏、到處有石獅、然皆兩耳、惟東獄者獨三耳、友  
人王芹庚言、前清有聶太守者、某省人、爲諸生時、犯重  
案、繫獄待決、縣令郭公、審其貌、似非殺人者、反覆鞫  
訊、廉得其情、卒捕獲正犯、脫聶於獄、因贈金令赴試、  
後果捷瓊林、授泉州知府、時公已物故、聶匍匐登門、痛  
哭盡哀、所以報脫獄之恩也、已而召石工琢三耳石獅一座  
、立郭公宅外、三耳成聶、所以表示願作犬馬以司守也、

廈門小報太觀

雜

郭子以器貴爲太守、有父母之尊、力却不可、乃移置東獄  
廟云、

### 石刻聯

民國十一年十一月十日、林子超於福建省長公署廡下、見  
有石刻聯、倒置地上、審之、黃道周先生真蹟也、聯云、  
「薦馨好擷間湯草」、「養謬無撓山下泉」、因移立西湖公園  
鑑湖亭、以供公覽、

### 鍼婦記

周芸皋、富陽人、有清道光年間、任興泉永道、有仁政、  
舉凡益民事業、鉅細無遺、著有內自訟齋文集、間記鍼婦  
一則、讀之無限感慨、蓋其愛民之心、出於至誠、以視今  
之官吏、專以敲剝斂財爲能事者、相去真不可以道里計、  
其文云、「丙辰之夏、廈島亂、余既發義倉粟中糴、慮貧  
者無糴資、乃使二僕日察島上孤寡無以爲資者、與之錢、  
夜則還報、一日、僕告曰、晨見敗屋中、以席爲簾、婦扶  
姑籬外坐、察其衣履、貧甚、與百錢、婦令置諸地、白姑  
、姑聾齒豁、語不可辨、窮詰所由、許久始省、婦乃言曰  
、吾姑謝使君德、吾家尙能鍼蒔以養、其與更貧者、再三  
與之、不受、」僕曰、昨一婦已得錢、復自後戶出、以貧

組

九

告、乃得錢、夫喜誇其婦於鄰、余曰、以貧故、欲多得錢、猶人情、愚夫婦可憫、其不受者可敬、明日、使多與之錢、亦不受、嗚呼、世豈無風節自持者乎、故記之、以不得其姓、謂之鍼婦云、

(以上作者皆菊農)

## 民間之故事

民間傳說的故事、多是神祕不可究詰、大抵傳習者多、真實者少、故雖姑妄言之、姑聽之、己不免唐喪津唾矣、友人某君、嘗爲予言、廈門富紳葉某十四歲時、曾夢一頭白叟、授以契券一紙、展而視之、不識一字、叟似微喻其意者、因笑曰、此白灰埋地契也、君何以委我、今當璧還耳、言訖不見、某亦遽然而醒、歸以告其舅、以爲誕語、亦置之而已、未幾、某渡洋營商、歸國時年已四十餘矣、乃營免裘於白灰埋、偶憶前夢、不覺慙然、而莫明其理之所在也、前年某氏病歿、屋亦旋拆、工匠掘地、入土五尺許、見有空礮兩穴、其家人憶及某氏生前所語、遂羣疑其前身係葬於是地云云、方令科學昌明、此種傳說、雖近於迷信、然靈魂之說、學者不廢、是亦可爲研究靈魂學者之資料歟、

(春風)

## 春臺雜憶

台灣淫風素盛、自割隸後、耳濡目染、風乃益熾、以台北州稻江言、香巢遍地、密如蜂房、每年妓女出口、爲數甚多、蓋不啻大批出口貨也、婦女之操淫賣業者、計有四稱、一、藝妓、二、私娼、三、下女、四、按摩女、自妙齡美人、以至盲嫗、啞婦、迄無廢材、可謂盛矣、曩在台江、曾作稻江竹枝詞四首、錄之以博一粲、

一、歌妓 二八年華窈窕姿、旗亭度曲盡歌姬、未曾攏髮先私客、纔到妙齡已搗兒、

二、私娼 背地香巢秘密營、平登北里一杯羹、朝來淡掃輕裝出、盡道兒家女學生、

三、下女 村娃個個入城來、夜夜蓬門野店開、別後相思何所有、贈君隴北一枝梅、

四、按摩女 夜市吹簫女按摩、未甘夢眼醒春婆、傳情不用秋波媚、十指搔癢隱約多、

侮辱團體 日人對於台人喉舌、異常封鎖、文字箝制尤甚、去年孫總理逝世三週年紀念日、基隆市民衆黨開會紀念、會場佈置、一如祖國、少選、日警至、干涉「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對聯、強令扯去、黨員不從、爭持



頗久、旋日警親自扯去「革命尚未成功」一語、而獨留左句、可謂詭且暴矣、其侮辱我國體也如是、聞諸僑胞言、我軍未北伐以前、逢雙十節日、華僑舉國旗慶祝、竟被日警逮捕下獄、日人目中豈尚有我中華民國耶、

自我解嘲 日人遇我、動輒以我國同室操戈爲談資、故作惋惜之辭、實則調侃備至、意我羞也、某次、一體面日人過訪、亦執前詞、絮絮滔滔、令人難耐、予不候其辭畢、撓言曰、敝國十餘年來、干戈頻仍、迄無寧歲、正如君言、然過渡時代、步驟必然、且有意義之內爭、尤不足慮、中國今日之國步、譬如倒啖甘蔗、漸入佳境、與貴國之已入蔗頭境者、蓋時聞之別耳、終必有此一日也、稍有思想之華人、不特不因此失意、反且引爲樂觀、則世界上除野心家外、凡頭腦清晰眼光如炬之學者、亦無不同此見解、幸先生勿勞過慮云云、日人有慚色、遂顧左右而言他、略復周旋、則輿辭去、

雙十節聯 十六年雙十節、臺北中華會館、議決舉行大規模之慶祝、并易豎革命國徽、消息一傳、日警視同噩耗、形勢緊張、可笑孰甚、華僑要人某 謀有以玩之、商于余、擬數十紙強硬之祝詞及楹聯、屆時、乃誦諸台端、懸諸

內外、累無數特務探偵、索紙索筆、抄者抄、寫者寫、漢文已非所長、塗鴉幾乎滿紙、自朝達暮、汗喘交集、猶屢易其稿、可笑又復可憐、祝詞長數千言、多駢文體、已不復記憶、楹聯亦數十幀、間有「中原維鼎沸、正義之戰、自由之爭、碧血黃花、妝成雙十璀璨、華族已獅醒、不平則鳴、饑渴則吼、銅牙鐵爪、嚇得環球驚慌、」一聯、硬語淺白、日警探頗飽了了、當場干涉、幾被扯破、亦趣聞也、

雙十節詩 雙十節後、台北華僑容有煥君、賈其餘勇、輯國慶特刊、徵文于予、予草律詩數首應之、及付版、經日警檢查、竟大半抹去、可恨孰甚、予猶憶七律乙首詩云、十六年來操室戈、中原無地不旋渦、縱教暴骨空棲露、未必燃箕枉折磨、碧血染成雙十節、黃潮怒捲長江波、漫云內亂亡八國、自古興邦患難多、

母子情死 日人謂男女殉情爲「情死」爲詞甚雅、蓋取我國文瑯琊王「爲情死耳」語也、某日余由台北買車南下、購日文台報一紙、翻閱插圖、以遺岑寂、無意中見有標題、大書「母子情死」四字、異之、因就譯於同車諸日文之某君、冀知究竟、某君瀏覽訖、索然曰、「此不外一極普通之

新聞、不足怪也』、余訝曰、『母子而至於情死，不可謂非奇聞、焉得普通視之』、某君曰、『不然、此段新聞敘述一婦人、因窮困無聊、抱其甫三歲之幼子、投河而死耳』、余始恍然悟其誤用文法、日人之對我漢文，一知半解、大都如是、

漢勾 一日、至台北某書肆、睹架上有一紅色洋裝書、裝潢甚美、黃金色字標其後曰「支那時文寶鑑」下署「田井嘉藤次氏著」、以日人而著我時文、又曰寶鑑，意必傑作也、因購一本、及歸寓翻閱、不覺大失所望、蓋所謂時文、特剪錄我國京滬報紙上之通電新聞、而加以圈點解釋、又多錯謬、甚重亥豕魯魚、指鹿爲馬、如第四十頁第四十九段載「四省聯合運動之成否」一文、間有『馮國璋所派密使陳某刻仍在漢勾留探聞其要旨』等語、該日人於勾字之下、圈一小圈、使『刻仍在漢勾』成一句讀、而將留字連在下句、余初以爲必印刷之誤也、及檢其註釋、竟有『漢勾、湖北省之要都』一語、始知其根本錯誤，不禁擲書大笑、噫、強不知以爲知、何其可憐、如是而謂之著述、何患不汗牛充棟耶、

萬六代 日人姓名、離奇怪誕、令人不可窮詰、某次、投

宿日人旅館、取電話號簿、與友人就燈前翻閱、爭覓怪名、以決勝負爲戲、一時層見疊出者、不下數十名、間如「鬼生」、「犬養」等類、幾令人忍俊不禁、最奇者、日人姓氏多近於禽獸、有若豬瀨、龜丸、橫尾、長尾、熊野、黑獺、猴侯、鬼塚等、不知何所取義、怪不得濟南一案、暴露其十分獸性也、而日女名字、多殿一子字、如九子、珠子、犬子、八千代子等、友人某君、從東京歸台、一日、忽告余曰、『此次都遊甚值、僅僅花了四塊錢、便□（此字不雅讀者自揣摩之可也）他萬六代』、余不解，堅請畢詞、友人且笑且言曰、東京有妓、名八千代子、與一寢處、僅兩塊錢、越日、往貸座敷、（註）又遇一妓、亦名八千代子、好奇心生、與一私、復耗兩元、如是、豈非僅花四塊錢、便□他萬六代嗎』、閩南罵人惡語、最多至於三代以上、一時連想及此、不禁爲之失笑、亦可謂諷而虐矣、註：日人稱普通妓寮曰貸座敷、

爲國報仇 台灣日妓、甚盛且廉、普通妓寮、稱「貸座敷」、龜奴搗母、對客執禮甚卑、拜跪叩頭、無所不至、據會涉足者言、寮內徧懸妓女肖像、分別等第、標以價格、問津者甫入殼、龜奴即跪解其履、易以拖鞋、然後導引入室

、老不客氣而問曰、『陪坐乎、抑交構乎』、客如有意賞樹、即伸手索資、必俟付價完畢、應召之妓、立即設備被褥、自解襦裙、玉體橫陳、絕無纖毫羞澀態、殆以爲營業、分應爾也、事畢、妓即疾趨入浴、重理艷裝、駢坐門前、復待他客之獵召、生活之卑苦、言之可憐、據老於狎日妓者言、日妓思想極簡單、視性命等於鴻毛、客苟付以愛情、稍露憐香惜玉意、則妓必引爲知己、竭真情以應客、雖死弗辭、殆亦環境艱辛、致之使然、台人與華僑、間多喜曠日妓、蓋日妓工溫存、且不若土妓之丁娘十索、誅求無藝也、一日、一華僑忽語余曰、『今宵余等數人將『爲國報仇』、未審君亦有意乎』、余不解、僑笑曰、『此語爲吾僑隱語、蓋即嫖日妓也』、余始悟、因笑謝曰、『君等誠志士哉、但如此愛國、不佞實未敢恭維、恕不附驥』、

謁延平王廟 縱使君王死有知、千秋口血漢男兒、我來憑弔空多恨、未必英靈護此祠、(日人對延平王廟極維護、蓋獎勵忠君愛國也、又謂成功母東產、其忠烈乃「大和魂」之遺傳性云云、可謂強奪人之美矣)、

謁五妃廟 憶昔靖王有五妃、遭時青塚竟同歸、羨他一節堪千古、廟貌空存亦嵌畿、(台史載、明永歷三十七年七

月、克塽降清、命薙髮、寧靖王衛柱義不可辱、自縊以殉、妾五人從死、台人至今廟祀)

台灣雜詠 四百萬民共此情、不堪回首憶延平、江山易主尋常事、一例文盲過此生、魯殿靈光尚保存、泮宮芹藻已無芬、斯文綺喪嗟今日、呼馬呼牛不忍聞、自治施行已數年、蚩蚩猶未脫拘牽、分明傀儡空懸像、捉弄任人劇可憐、

有禮無體 日女窈窕多麗、惟和服裝束、舉步蹣跚、未免美中之瑕、和服袖甚寬、女子束寬帶、不着褲、腰間橫束寬布一幅、名曰腰卷、價值奇昂、微風一吹、則羅裳全翻、雪膚畢露矣、古人『羅裳易飄颻』、小爾罵春風』句、不啻預爲詠也、留東外史說部中、形容日女易輿、有『只須席地雲雨、不須解襦、人來起立、毫無痕跡、怪不得留東學生、課後多易胡服出獵』等語、余初疑其有意嘲侃、及旅台久、注意觀察、始信果然、台人常譏日人『有禮無體』非苛論也、

眷懷祖國 台人士、耽吟詠、環境使然、非故爲無病呻吟也、余旅台時、常從彼部騷人墨客遊、唱和幾無虛日、某次、余作詩云、『半壁河山半劫塵、櫻花占盡漢家春、野

烟寓戶哀中士、奇恥千秋痛子民、豈少秦廷提劍客、奈無  
易水送歌人、新亭慢灑憂時淚、報國相期且臥薪、一時  
和者頗多、惜未及謄錄、回首追維、僅存吉光片羽、如某  
醫士押入韻句云、『醫國浪懸長治策、聞鷄勉作不眠人』、  
某教導亦有句云、『西狄如蠶爭食葉、東隣有女恣窺人』、  
某遺老押氏韻句云、『亂棋著著悲殘局、已局年年痛殖民  
』、均悽愴祖國、禾黍故宮、不失志士口吻、台民非無人  
也、又某學究有句云、『許多披髮伴狂客、誰是扶輪人雅  
人、眼看秦灰猶未熄、更從何處覓傳薪』、對日人禁讀漢  
文、慨乎言之、可謂善借題發揮、然皆未敢登報、恐遭羅  
織、其處境殊可悲已、

子玉逃川 民十六秋、台報載吳佩孚竄困白帝城、與妻詩  
酒痛哭、有遁入空門意、時子旅居台中市、會都人士雅集  
、即拈此爲題、各賦兩律、予勉成云、『十載兵書負豹韜  
、孤城落日一征袍、果甘絕口不言武、何必空門始放刀、  
民意分明猶厭奉、將軍失計在忠曹、五千貂錦歸何處、白  
帝秋深雁獨鳴』、『枉教白骨遍郊畿、未裹男兒馬革歸、未  
路英雄嗟餽肉、半生弓劍賸牛衣、窮兵黷武人爭怨、霸粵  
平遼事總非、胡馬舊京稱帥日、荒城暮角泣殘暉』、自問

綴字而已、而竟僥倖占元、台北某報抄登報端、并附以『  
慨當以慷、使子玉聞之、必泫數行下』等評語、其後次予  
韻者頗多、余最愛台南羅孝廉蕉麓『未遂與屍歌馬革、枉  
教操割試牛刀』、台中李君櫻航『半世雄心餘老淚、十年汗  
血冷征衣』、彰化陳君某方樹倒獅獅何處去、空留白髮弔  
斜暉』等聯、迄今猶深印腦海中云、

歲暮連懷 民十六廢歷歲暮 徐旅台一年之期、適都人士  
拈『歲暮連懷』爲題徵詩、余亦身愛家國、百感交集、因綴  
四律應之、其一、一年書劍滯瀛台、况復年凋百感來、樂  
子多才讒滿篋、潘郎兩鬢雪成堆、裝裝臘鼓聲何細、咄咄  
人言事可哀、萬種牢騷揮不去、攻愁獨借酒兵鎗、其二、  
天寒未若此途寒、冷煖交情冷眼看、作客方知爲客苦、求  
人始覺做人難、是非自有是非日、恩怨終歸恩怨寬、我亦  
淮土舊鷄犬、不能仙去任譏彈、其三、彈指光陰又歲華、  
天涯遊子苦思家、倚閨霜冷慈親髮、卜夜燈昏怨掃花、夙  
負待償奴問主、新衣未剪女呼爺、最憐兩度團爐席、徧飲  
辭年一酌差、其四、獵獵寒風徹夜吹、蕭蕭落葉故園悲、  
市中有客皆瓦缶、臺上無冠不野狸、破碎山河誰補綴、天  
涯兄弟合流離、新亭夜夜添新淚、都在二更月冷時、

是何世界 臺中彰化縣鹿溪洪月樵、前清秀才、國學淵博，性方鯁、重氣節、割臺後、杜門謝客，詩史自道，日人屢徵之、不出也、嘗於歲除日、揭『是何世界是何年』之對句於戶外、越日、有青年應以句云、『如此江山如此日』洪極激賞、并對某遺老曰、『青年輩此有感慨、矮奴其終不得高枕無憂矣』、事聞日警、恨之次骨、尋藉故陷洪於獄、侮辱備至、竟嘔血亡、亦可悲已、洪別號棄生、蓋終軍棄舊意云、彰化周紹祖、亦前清遺老、頗擅文學、煙霞癖、會文社徵詩、以吸鴉片爲題，意嘲之也、周不以爲辱、反本橫榻上之經驗、率成十餘章以應、榜揭、竟中元、自謂最得意『賸有些須葉有聲』一語、蓋非深得個中三昧者、不能道云水牛當道 日人箝制臺人喉舌之手段、無往不用其極、斷篇殘句之徵，亦多方挑剔、必煨煉成獄而後快、臺中某名士嘗有句云、『水牛當道狎猶甚、緩步何妨讓汝行』、蓋田間即景詩也、已而爲日探所拾、白諸警署、立召訊、嚴令道出水牛所指、某名士雖力白無他、卒不免、竟飽嘗鐵窗滋味數日、

忌言搖尾 臺人背地恆呼日人爲「吳狗」、鄙之也、某次、余演說于彰化、日警派員監臨、甚嚴重、當予以「搖尾乞憐」形容媚外派時、日警忽發令警告、不許再言搖尾、予初莫名其妙、事後詢諸臺人、始知犯了忌諱、不禁失笑、甚矣、其自取辱也、

聊學寒蟬 臺人喉舌已被封鎖、乃寄託於詩、賂事呻吟、故臺人詩興獨酣、非真樂於鉤心、亦環境逼使然耳、臺中王竹修、病髯、詩才清捷、每臨題、振筆疾書、不暇思索、人未交卷、渠已連篇、又往往湊成二十四首、予友杜香國嘗戲贈以詩云、『小子莫欺王二打、鄙人最愛聾先生』、傳爲佳話、王嘗有詩云、『到處頻聞擊鉢聲、閒愁拋却縱詩情、明知小技天難補、聊學寒蟬得意鳴』、(崙)

### 菽莊賞菊記

菽莊藝菊、歷有年矣、年屆花時、每舉行菊花盛會、分日延請各界士女參觀、昨廿四日、重廣往例、邀集廈嶼社侶、蒞園賞菊、極一時之盛、予亦偕陳丹初、嚴警予二君前赴花約、至則廈嶼吟朋如沈琛笙、蘇孫浦、李繡伊、施健庵、蔡乃廣、龔紹庭、楊搏九、龔樵生、盧蔚其、林崖聲諸君、已先我而來、後至余雨農、龔昌庭諸君、菽園小主人

、(菽莊之第四公子)招待殷勤、厚禮有加、園中陳列菊花、色色俱備、主 言、今年菊花、開放稍減去歲、而今日之會、却較往年為盛也、園左陳有案几、几置署名簿、偶爾展閱、見有孫道仁承玉林李漢青等君題其上、客之來者、或評花、或品茗、或題詩、或步橋、各適其意、各得其趣、游客中尤以李繡伊、盧蔚其二君、最善雅謔、動人軒渠、俄而小主人延賓於眉壽堂、共餐菊花之羹、合飲花雕之酒、筵甫及半、忽有溫陵宿儒吳桂生先生至、羣塵大為欣然、蓋吳近稀年、精神又見矍鑠、茲曾之來、榮幸何似、飲畢、復集雅賓於菊叢、合攝一影以留紀念、計是日來賓之題句者、大都遺忘、祇憶繡伊君之『隔江花放多如卸』句蓋以花比名士、名士比花也、又丹初君之末二句云、『孤高原有待、端迓嶺梅開』、則以菊花比梅、梅比菊也、余亦有句云『看菊又餐菊、心眼俱足、相期明後年、重來此躑躅』、亦紀實也、

(來燕樓主)

## 四肥人記

廈門肥人有四、其最著者、厥為周慕卿、周醫生也、每出門診症、必以輿代步、故雖肥無碍、次則王亞水、王海關職員也、頭大如斗、肚肥如甕、故人咸以大肥水稱之、然

比較周則相去有間矣、又其次為名票友馬育才張振聲二君、馬張二君嘗共攝影、馬踞而張伏、齒牙巉巖、笑容可掬、昨承見贈一幀、出示朋輩、輒為忍俊不禁、馬張善演劇、此圖恰似韓信屈伏於淮陰少年胯下時也、四肥之中、周稱最、馬王並肩、張則較遜、然周出門非輿不行、馬王張則毋須、馬張尤健步、似又遠勝一等矣、自本報徵求廈門十最後、即承某君惠贈肥婦像片一幀、婦身段手足均較常人為短、但其粗逾恆、雖海湯輪之梳不足比其大也、某君并於像後註明、稱婦重量為五百五十磅、惜婦為舶來品、又無姓氏、故未錄入、否則、周大醫生、不能作第一夫人矣、又有葉僧培者、為富紳葉壽堂之第六子、其肥亦不亞於上之數人、為葉身段過短、在肥矮之間、遂不能與周張馬王爭一頭地、

(田農)

## 記暹羅之人妖

棕椰蛇鱷之鄉、每多怪異傳聞、寧雖無稽、亦聊足以資談助耳、暹羅鄉村間、有一種特殊人妖、名為絲羅氓者、多係女流、其狀貌與人同、常混跡民間作民衆生活工作、肩挑背負、販鬻食品、其所販者、據土人言、莫不氣味芬芳

、衆所難及、是以品物暢銷、轉瞬皆空、究實、乃彼拾取人糞、經其術化、逼人貪嗜、遂爲所惑、惟此輩人妖、不敢標榜其爲絲羅氓、而人亦不識其爲絲羅氓也、凡欲知真相者、須細察其眼目無瞳子爲區別、能組織小家庭、贅華人爲婿、舉動如常、所生子女則皆類似其父、毫無怪異、願其變動、全恃靈魂作用、日間溫馴守法、不敢作異、故學人亦不知其真相、惟於夜闌乘人酣睡時、留驅壳、運靈魂、挈其本來腸胃、由窗隙潛出、往他家覓食人糞、及婦女穢物、若防護不週、一被盜食、其腸肚即難免受其禍害、蓋因獲其糞、即可食其腸焉、是以鄉人於曠野遺矢時、須預拾樹枝作十字形蓋於糞上、方可避免、至婦女產後、穢物必多、須時熏鷄毛、彼觸臭氣、不敢迫近、即可保無虞、及其將沒時、一息奄奄、每難以遽斃、迨至自知不免、遂舉實以告家人、乞其將彼所生子女、擇承食其唾、以繼其餘孽、方能告終、而其子女不忍其慘病難逝、遂食其唾、竟成爲絲羅氓云、

(李輝)

## 漳廈人對於物的崇拜

(榕樹王 廈門人說八月初三是榕樹王生日 廈六仙宮有榕一株、當初三日前後、男女來祭拜的很多、甚且演戲慶祝

廈門小報大觀

雜

姐

十七

漳州人亦信榕有神、晚間常點燈於榕樹上、並拈香拜地、(石獅公 廈門石獅王有石獅一隻、高約二尺、位於住宅之牆下、雙蓮池也有二隻、在人家牆下、這三隻石獅、都有人把牠涂上彩色、聽說是謝石獅神的恩的人替牠漆的、旁邊金紙香燭很多、可見拜奉者的熱烈、(石頭公)漳州城內南隅有一小廟祀石頭、大家稱牠爲石頭公、這廟現時已毀了、俗傳二月初六日是石頭公生日、(鐵釘公)漳州石碼人說從前有一根鐵釘從水上浮來、大家看了很奇怪、就奉祀牠、神很靈驗、現石碼某社就祀此神、這本是一根小鐵釘、現在人家替牠穿上許多衣服、儼然一木偶、(侍者公)漳人說蛇的頭作八卦形的、便是侍者公、不要怕牠、也不可害牠、牠會變化、或有或無、浦頭有一侍者公廟、祀的却是木偶、這似是起初認物爲神、漸漸地用偶像去代牠、(虎將公)漳廈神廟祀虎的很多、虎或高一尺、二尺、或七寸、八寸、或用木雕、或用泥塑、大家稱牠爲虎將公、虎口常含着白油肉、是人家祭牠的、漳人五月五日以酒肉祭紙扎的虎、稱曰祭白虎、這都是虎的崇拜、(簷口夫人)廈人每月在門前祭簷口夫人兩次、漳俗抱小孩者不可立簷下、恐也是信簷口有神之故、(宅神)廈人每月初一、十五日於屋內祭「地祇主」、這不是祭宅神便是祭土神、(牀母)牀母是照

護小孩之神、每逢初一、十五日須羅列飯菜於牀上敬她、漳廈都有此俗、漳人稱她爲「婆者母」、(門神)漳廈人都信門有神、人漳冬至日用冬至圓(用米做的)敬神鬼、又須置二粒圓於門屈戌上、恐怕這是敬門神之意、(井神)漳廈俗正月一日封井、不汲水、翌日、焚金紙於井旁、乃開井、(地神)漳廈俗正月初一日不掃地、正月初十日是地公生日、這一天也不掃地、不汲水於地上、(媽祖婆魚)這魚大的重百斤、隨潮水在海面往來、廈人云這是媽祖婆(天上聖母)管的、漁人不敢害牠、魚姓杉、故也不來觸船、(龜蛇二將)廈門魚仔路頭有廟祀玄天上帝並祀受他管轄的龜蛇二將、廟旁有一龜、中奉一虎、兩旁一隻龜、一條蛇、玄天上帝的旁放着許多枝大魚刺骨、不知道這是甚麼意義、漳州神廟也有祀龜蛇的、(兀丫兀丫)這是一種蟲名、形如蜘蛛而大、足亦較長、這蟲一種是七脚的、一種是八脚的、廈人說八脚的是「歹鬼」、夢壓就是因爲歹鬼在牀頂上或屋上向你對照、漳廈人雖沒有拜牠、却視爲有魔力的物、許多書上說中國古代就拜抽象的神、沒有物的崇拜、我們一看上述的拜石頭、榕樹的情形、中國人的思想豈不是開倒車的嗎、我想這有兩層緣故、一、這些寫中國古代宗教的人大概是依照古書所說、沒有實地調查、二、古書所記

的宗教是文化較高的種族、至於蠻夷的習俗沒有人替他記上、古書說越俗尚巫鬼、由此可見南部的宗教和中部有差別了、

(葉國慶)

### 蘇廷玉題雲頂岩詩

民十一夏、遊歷江浙、凡名勝之區、如金陵鎮江蘇杭二州、無不痕留鴻爪、乃故鄉名勝之雲頂岩、竟未嘗一履其地、寧非可笑、及歸、亟往遊焉、登觀日台一望、全島景物、盡入眼簾、有蘇廷玉中年題壁詩云、「秋風萬里淨雲霄、洞古山空未寂寥、但得天衢能振策、重來此地醉清霄、夜半登臨第一峯、殘台遺跡有苔封、(觀日台昔圮)惟餘底學堪惆悵、蔽日浮雲海氣濃、萬仞峯頭眼界開、凌雲意氣薄層台、要知俯視饒奇峻、總藉山靈刻畫來、蘇三十七年後、重遊此岩、見墨蹟宛在、感寺僧籠紗情重、因再賦三絕、時蘇年已六十有一矣、詩云、「翩然畫錦賦歸來、前度劉郎舊秀才、三十七年真一瞬、幾回興廢有高台、(觀日台今修)當年壁上走龍蛇、珍重何人籠碧紗、我亦頓生今昔感、秋風依舊捲雲霞、探幽已是再來人、山水有緣亦夙因、過眼繁華皆夢幻、欲從明月問前身、一讀其詩、不禁有今昔滄桑之感焉

(市隱)



明葉普亮、字廣熙、號靜菴、禾山運坂人也、正統十三年進士、歷官南京清軍御史、北京巡城御史、河南道監察御史、與商輅劉某齊名、時稱三才子、蓋商劉葉嘗策馬觀榜、商一覽無遺、亮遺三名、劉遺七名、故也、歸養後、遊雲頂岩留雲洞、有「兩塔苔雨三春濕、半嶺松風六月寒」之句、爲禾人傳誦、

(市隱)

## 花會局詐

花會之風、閩南甚盛、尤以泉州爲最深、中斯毒者、無論男女、皆廢其業、日夜醉夢於三十六字之中、恆傾家蕩產、猶不知醒者、在在皆是也、因錄花會漫談一文並綴是篇、曩聞父老言、吾鄉有花會局詐之學、垂爲奇妙、爰述之以實小報篇幅、某翁者、日遺其婢壓花會、每次每字各壓一元、花會之紅金、例爲二十九倍、每次必倒輸六元也、久而久之、會官以爲癡、謂其婢曰、汝主其神人哉、每次未嘗有不中者、盍多壓耶、婢以言告翁、翌日、每字各壓以十元、而私令其故遺其一於地、使會官拾之、官不知其詐、以爲此一字既爲余所拾、爾彼中無此一字、我以此字出之、可得而全獲也、於是遂以所拾之字出之、詎開看時、

廈門小報大觀

雜

其所餘之三十五字、皆此一字所遺者也、翁遂得全勝、會官遂是雖知墜其計中而無如之何也、計此次所賠之數、並金爲六百元、

(亦奇)

## 出恭攷

出恭二字、相沿已久、咸惟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據大明會典、明初之學制度、值祭酒、司業、升堂時、中置大牌、書整齊嚴肅四字於其上、諸生凡入者、須領入敬牌、出者領出恭牌、此制行以後、所有學校院皆沿此例、前清試場中、沿襲兩制、場中設有出恭牌、諸生得此、方能離其號舍自由行動、卽如遺溺、亦必領得此牌、方可如廁、因有此例、故衆皆以出恭爲如廁之通稱矣、

又有人謂遺溺曰小恭、實則溺、祇此爲小便、切不可呼爲小恭、小恭二字實無稽考、不知創於何代也、小便二字、則來歷頗古、左氏春秋有師慧過宋朝、將私焉、杜預註、私、小便也、杜係晉人、此二字、晉代早已流行、吾儕言遺溺、文言之曰私、俗言之曰小便、皆無不可、惟切不可呼小恭也、

(伯庸)

## 離婚詩

螻齋詩話、載顏魯公爲臨川內史、邑有楊志堅者、嗜學酷

十九

貧、饜餐不給、妻王厭之、索書求離、志堅送以詩曰、平生志業在琴詩、頭上如今有二絲、漁父尚知溪谷賸、山妻不信出身遲、荆釵任意撩新鬢、鸞鏡從教畫別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卽是下山時、妻持詣州判求別、公判曰、楊志堅素爲儒流、雅嫻篇詠、愚妻睹其未遇、遂有心離、王歡之廩既虛、豈遵黃卷、朱叟之妻必去、寧見錦衣、汚辱鄉間、敗傷風俗、若無褒貶、莫示勸懲、阿王決二十、後任改嫁、楊秀才贈布絹各廿疋、米十石、便署隨軍江左、噫、夫婦之道、人之大倫、糟糠而下堂、固君子所恥、貧賤而求去、亦衆人所共惡、茲者政尙共和、人求平等、自由離異、律有專條、固難以舊時之禮教、維繫今日之人心者矣、

〔丹父〕

## 想到堂子

聽說夕陽寮開始拆毀築馬路、便跑到那裏去看一看、破瓦頽垣、灰塵撲面、往日的繁華、是已經給時間帶過去了、驀地想到堂子裏一切相關的人、假使一間堂子有八個姑娘、一算起來、那就不得了、有老板嫂的全家、有幾個娘姨、七八個吹班、五六個走台、而這些姑娘們、每個都吸着

、走台吹班們也許有妻、有兒子、這麼算起來、靠着七八個姑娘的賣淫的生涯以維持生命的、大約總有一百多人罷、此外還有間接受益的、如花捐局、小販、走唱、旅館、酒樓、戲園、賭場、鴉片館、以及綢緞莊、醫生、佛殿、還有不知多少多少呢、難道這個世界、就是娼妓們的世界嗎

## 學生王子

很久沒有看見劉別謙導演的戲了，自從「小奶奶的扇子以至巴黎之夜」劉別謙似變了態度、他是從那僅於細膩風光的繁華的世界裏、走入人間悲慘的黑暗的網裏去了，他是說、在那巴黎的溫暖的華麗的影戲館裏、有許多美麗的姑娘、與莊嚴的紳士們、銀光之下、欣賞着現代銀幕的藝術、而同時有風雪飄零、燈光慘淡的戲園外面的窗下、有許多人伸進頭來偷看、而且因爲看不清楚、終於在風雪中顫抖着歸去呢、昨天、在思明戲院裏又看見了學生王子、做太子是快樂的罷、但那莊嚴美麗的鐵門、劉別謙把他縮少成一個監獄的鐵欄外面空濶的草坦裏、孩子們在自由地快樂地打球、鎖在鐵欄裏的皇子、只能一個人倒在鐵欄裏羨慕啊、那生硬的頭顱、死板的面孔、使太子感到深深的苦痛、而重返到那莊嚴神聖的宮庭裏去了、那可愛的良善的

教師對太子說、『不使他們壓死你的活潑的性靈』、唉、人類活潑的性靈、是逐漸逐漸給惡魔壓到死的國度裏去了、人們、要怎樣去毀壞那莊嚴的殘酷的皇帝之宮、而奪還我們活潑的天性呢、在星月交輝的良夜、萬花閃耀着銀樣的清光、細長的青草、給涼風吹的似大海的微波那般飄蕩着、太子與旅館的小女、在這中深深地蜜吻呢、但這不是太子所應做的事 太子只好給父王催到深宮裏與不相識的妃子結婚、太子做皇帝了、舊地重來、遇着當時相親的朋友、那是多麼可喜的事啊、但這些朋友朋友、爲着皇帝的莊嚴，而喝着口令喫酒了、

(鐵)

## 而菴說詩

清徐子能增、著而菴詩話六十一則、其說唐詩、一以法爲主、曰才、曰道、曰解數、曰轉手、曰自然、曰靈性、曰奇趣、曰脫化、字字從胸中所見說來、爲選家開一蹊徑、學詩者、不可不一覽

(丹父)

## 詩必兼才學

嚴儀卿羽滄浪話云、詩有別才、非關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張歷友篤慶云、此得於先天者、才性也、讀書非萬卷、下筆如有神、貫串百萬衆、出入由咫尺、此得於後

天者、學刀也、非才無以廣學、非學無以運才、兩者均不可廢、有才而無學、是絕代佳人唱蓮花落也、有學而無才、是長安乞兒著宮錦袍也、張翥亭實居、謝滄浪此說、爲讀書者言之非爲不讀書者言之也、沈確士德潛亦謂教人神妙悟、不專學問、非教人廢學也、幸勿誤用其說(丹父)

## 詩貴品量

作詩貴有性情、有學問、尤貴有品量、魏文帝曰、文人相輕、自古已然、此不過一時憤激之言、其實古人愛才如命者甚多、未可以一二妒嫉排擠者、抹殺一切、如高適岑參之才、遠遜於杜、而杜贈寄高參諸作、則極推崇贊歎、孟郊之才、遠遜於韓、而愈推孟郊、至低頭拜東野、願郊爲龍身爲雲、四方上下逐東野、盧仝、賈島、張籍、諸人、其入地與才、愈俱千百之、而愈一一爲之贊歎、史稱其獎借後輩、歐陽修於詩、極推重梅堯臣、蘇舜欽、蘇軾於黃庭堅、秦觀、張來、諸人、皆愛之如己、元微之寫白詩於閩州西寺、白樂天寫元詩百篇、合爲屏風、更相傾慕如此、大抵古人詩百代者、品量亦百代、是不僅略具性情學問、便可言詩、世之自炫一長、自矜一得、而惟恐人之出已右者、視此得毋愧乎、

(丹父)

## 風雨詞

唐人風雨字入詩最佳者、載于麓堂詩話、宋時唯潘大臨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播傳人口、移村續詩話載游次山下算子詞云、風雨送人來、風雨留人住、草草杯盤話別離、風雨風人、淚眼不曾晴、眉黛愁還聚、明日相思莫上樓、樓上多風雨、一詞四用風雨字、而不覺其多、其運用之妙如此、(丹父)

## 洞簫客

東坡赤壁賦、客有吹洞簫者、隨園叢話引吳匏菴詩、謂卽楊世昌、山樵暇語云、世昌綿竹遺士、與東城同遊、拜經樓詩話、載宋施德初父子、顧景審注坡詩、早已詳及、惜宋刻施注、不獲一見、(丹父)

## 妻之稱謂

夫之稱妻，至今恐未確定，古人有稱渾家者、唐戎昱苦哉行身爲最小女、偏得渾家憐、有稱鄉里者、沈休文山陰柳家女詩云、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南史張彪傳、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劉寬曰、猶會稽人言家里也、輟耕錄、又謂苗人稱妻曰夫娘、今日新文化家、稱妻曰吾愛、竊謂與甬人所謂阿大罵娘者、皆別開生面者也、(丹父)

## 婚姻類別

夫婦之道、人之大倫、在昔狃秦之世、男女無別、婚媾全出乎性慾之衝動、自伏羲始創嫁娶、以儷皮爲禮、正姓氏、通媒妁、人倫之本始重矣、但國人重男輕女之風、迄今未替、因之婚姻之制、而夫婦道苦矣、茲舉婚姻之類別五種、俾國人知所覺悟也、(一)原人時代、男女獸聚鳥散、或離或合、其婚姻全出於性慾、是名性慾婚姻、(二)野蠻時代、憑一羣強力、以掠奪他羣婦女、縱其慾性者、是名掠奪婚姻、(三)以金錢購買婦女、而成婚姻者、是名購買婚姻、(四)非男女雙方同意、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兩不相識之人、以成婚姻者、是名服從婚姻、(五)以男女之合意、而成婚姻、是名合意婚姻、綜此以觀、婚姻之制、迄今日可謂盡善矣、(丹父)

## 詩如其人

施愚山云、詩如其人、不可不慎、浮華者浪子、叫嚷者癡人、窘瘁者淺、癡肥者俗、風雲月露、鋪張滿紙、識者見之、直是一葉空紙耳、故曰、君子以言有物、學詩者、其三思此語、(丹父)

## 探花上苑我無心

日前本埠報有駐惠營長王惟嘯、與周淑美結婚新聞一則、其中尚有一二較有趣味材料、未曾道及、嘆爲美中不足、爰爲補充如下、周淑美惠安城內人也、麗質天成、聰明特賦、善交際、爲惠安女界中交際明星與姪姊淑遜稱爲姊妹花、曾畢業於廣東夏葛醫科大學、初與靈秀庭頗相愛、張固、翩翩少年、又愛好文學、曾任南洋某報編輯、無如文章憎命、點金乏術、黃金與戀愛相終始、固乃理之當然也、此次王營長進駐惠城、耳周女士名、且無意中得友人介紹、雙方一見傾心、幾有一聞名恨不早相識、致使因緣會合遲一之慨、並於本月十六日、在縣黨部行結婚禮、事前張君得此消息、未免悵然、至喜帖飛來、張君以爲賀、乃自撰一賀聯云、「巫山不是雲、走馬長安君有意、滄海難爲水、探花上苑我無心」言外餘音、不勝抑鬱之感矣（鼓客）

## 十六歲少女的愛情測驗法

女子到了十六歲、就懂得一切的情懷、而於性的知覺也已醒悟了、所以在法律上、習慣上、便允許十六歲少女以與男子結婚、最近美國生育學刊、上面有十六歲少女愛情測驗法一篇、讀完後、覺得頗爲希奇、特錄出、(一)女子在

幼少的時候、把鋼針在他右腕底下、刺了三針、到了十六歲時、逼他發笑、倘針疤顯出三個紅痕、便知道已入春期了、因爲情慾衝動、一定偏向右方、不過這種方法太覺麻煩、反沒有下列方法、較爲有趣、(一)血氣極盛的女子、本來臉色很紅、不過一到了二八年華、色彩就淡了、而且往往無故作暈紅色、在晚上五六點鐘、叫他飲些刺激品、如醋醬等物、不多時候、他的兩頰上、便紅的得好像有潤色了、(二)識字的十六歲少女、可以把一本愛情尺牘、裏頭夾一張白牋、放在他的妝臺上、過了一兩天以後、牋上必有極潦草的幾個字、便是每一香豔文字中的一字、(四)十六歲以前、是很活潑的、到那時便變了溫柔、十六年以前的性情是沈悶的、到那時便喜歡同人家講話了、無聊的時候、便癡呆着、或喜歡插口評論男性的好惡、(破曉)

## 五四的小希望

今天依舊沒有什麼大希望、但也有一點小希望、一、鼓浪嶼的麻雀桌小幾張、二、三十歲以上的人沒有煙癮、與沒有病的不要吸鴉片、三、外國布的西裝少做幾套、四、學生們、多讀點書、多踢足球、少花點錢、少去談戀愛、五、大家向前幹去、不要倒在床上做夢、或者抓着頭髮叫悲哀

# 雀巢標麥精牛奶粉



此粉為唯一滋補  
 飲料用最優等  
 和麥精製成經  
 五十年之研究始  
 臻完善故能強健  
 身體且易消化也



裝分  
 大號玻璃瓶  
 中號玻璃瓶  
 小號玻璃瓶

各藥房及雜貨店均有出售

企公牛奶公司出品

## 余之妻

昌言小報、對於余少文先生續絃事、有新聞、有電版、又有詩詞、記載之熟、令人羨煞、昨余君以舊同學友誼、携新夫人惠臨新廈門坐談、并爲不佞介紹、不佞見新思故、不禁回憶十餘年前鬧房舊事、因述登昌言、以爲諸記載之殿、廈門鬧房成俗、雖新人物、未能免焉、憶十餘年前、當余君與結髮夫人陳女士結婚時、不佞附以藏君等驥後、踵余宅鬧房、徐君雅不願、託詞新嫁娘玉體違和、婉言相却、雙方爭執、幾至決裂、最後解決、暫時觀像而不觀人、徐君迫不得已、出陳夫人之倩影相示、不佞接影、戲之曰、「此余之妻也！」余君奪像怫然曰、「可惡至極、汝何得無禮乃爾！」不佞急自辯曰、「君非姓余乎？君妻即余妻！誰曰不宜！」一時房中坐客、莫不捧腹絕倒、而余君猶有餘慍、喃喃嘗不已、其迂拘有如是者、今從西子湖邊、載得西子歸來、新人美如玉（？）、竟不待朋輩登門求見、遽效毛遂自薦、銜玉求售、足徵余君思想進步、風氣開通、不復如前此什襲珍藏、諱莫如深之守舊矣、質之余君、以爲何如？

（市隱）

## 假使我爲投機者

廈門小報大觀

諧

客或問余、假使君爲投機者、在現狀之廈門、將企圖何業？予曰、假使予爲投機者、將經營如下述、

### 一、尿舉頭家

理由、蓋自市區改革以還、物質文明進步、社會日趨華靡、百業環興、飲食店尤盛、只思明東西南北一帶、左開右張者、已如雨後春筍、枝枝怒茁、令人應接不暇、他處且無論焉、廈門人現在之處境、不虞無處吃、只患無處放、當街撒爛污、微特體面攸關、抑亦公安公德所禁忌、而公廁未興、私廁少且臭、緩急時有、解放未由、往往懷糞攝溺、促地踢天、幾乎走頭無路、况糞溺之屬、又非珍品、即使慷慨贈人、誰肯承授、勢不得不忍激負痛、凡此情形、充其弊、既違背健康、且妨礙事業、其爲急待解決也、實無庸諱、故屎舉公司之創設、乃適應社會之需求、好在辦理市政之大人先生、眼光高大、宏謨遠畧的百忙中、尙未暇及此末節細故、及時崛起、大開方便之門、獲利必豐、計劃、覓市區適當地點數處、購地皮、深掘高築、仿照文明都市之公廁模型、建科學的衛生的新式屎舉若干所、閑以牆欄出入異口、設賣票收票處、男女異室、或小便、或大便、小便可不分階級、大便應分別等第、上等票配給台

數

一

灣藝且慣用之綿紙、取其軟幼、適用於高等屁股、次等票則配給通用粗紙、蓋義務不同、權利自異、據調查報告、全廈市區人口統計十二萬、假定三分之二家居、三分之一行動、是每日在街衢中行走者至少亦有四萬人、平均一人一日小便兩次、大便一次、總計得十二萬次、如小便每次票資兩銅元、大便每次平均票資四銅元、一日之內、可使四萬人中半數閉結、收入半數、尙非大碍、因屆暑期、必多洩瀉、東榆所失、桑榆可收、旺淡勻補。商業不忌、絕好投機之學業、舍此其誰與歸、友曰、嘻、信如君言以行、不其被人笑爲屎畧頭家乎、則應之曰、生財有道、名義何妨、但求有機可投、不妨笑罵由他、今夫穿長衣、疊馬掛、手持長旱烟管之甚麼損主任、處主任、名義雖雅、怨毒沸騰、白晝凌轢小民、暮夜屈膝權貴、我未見其果高於順取無怨無求之屎畧頭家也、(畧字作爲學字讀)

## 二、擦皮鞋

理由、蓋風氣文明、日甚一日、男女弛禁、社交公開、一般雪膏面首、西裝少年、『臉兒俏俏、又嫩又嬌、』成羣結

隊、馬路公園、大獵其飽、大吊其膀、同時一般交際星、自由女、鴨屁股、高蹺脚、赤袂袂而起、招搖賣俏、不肯讓少男專美、當此馬路正在條條開闢時、灰埃載道、皮鞋最易蒙塵、無男無女、同感不便、自擦既嫌不雅、或竟不層、於是他擦尙焉、東西各國之文明都市、業擦鞋者滿坑滿谷、初非無例可援也、

計劃、徵求遊手好閒慣向裙邊嗅香之少年、背攜鞋油擦具、分佈於思明東西南北路、思明戲院口、中山公園內、廣大招徠、顧客必多、假定廈市十二萬人口中十之一爲好出風頭之青年男女、每人平均擦鞋一次又半、則一日之間可擦一萬八千回、平均一次擦資一小洋、是一日之內可獲一萬八千角、除油具消耗資外、至少一日有十金之贏餘、豈蠅頭哉、使陶朱公重生於今日、其不敝屣卿相而逐此者吾不信也、君但總其成、長其圓、坐抽其二八、轉瞬之間、不難面團團腹便便、與所謂資本家紳士者爭衡比富矣、

客曰、固也、但病爲奴才頭何、曰、惡是何言、天下之爲走狗之走狗者多矣、若輩身爲兩重奴隸、尙且頭尖尖、目炯炯、奔走喘息而不辭、君得爲奴才之頭、地位最高反病未



能耶、休矣、孺子不可教也、我不復爲汝言、

(冰岑)

## 這也要打倒的不平等

近年來「打倒不平等」的呼聲、高唱入雲、其實不平等事件、眼前多多、觸處盡是、初不僅國際間條約已也、略舉其一二於次、

### 一、土工與產婆

產婆與土工(件作)一爲人類入世之歡迎者、一爲人類去世之歡送人、接生何恩、送死何咎、然天下視土工爲賤工、尊產婆爲貴業、產婆出門、乘輕輿、衣服麗都、入人家、人爭接之、土工出門、短褲跳足、鶉衣襤褸、至人家、人多避之、同爲人間必要之職業、而尊卑貴賤、若斯之軒輊、天下不平之事、執甚於此、

或曰、生吉而死凶也、土工爲凶業、其見賤於人也固宜、是不然、職業原無貴賤、必欲強分之、亦當視其業是否有益於人世以爲斷、無益之業、雖尊、賤之可也、有益之業、雖卑、貴之可也、古人云「死生亦大矣」、是古人視死事之重大、尤甚於生事、然則料理人類死事之土工、安見其不較料理生事之產婆爲尤貴且重耶、胎兒本有生、初非產婆生之也、於人何功？陳屍原已死、

亦非土工死之也、於人何尤？無產婆未必無生、無土工、豈便無死、土工究何負於人哉、進一步言、世無產婆其人、呱呱者未必不能入世、倘無土工其人、則陳死人將何由入塚、行見腐屍載道、穢臭薰天、生人無噍類矣、天下既無生死人而肉白骨之術、則土工者、實爲生人無上的恩人、衛生唯一的保障、安得以其爲理凶事之業、而遽加以鹹視也哉、

人類不能無生、然產婆未必盡入產婦之房、人類不能無死、獨土工則徧入死人之室、就事實言、土工之足踰人之闕者、實比較產婆爲尤普及、自天子(借用)以至庶民、以至乞丐、以至已決之囚犯、無賤無貴、無男無女、當其三寸氣斷、七尺棺來時、有孰能逃此最後土工之赤手者乎、我故反常調而論斷曰、「土工貴」也、

當今之世、號稱文明、產婆有專校、有執照、朝野上下、交相獎勵、獨土工未聞設校以培養、未聞給照以護持、甚至且引其名以爲罵人之詞、吾甚惑焉、若使土工而有相當的教育與學識、則紅花死狀、有傷無傷、有毒無毒、未蓋棺便可論定、何至勞動國醫洋醫、議論紛紛、疑雲遍市也哉、天下土工、其聞吾言而興起歎、

## 二、棺材舖與醫藥局

醫藥局與棺材舖、均為一種利人不幸之營業、醫藥局利人多病、棺材店利人多亡、多病多亡、則醫藥與棺材、均可利市三倍、反之、則兩業皆不免門前羅雀、或宣告停業也、但醫藥局可以大張廣告、運用「濟世」「婆心」等美詞、自吹牛皮、博慈善之稱、而棺材店則不可、有之、人必大譁、詭為不仁、醫藥局遇生人顧客、可隨便招待、何藥為神方、何藥為聖藥、家庭不可不備、而棺材店則又不可、使棺材舖遇陌生客人、不問是否喪家、亦隨打起招呼、勸人購買良材、以備不時之需、其不飽吃老拳者幾希、天下不平之事、又孰甚於此、

或曰、醫生雖利人多病、但同時亦利人易痊、棺材店利人多亡、但同時却不能起死回生、此其所以終為不祥之業也、固也、雖然、人生孰能無死、為醫生者、既不能研出長生不死之藥、則棺材舖何負於人哉、不咎醫生、而反歸罪於棺材店、是安可哉、

現在廈門市上、所謂醫院藥局與醫生業、年增一年、日多一日、無中無西、其多甚於全市之米舖、即沿街牆壁間七糊八貼之告白、亦大都醫藥之類、占其多數、一般營醫藥

業者、層樓鉅廈、分外渲染、獨棺材舖踞一隅、無隻字之鼓吹、鮮增華之鋪設、吾甚惑焉、豈人類果皆多愁多病身、而為醫者皆僉附扁鵲之流歟、抑別有利益之隱歟、我甚願營棺業者、起而鼓吹招徠、打破此等不平等之環境也

## 甘與豕同夢

草埔埕門牌二十五號、有叟年六十餘矣、無職業、無妻子、日惟與一豬伴、豬短喙、白肚、重可二百餘斤龐然巨物也、叟壯歲勞於房事、晚年得脚疾、夜非人共睡不煖、顧蓄妾無錢、娶婦嫌老、不得已、乃思其次、會有飼豬者、憐其老且鰥也、曰、叟老矣、無他職業、不如養豬亦足以資生、叟然其言、因傾其囊、市牝豬一頭、欲藉其繁滋生息以自養、計良得也、豬善解人意、憐叟無侶、輒躡躑其前、叟行亦行、叟止亦止、意似取媚也、居頃之、叟夜寒不寐、豬輒徘徊榻下、延頸、呶喙、若有所示者、叟亦恍然悟其意之所在、於是去其榻、藉地以席、而與豬共臥焉、豬橫、叟直、所以取足煖、自暈而後、叟與豬同其臥起、叟臥、豬亦臥、鄰右見之、初愕然以驚、繼哇然以笑、遂爭以為趣談、天幢聞之笑曰、豬乎、人乎、夫乎、婦乎、可以語怪矣、

(天幢)

## 不必下徐孺之榻

自革軍克復各省、奠都南京後，各地黨部社團、儼如星羅棋佈、而軍政機關亦視昔有加、一班投機份子、無不多方夤緣、以求博得一官半職、閩南某大老、素以善酬酢著、且尤熱中利祿、他無論到何地拜訪何要人、即挾帆布床以俱、蓋謂使有如陳蕃其人者、將不須下徐孺之榻也、間有人叩其故、某亦不自諱曰、君有所不知、方今偉人閱人多易健忘、我若棲止其行轅、或公館中、朝於斯、夕於斯、一日數見偉人面、使偉人將我之行止、印流腦象、遇有優缺、彼定委任我、此我所以挾布床以俱進也、後某大老果得充國府委員之職、議者咸謂其得力於布床之功云、

(克)

## 實驗即是學問

莊琴師說、『人家都說你不是個處女，』白姑娘說『不、人家也都說你不是個處男，』莊琴師說、『那麼、我們試一試便知道了，』白姑娘說『你又來了……』莊琴師說、『實驗即是學問啊！』電光熄滅了、他和她只在黑暗之中盤旋

## 三天冷粥尚溫

太平橋張某、性好賭、每日沈迷賭場、寢食俱廢、每到時

頓，其妻輒到場呼之不返、遂冷心不喚、忽於一日下午，皇皇回家、撥鍋中冷飯而食、其妻謂此粥已三天矣、汝尚可食耶、張曰、不、尚溫、尚溫、其妻嘆曰、賭紅一發、三天冷粥尚溫、

## 小僧豈無貓貓意

頃遊碧山巖，見石洞內有署名「恨命上人」者、題詩壁上、妙語解頤、爰錄之以貢獻諸「未敢貓半聲」者、詩云、貓貓貓貓三聲、萬物回春皆有情、小僧豈無貓貓意、未敢貓貓半聲、題為聞貓敦倫有感、

## 廈門人一日記

上等人家十一時起床、又假寐片刻、乃小便、吸香烟、盥面、刷牙、飲雞蛋牛奶、和小孩頑笑、十二時午飯、坐安樂椅剔牙、大便、一時、吸鴉片烟、喝小種茶、吃菓子蜜料、二時、打四圈麻雀、五時、食點心、改換衣服、乘轎子出門、六時、赴大旅社與親朋應酬、酒醉大吐、九時到思明戲院看影戲、十二時到青樓品花再吸鴉片、三時乘原轎回家、和小老婆爭鬧、四時喚丫頭搥背、昏昏睡去、中等人家、八時起床、刷牙、盥面、吸煙、喝茶、閱報、九時早飯、換衣服出門、十時辦公、十二時午飯、一時和同

事閒談：二時辦公，四時到小菜館吃點心，五時料理些私事，七時回家吃飯，八時到中山公園兜風，十時回家睡覺，下等人家五時起床穿草鞋出門，八時回家早餐，掃除庭屋，九時再出門，一時回家午飯，洗澡衣衫，二時再出門，六時得錢贖買明日米糧，回家洗足，七時晚餐，和妻子談論柴米油鹽家學，八時到講古場聽說古書。

### 鄭柏年之妙語

敵貴英華書院大校長鄭伯年博「士」之令長郎鄭慧生男士，與葉玉燕女士，于十七日上午行結婚禮於中華教堂，爰將先後趣事數節，披諸本報，十六日鄭校長在敵校禮堂報告，謂論理明日（指中秋節）不得放假，蓋屬國府禁止沿用廢歷之列，今因小犬（？）舉行結婚，故特放假一天云云，誠真語妙天下，是日與禮者，倒底 *Mimus* 仍多過 *Piss*，一心之參與，意非拍馬，聊與敵校長客氣耳，庶本季無留級之患也，爆竹聲罷，新郎抵步，雖翩翩少年，但模樣「臭老」，聞曾留學離鸞門二日程之香港島云，嗣聞新娘紅轎亦至，姿色倒 *Pass*，唯同學或稍嫌其有鸚鵡鼻耳，好在得失我無干，信口誑雌雄，新娘以新時代之身，乘舊制度之輿，敵校長未能以身作則改此惡俗，其不欲貽諸生以口實得乎

頃之，新娘蹣跚地輕步入堂，基督教式的行禮如儀後，證婚人張牧師擇幾節聖經，誦之讀之，女父葉醫士時以扇扇乃女，雖違人倫之常，然天下父母心，大抵如是，未可吹毛求疵也，蓋印給證後，來賓洪顯理致說詞，因微聲秋、又無「放大」機，故絕難入聽，但見其貴口數閉數開，如嚼落花生然，繼而新郎新婦與親友來賓互行僅約廿五度之所謂鞠躬禮，可謂嬌懶已，是日敵校教職員全體蒞臨，同學則寥若晨星，迨回校入茶室時，貽首滿佈矣，（一心）

### 撞鐘

思明之邑，黃厝之宮，有樓焉，中懸一鐘，石製而非金製也，年代久遠，亦能為厲，樓主人以其時出作怪，乃延術士施法禁制，術士斬木為柱，支（支解也）而交於鐘之上，洒以符水，曰，而今而後，鐘可勿為人患矣，居亡何，樓主人忘所戒，移其柱植於土，使屹立如人，久而久之，木得土而生，遂更出為厲，與妖作怪，視前加甚，各方土地、交章劾奏，天帝赫然震怒，命伏魔將軍闕羽下凡查勘，詎羽與鐘有舊，因上狀為之辯護，妖竟得無罪，其狀畧云，查得妖肆惡南星，已受好龍氏一擊，致齒牙跌落，鼻血淋漓，足以相抵，此其一，妖在歡迎飲冰，雖不給以值，

但吹縹一池，干卿底事，「昭昭之元」，何得以暴力相加、致妖嘴半歪。迄今尚蟄伏鐘內，不敢出門。此其二、勾欄者、坑人之窟也、妖飲酒不名錢、叫局不化鈔、亦懲戒七十鳥之無上妙法、蓋嫖客如果盡如斯、則神女生涯、不能自存、娼妓不禁而自禁、在理正宜獎勵、今反加罪、豈得謂平、此其三、妖飲酒罵座、正是英雄本色、使潘夫、劉四遇之、正欲引為知己、固不宜以其使酒任性、而有所厚薄也、此其四、妖求愛被拒、凡屬醜男、固應援助、不然、尚使大千世界之醜男子、盡成為鯨魚矣、此尤不應誹笑、且加之以罪者也、云云、奏上、天帝許其改過自新、并命羽以女媧補天之石、夸父投杖之林鎮之、俾不得再有踰軌之舉動云、

## 老先生編新曲

(春風)

真不幸——二調北登真不幸、深閨女兒都起革命、講自由論平等、忤逆父母、吵鬧家庭、不計較嘴食、只計較身穿、鑽鑲緞、草照時令、花絲葛、裏面做雙重、衫長袖短、襪長褲免用、高底鞋、行路格挺胸、短頭毛、梳來成柴叢、手鏡掛金鍊、目鏡鑲金框、塗脂抹粉、怪狀奇形、親像八戒變做阿嬌不成、清早起、打扮風流、裝飾齊整、

廈門小報大觀

附

遊街過市、招搖過與、有人說是自由女、有人說是女學生、有人說是開旦去出館、有人說她是教徒去禮拜聽經、只四種、同一症、身體早開通、放蕩假文明、衣裳都講究、花彩極隆盛、任是神仙、你都分辨不清、我看她有人緣、大交情、任是郎君子弟、官長兵丁、見她一面、見她一面、盡都歡迎、同坐車、看光景、盤旋公園內、斷約塚山頂、有時共伊人攜手並肩、散步遊行、任爾厝邊說笑、她面皮也賽鉄甲十重、誰思疑、新姜辣、五分鐘、成婚末一月、離婚四五停、青春未曾過、將近嫁盡百家姓、到耄來、娘仔顏色衰、郎君愛情冷、悲秋扇、嘆孤燈、仔細算來、自由戀愛、那是誤你一生、那是誤你一生、(傅慕庭)

## 題丹翁鼉後

上海品報近載丹翁「鼉」之作品、云報載福建集義大學、海面工作、網獲巨鼉、船主感其靈於人類、徵取同意而放生焉、丹翁有詩為證云、生有自來鼉、四靈差不多、並無會蟬癩、肯受阮鼉詞、聽我話神話、管他科學科、不知可還會、戲打六更鼉、予讀而感之、滬廈僅兩日程、集美遊往還、居然幻成大學、亦足異矣、丹翁既有詩為證、予恐無詩不可證、因作打油詩一律、集美游申返、居然大學慶、

戴

七

我思之味味、(昔有人戲用四子句告其妹云、味味我思之、妹答云、哥哥你錯了、)不得也哥哥、(勸葉美勿再出行、免滋誤會)、此或歸丹老、將毋承亥訛、同安人見說、開罪莫相料、

### 月台上之八三一

文鏃鏃之文人學士、向來對於猥褻之字、多引筆迴避、代以他語、其不可代者、則多下以口字、以滿口精蟲尿壺的吳稚暉先生、吐屬最稱通俗、然當其引用無錫鄙諺『屙寬債緊』時、頭一字亦恭代以口、其未能盡通俗也如是、在下今欲敘述一條新聞、其關鍵之點、亦正在口、本來索性入俗、暢所欲言、然而畢竟胆汁不充、鼓不起勁、無已、姑以電報密碼八三一代之、閒話休提、言歸正記、月之八日、有一陣『死人香』、從思南東路過、一片瑟瑟藏藏之聲、比號令更有力的、把樓頭婦女、盡聞聲開步走到月臺或窗前來、同時全球對面樓頭月臺上、有一少女、身穿單襲薄旗袍、憑欄下瞰、猛不料輕薄薰風、謾的一飄、竟將及長膝下的衣裙吹開、露出雪白肌膚玉股來、然自下上望者、視線所及、不止於股且更進一線、而至於隱約的「八三一」、方是時、少婦方視線於死人幽香、然死人香的

觀衆、翻反移眸引矚、盡注目光于月臺欹棧之內、嘖嘖嘖觀止焉、少婦居高馭下、目力所及、頓覺有異、已而俯視下體、始恍然大悟、亟躡裾疾奔入、在羣衆鼓掌歡送中、呀然一聲、樓門扁矣、據聞、當死人香過東路時、少婦正在沐浴、急於一觀、竟未遑穿納褻衣、僅披單袍而出、一念風騷、終于出醜、衡以聊齋火警事、幾令人三日猶有餘笑、寄語樓頭女、憑欄著褻衣、八三一處、萬目盡斜窺、

(小斧)

### 一陰一陽之謂道

第一二八三號滬晶、載有「陰訟記」新聞一則、其事爲皖懷甯縣有葉丁氏者、控其夫陰小於地方法院、官傳兩造到庭對質、葉丁氏謂伊夫葉榮道、陰具太小、不能滿其性慾、故請求離婚、葉榮道則謂伊妻所訴非事實、問官以陰具之大小、一脫褲之間、便可立判、乃當庭命吏檢驗、吏驗畢、報、一檢得葉榮道陰長五寸六分、並無梅毒、一云云、憶民初、故友蘇君宰譽之陽江、有滿清貢生阮文和、控其妻阮王氏陰小者、其事與此絕相類、而供詞尤怪誕、民六蘇君過廈、曾錄全案相示、今雖雲烟過眼、而供詞猶深印於腦中、歷歷不忘、輒憶錄如下、以見其事之奇、有出

、是嗎、答、是、問、你說他陰小、究竟小至甚麼限度、答、比市面通用的大清銅幣差不多、問、你同他成過婚沒有、答、因為他小我大、所以沒有、問、你既然沒與他成婚、你的意思要怎樣、答、請求堂上判令離婚至此、官令暫退、(以下官問阮王氏供問、你丈夫說你陰小、要與你離婚、你聽見嗎、答、我聽見的、問、你有甚麼話說沒有、答他所說盡屬子虛、他是雙生的、他有個兄弟、名喚文澤、相貌同他一樣、他平日患陰萎、不能與婦人交合、所以夜間夫婦之事、皆他兄弟代庖、我初時不知就裏、日間同他一桌食飯、一處玩耍、夜間則令他兄弟同我睡覺、嗣被我窺破其隱、遂將差就錯、拒絕他的親近、所以他不甘愿、要與我離婚、官以兩造供詞各執、乃命吏當庭檢驗畢、吏報云、「婦人阮王氏、陰是廣田、貢生阮文和、陽僅二寸」、案結、阮王氏遂以嫂配叔焉、豈非陰訟案中之尤奇者乎、

## 從四脚褲說到性史衰退

我曾聽見前輩的人說、一古時人結婚、妝奩中皆必有四脚褲一件、做他倆洞房時的撮合山、前輩的人又曾告訴我

上面擺十二樣的東西、像鉛錢、五穀、等類、洞房之夜、新郎照例把她的裙子解開、把擺的東西拿下來、「這種用意當然是要引誘性的衝動、也算昔人的苦心了、時至今日、非但四脚褲不用、就是圍身裙也用不着了、青年男女、情意相投的、不必甚麼手續、馬上就可得到怪好看的西瓜、新娘也多學「速成科」、過門不到十月、便做媽媽、這話是真、在廈門中要請她們來聚會聚會、恐怕思明戲院也容不了、上面的話、也許有人指我輕薄、苛刻、任他去、橫豎在這不像樣的人間、輕薄苛刻、並無死罪、我還談下去、「張競生槍斃了、」這是廈門某報轉載某報的消息、當然不是確訊、只因張博士太性化了、於是便受「性史」之累、而到有死罪的槍斃新聞、說也是稀奇古怪！我想張博士的「性史」、總比古人的四脚褲或圍身裙來的簡便、如果因此而得死罪、那末古八早就該上鸚哥架了、關於讀性史、我有段趣聞：「某女校、有某生在上課時偷閱性史、不意給教員查見、登時被其收攬、下課後、某生因為這事怕得要死、尾隨至該教員宿舍、從窗隙窺望、原來那位教員正躺在床上閱其搜得性史、使某生疑惑不定、現在我們不管他

是否事實、然而事實却是做得到的、此外還有更好聽的趣事，可是這裏不是性報，尤須妨敵人再說我們與性、息息相關』、可就糟了！、然而性史至今也衰退了、這原因却也很複雜，總而言之、現在各人的腦子裏都有自己著着一部比性史更精密的性史、這是個頂大的原因、（密斯脫）

### 賣藥丸者口裏的太平洋會議

偶爾在甕菜河路邊、看見有人站在長凳上演講、有許多短衣的國民在傾耳諦聽；他指天畫地講着、拍着胸頭、時常拿手巾擦汗、大概是很有力罷、他說：『那一年世界萬國開太平洋會議、英國派皇太子萬古輪赴會，德國也派大將軍赴會、這德國大將名字叫奈士保、他在會席上說了大話、英國皇子聽不服起來、要與德國大將比賽、英國皇太子說有一隻大兵艦、德國大將說要用一隻潛水艇打破他、他們日期定明年八月十五、賣藥者說：日月如梭、光陰如箭，日期快到了，皇太子的兵艦已到了太平洋、而德國大將還在房間裏看報、大將的僕人向他說：『將軍、你還看報、八月十五快到了，英國兵艦也來了、你還沒有一隻潛水艇呢、』德國大將喫了驚、他放下報紙、推開坐椅、打個「光電」，給德國皇帝、這光電比綫電還快、立刻到了德國

的皇宮，德皇曉得了、他是好殺之徒、立刻派了一隻潛水艇到太平洋、比賽的時候到了、英國太子不小心、他的兵艦竟被潛水艇衝破了、兵士死了許多、有些受着傷、列位、這受傷的兵士怎樣辦呢、有些頭痛、有些肚痛、有些倒傷、有些給水浸傷、後來好得我們的頭家、在英國發明一種藥水、把他們醫好、『這藥水就叫萬應油……』他說到這裏的時候、那萬應油的瓶子也就出現了、至於以後怎樣、我們可想而知、但一件可注意的事、因為要賣幾角小洋藥水去吸吸鴉片、却使我們國民曉得太平洋會議是那麼一回事、那簡直好似龍王賽寶呢（鈇）

### 男女的人生觀

時間、含糊、地點、都可、男、「女人和學問兩者是互有關係的，」女、「男人和裝飾兩者也一樣有關係的，」男、「我為要追求女性、所以我努力我的學問、」女、「我為要博得男人的歡心、所以我努力我的裝飾、」（目士）

### 他和她的意見

時間、夜裏、地點、一間美麗的房子、新郎、「青春和愛情是人生兩件大事、」新娘、「放屎吃飯也是人生兩件大



事，「新娘，「我有青春，所以有愛情，有愛情，所以我才愛你，才娶你，」新娘，「我要放屎，所以要吃飯，為要吃飯，所以我才能嫁給你，」

(目士)

## 一對夫婦

婦——前天B姊到A銀樓買了一隻金戒指，還可為美的，我看得非常稱意，你買隻給我罷！夫——我這月拿來的月薪，已給你買了一條的印度綢的旗袍，所贖的又家裏用一些，現在已不過剩幾塊錢呢！婦——不給我買就是了，怎麼說得這樣長的話！(有點生氣)夫——我那裏敢不給你買呢？不邊……好！好！明天買去罷！婦——我的愛……

(宏首)

## 看影戲

——媽媽，我要去看影戲，——你近來越發變相了，——媽媽你要知道：看影戲既可增長我的見識，又可幫助我來日做小說的資料呢？——那末，你就須速去速回，——速回！——至速也須我看完了才回，她得了媽媽允許，她很迅速地回到自己的臥房中，桌上的電燈早已亮了，六分鐘後，她已妝飾如花似玉的一個美人了，她飄飄然出了自己的

廈門 小報 大觀

諧

臥房，出了自己的家門，她向左一轉又向右一轉，就望見一片的荒地，在荒地的路旁，有一間土做的廁所，廁所內忽然有一個洋裝現頭的美小年發現了，——啊？你等久了嗎？——怎麼這樣的慢，真是等得要命，——遠東旅館的房間，你預備妥貼了嗎？——老早就辦妥了，——那末快些！——快些！——至快也獨得那事做完才會快，加之，你又是初次的！——快從何來！在黑影中，她倆攔着腰走了，(目士)

## 音樂大會花絮錄

廈門音樂研究社，十四日假座思明戲院開演奏大會，記者混得會員席一位，因得觀下午之會，全會盛況，自有人去報告，本刊因篇幅關係祇記其花花絮絮如左

### 新人物舊時鐘

該社秩序單，原訂下午一時半開會，記者準時而赴，坐得屁股發痛，還未開幕，直到二時二十分又零，纔開始奏樂，開了會來，與原訂時間已整整差了五十分多鐘，旁座有個人說，「人物是新的，可惜仍是舊式橡皮鐘！」引起左右人大笑起來，此元不比那元

是日奏樂指導者為黃禎元，指點作勢，不及許振元，座中因嘖七評議，皆曰，「此元不比那元，我乃今日然後知許

藪

十一

振元天折之可惜』通俗社李維修適坐余旁、一聞此語、頓露悼色、蓋不勝今昔之感也、

### 爲廈人爭面子

陳能方報告組織經過、謂「廈人富有音樂天才、願甘自菲薄、不肯研究、遂令外邊音樂團迭次侵略、何等可恥、本會組織之目的、則在爲廈門人爭回音樂之體面」云云、使王新命聞之、必又掩耳嗤鼻、斥爲「部落思想」、

### 江湖派的演說

集安堂代表邵貞茂、登台演說、聲浪、口吻、以及形容態度、絕類打拳賣膏藥之江湖派、引得笑聲滿座、臨去之滑稽鞠躬、又博得掌聲如雷、在音樂溫柔空氣中、得此點綴、逸興異常過飛、

### 許振元之替身

邵貞茂演說時、有『在這快樂逸興時候、有件最可悲痛的、就是廈門惟一之音樂先輩陳振元先生、今日人鬼異途、不能和我們同在一起』云云、這樣開口陳振元、閉口陳振元、約莫說了三五句、竟無人起而糾正他、座中有人說、『振國興之陳振元真倒霉、無端無故的去做許振元的替身』

### 走唱式之崑曲

薛天漢夫人獨唱崑曲、台上正中排一小几子、夫人面外臨几坐、一男子旁坐拉三弦、夫人露羞人答答色、惟聲調則絕佳、大有繞梁遏雲之概、頗博不鮮之掌聲、第拉三弦之男子、態度太不自然、長衣捲袖、甚不雅觀、旁座吳君附余耳曰、「大有龜性」、「余爲之失笑、或云、該男子則薛先生云、

### 萬掌千聲呼不出

羣惠二女生表演「蝶戀花」歌舞劇、舞姿活潑、歌喉清潤、極博觀衆之喝彩、舞畢幕下、全座掌聲、寂然復起、大呼、「再來一下」——經該校教員出而道謝、掌聲呼聲益烈不止、最後由該校另一教員、向衆緩頰、謂二舞女因舞臺太過廣大、且有曲角、只此一下、已氣喘力窮、不堪一再、務請原諒、掌聲始漸而寂、

### 錢委就職記趣

#### 貴族式的委員

此屆錢公會改選執委、其被選人資格、嚴定以各錢莊號東及經理爲合格、而行員店夥不與焉、故結果執委十五人、號東及經理各佔其半、

#### 平民式的主席

(觀客)

開會時推舉蕭永和爲主席、蕭固棄學而商者、爲民興莊行員、熟于社會交際、爲錢業中會友所推崇、故遇有開會、主席一席舍此君莫屬、

### 無中有之監督

大凡委員宣誓就職、事先應當呈報黨部或上級機關、派員監督、此次錢委就職、竟付闕如、而臨時乃由某君提議、請主席監督、故煌七之誓詞、諸執委簽名後、繼以大書特書監督人某某、蕭永和可謂叨諸委員先生的光榮不少、

### 宣誓後之妙語

宣誓後繼以演說、吳委謂誓詞中有(負責)及(不營私舞弊)之語、彼以爲營私舞弊、委員們或不致此、倘或有之、亦係諸會友之誤選、非委員們之咎、若云負責、則因負責而失職、會友們亦當予以原諒、是真語妙天下、

### 秋波一轉不知所云

楊委秋波、爲錢業門市之中堅份子、方其登臺演說、頗引觀衆之注目、以其必有儻言偉論、啓發後蒙、詎知上臺後、僅云此次選舉、錢莊不可與門市因誤會而發生意氣、囑囑數語、卽轉身而下、但其誤會之點、又未能說出理由、以解羣惑、是真不知所云、

### 林委之夫子自道

委員中演說者、以林委最爲賣力、有云前屆執委之無舉行就職典禮、是自暴自棄、是自失尊嚴、反言之則此次之舉行典禮、是自尊重、自形其神聖云云、

### 穿長衫者皆委員

旁坐某君不知委員爲何狀、詢諸其友、友謂之曰、前座二三排穿長衫者、皆委員也、某君嫣然曰、是亦猶人耳、最後勝別屬錢莊

本埠錢業原有錢莊門市之別、然并未見有分裂之痕、此屆選舉、門市派暗中運動頗烈、錢莊派則毫無防備、故結果執委十五人中、門市派佔得八人、但復選常務及財委因門市派之執委未能一致、故常務三人、財委二人、均爲錢莊派所攫取、竟獲最後勝利云、

英兒

### 盲控盲劫盲

葉文龍盤據固安、科勒搜括、盡虐暴之能事、有爪牙周廷德者、爲虎作倀、助紂爲虐、仇家以藥盲其兩目、乃退行伍、依業之眷屬蟄居於鼓浪嶼蘆竹仔脚、而葉之在同、遂失一臂之助、此次楊主席南來清匪、葉家軍不戰而潰、文

龍棄甲曳兵、攜妻孥遁於鯤島、岫安之民、如解倒懸、說者謂周不盲其目、必助葉背城一戰、葉在鼓臨逃之夕、以中國鈔票、不適春臺之用、悉數交周存之、周誠惶誠恐、謹守惟恐或失、不圖三宿之後、周復核檢、竟失二千元之數、翌日以被劫控於工部局、直供葉欺不諱、被控者爲鄰居王秋重、王固亦雙眼不明者、鼓之人士、以盲劫盲、驚爲異事、對簿之日、觀者如堵、兩盲分左右立、堂上笑不可仰、兩旁吏役、亦吃吃不休、一堂春風、讖終弗能定也

## 安慶江天一段雲

凡游冶客之揮金選勝者、除富商巨賈之豪華外、必推船主、船主者、蓋輪船東之代表者、其權力足以號令全輪、而所入尤豐、偶挾些須違禁品、即可博贏利千萬、而此輩嚙於賈胡、一切享用之奢侈、類爲妓輩所心羨、故船頭口皆爲捧場、每屬妓女破格錄用之、而妓女亦以獲交此輩爲豪、由是而船主某之名、藉甚於歌場酒地矣、月之一日晨、安慶輪自海外抵港、輪之船主吳某、爲雲卿老六之舊好、聞嘗以一小簿交六、遇急需時可逕往錢莊取款、是可稱恩客矣、是日、六探知安慶輪朝至夕發、亟僱小舟下輪

訪吳、相見之下、握手傾襟、刺刺不休、吳旋囑侍役云、倘有客來訪、即爲謝去、此間有要事也、言下、闔扉與老六共處一室、事其所事、少傾、果有二友訪吳、侍役告以在船頭、友到船頭徧覓不得、仍返船室重尋、則侍役已他去、遂以手轉鍵、門啓、老六方繫其裙帶、狀似有異、友覩狀、轉退去、約半時再來、六尙未去、鼻輪係四時出港、六蓋早知之、故戀戀於此一室、直至汽笛鳴鳴辭客、始下小舟返家、或遂傳個中有行雲事、究之內幕不可知、唯六名雲卿、行蹤是、即無他事、謂爲行雲、亦無不可、

## 廈門婦女電影化？

近聞頗有人以廈門時髦女子、過於「社交」爲病、昨遇某女士、詢其意見、女士正襟而言曰、「是不足怪、廈門女子、近頗受電影感化、日進竿頭、謂之電影化則可、謂之放蕩則不可」、予口應之曰唯唯、但心則不能無疑、余亦常觀電影之一份子、但覺得銀幕上之女子、社交雖極公開而用情則纖毫不肯苟且、不肯孟浪、及其審擇已定、一鍾於情、則始終不渝、甘苦同經、死生以之、往往守身自愛

、及數年長久之時間、而始實行同居之愛、以視今日廈門自命爲解放開通之女子、對於男性、一接觸即首情、一言情、即戀愛、白鹿洞頂、虎溪巖脚、兩度登山、即實行野居之愛、而朝三暮四、反覆無常、一年之內、數易其愛人而猶不得完滿之結果者、相去真不可以道里計、電影化云乎哉、

(霜女)

## 新男子十誠

前某報登載、以衛護淑女知名之英牧師苗報氏、發表一九二七年新女子十誠、以勸戒一般流落大城市之女子、識者避之、今有某者、發表一篇新男子十誠、立意與苗報氏同、茲錄誠條於左、藉共研究、(一)勿艷裝漫游街衢、遇美少女一邀、便許與攜手同遊、(二)大商場、大梨園、要少涉足、(三)無事要少出門、出門勿得在女校、或大商店門口勾留、(四)女子有送錢物者、切勿收受、蓋欠人之情、即失自身之自由、(五)女子欲邀汝乘汽車、或入大戲院出風頭者、宜謹防之、(六)凡認爲不正當之會、毋得加入、(七)凡花園、別墅、許爲女子勾留之所在、宜退避之、(八)凡一般留有頰鬚、戴眼鏡、畫眉、打扮抹膏剪髮衣

廈門小報大觀

諧

香之少女、欲款汝以酒、勿允之、(九)遇談話未逾五分鐘、則以手挽汝腕之女子、尤慎防、(十)遇認爲誠摯賢淑之女子、有所艷羨、不妨告知汝父、切勿私相授受、須知男女授受不親也、或持上述新男子十誠示余、且告余曰、君知發表此十誠者誰耶、居我語汝、楊某者、一翩翩青年也、今春因赴滬應復旦影片公司考試、謀爲演員、誤中四馬路某妓寮仙人跳、川資被剝殆盡、於二星期前、狼狽回鼓、歸被家人痛罵、幾三晝夜、追悔莫及、遂發憤作此「新男子十誠」、遍示友人、蓋所以自懺也、

(晨生)

## 求子學禽獸

某君知余選笑談二百餘則、特向余述「求子學禽獸」一節、以實余之捧腹談、其中語意、雖多脫胎於袁子才、然措辭甚妙、滑稽可愛、錄之、藉博閱者一粲、某甲喜談笑鄰有某乙、娶妻逾十年、膝猶虛、深引爲慮、見甲子女成行、問道於甲、甲曰、君欲得子、須學禽獸、乙怒其無禮、甲莞爾曰、子勿怒、請畢吾辭、夫男女構精時、便思爲祖宗延血脈、將天理攙入人慾中、不特心慾不熾、難以成胎、且以人奪天、遂爲造物所忌、君不見夫牛羊犬豕乎、其交

藪

十五

也、一發一中、百發百中、是何故哉、蓋禽獸無生子之心、但爲獸慾之所盪、行乎其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止、遂生乎其不得生、是故君不思生子即已、必欲得子、舍學禽獸、其道末由也、乙知其謔已、顯言之近乎情理、只得強笑而罷、

(菊農)

## 那就遭了

昔人詩、有「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兩句、本來人生活了一輩子、快活的地方、簡單些說、只喫喝遊三字、這喫喝遊、却又非錢不可、沒錢不行、所以酸氣餒書生們、便夢想頸子上掛大元寶、騎着鶴前往揚州遊一回、在這裏、我心血來潮了、世界上有錢的人不少罷、常常報上有登、某某資本家接濟某人軍餉多少多少、這樣的事表面上說是交情、其實是對方有勢力、有求不敢不應、也因為自己的錢太多了、總數寫出來、要在零零零零、不知在幾個零字之左、才下一二三四的數目字、那麼掏出一點、不是牛身上拔一根毛、小可又可小的麼？這都不奇怪、使人怪氣的有一件、我們沒有福氣當師長團長、要是拿着一把洋傘、叫他們摸七糊糊算着我們手裏是拿着一根步槍、看破一點、

在千百分裏面拿出一兩分來、讓我們發發小財、當個不及格的富翁、雖不能騎着鶴、有那民用飛機、不也可以翱翔乎天之空、而自得乎腰包之滿！可是這是夢想、萬一這樣、却不得了、他們老人家夾着屁股到公安局裏哭訴說、「讓人欺負了、綁票咧、那就遭了！」

(振森)

## 晶報敗於兔

晶報第一二零六號、登有「兔兒爺與法律」一篇、其略曰、「北平地方是兔兒爺之出產地、十旦九兔、不但內行出身的旦、沒有完璧、就是票友出身的旦、也不能不先學兔行了、所謂票友出身的如關麗卿何佩華等、不但出過潤格、而且各有包家、恬不爲怪、最近有張宗唐唱旦角、同他的朋友唱老生的劉某、發生同性戀愛、被張的妻子張何氏、在地方法院控告、請求離婚、前清刑律有雞姦罪、民國法律乃至無可援引、無怪兔風之盛、經此案判決之後、兔兒爺當有法律可遵守矣」此篇登後、伶界與票界紛紛向晶報嚴重交涉、平時怨妒晶報者、此時亦推波助瀾、多方挑撥、說是爲伶票兩界抱不平、其實是借題發揮、以遂其私耳、可憐鼎鼎大名之晶報、幾乎四面受敵、無可下臺、其結果

小

統

(求)

(婚) 織

(者) 民 造

(注) 光 廠

(意)

某男士，向同學某女士求婚，女士對他  
身上一看，怒道：身穿外國貨，將來必  
有外遇，我不能答應你

男士急得毫無主意，幸虧有人教他，第  
二天，穿了一身民光織造廠出品之自由  
布西裝，再去求婚，女士方始歡歡喜喜  
的把親事答應了，未訂婚諸君注意

禾山竹坑湖

電話五三



## 蘇柴中

據說從前梧山鄉的旁邊，有一塊風水，叫做金刀剪芙蓉，本來是南安屬樸兜鄉呂惠卿——字吉甫，宋朝的人官至參知政事——祖先的風水，自呂惠卿死後，姓呂的漸漸衰弱下去，便就沒有人去獻祭，梧山的人便就乘這時候將墓掘開，把那枯骨丟在別處，將自己的祖先葬下去，後來就產生蘇柴中，人家就說：這就是這塊風水龍氣所鍾，所以先生呂惠卿，後出蘇柴中，當蘇柴中未出身以前，他的家裏是很窮的，他在安海的街上排五塊長桌，在替人家寫信帖，他的家裏只有一老母，每天晚上都是倚着柴扉，在待兒子日間所得的錢去村裏換米，才做晚飯，但是，梧山距安海差不多有五里的路程，多是兩邊水田夾着的泥岸，偏偏蘇柴中回家的時候不覺得黑暗，他的母親因為都在倚門待他，每日都看見有一對紅燈做他的前導，她當然覺得很希怪，但是也沒有說破，有一天，他的老母照常的倚待他，忽然覺得眼前有個黑影一闪，她定睛一看，却原來是他的兒子，氣喘吁吁，滿身拖泥帶水的，左手拿了一塊肉右手提了一吊銅錢，她吃了一驚，連忙向他問道，你爲什麼事情這樣的張慌呀，他揮了額上的汗，向她道，今天不

知道爲什麼覺得很黑暗，腳下一高一低的，失足踏在泥田裏，所以弄得這樣，她叫他去更衣，又很洩罕的想道，怪道他覺得黑暗，原來就是沒有紅燈呢，但這事情來得蹊蹺，要探明白則箇，到了吃晚飯的時候，他很歡喜的對他母親說，我今天要回來的時候，剛巧隔壁有兩口兒夫婦，因爲不能相容，她的丈夫央我寫了一張離婚字樣，多賺了五百錢，因爲想到母親年紀老了，爲兒子的不克自振，累得母親困苦，難得今天有這個機會我所以跑到街上，買了一塊肉來奉敬你老人家，就是這樣纔能夠回得這樣晚的，他的母親很急問道，那兩口兒就是這樣的散折嗎，他答道，還沒有，聽說明天才要送他的妻子回娘家去呢，他的母親沒出身之日了，你每天回家的時候，我都看見有一對紅燈做你的前導，所以你沒覺得黑暗，這是老天體貼我兒子的，現在你做這種事情，豈不將老天的厚意，盡情辜負嗎，今天我沒看見紅燈，正覺得奇怪，誰又想你能做出這種事情呢，這樣錢我不要，你拿去換回那張字樣，明天一早就要進安海，不要忘記，千萬，明天，才破曉，他一骨碌爬起来，一氣跑到安海，好容易等到那個人開了門，他

就進去，很急的說道，我昨天那張字樣，裏面減寫一句，而且裏頭也有不適宜的所在，希望你，你拿出來給我改，那個人信以為實，就拿出來給他，搓成一團，往口裏送下去，拿錢還給他道，我的文字很惡劣，實在不堪寫像你的那張字樣，請你另請高明吧，這才長揖而去，後來蘇柴中中了狀元，有人說，這也未始不是出於他的母親所賜呢，一個很淒涼的草場，東邊點綴着幾株很古老的垂楊，中間一條小徑把草場分做兩個三角形，直透往正面的垂楊，中間一側，微露出茂草糊模而猙獰可怕的神像，這是多麼一個荒涼的所在呀，這亂世的戰場，太平的較場，到了黃昏的時候，沒有一個人敢往這裏過，因為這樣景象，實在可使人心悸，但是，這却是蘇柴中日日必經過的道路，當蘇柴中每晚從安海回家經過的時候，常常聽見一種聲音，但是，除了一望無際的廣場，四圍的荒塚，沒有什麼東西，他就把那些聲音作是他神經的作用，所以並不覺害怕，有一天，他經過的時候，忽然覺得有些聲音很囂雜的向他說道，蘇大人呀，我們寒呀，餓呀，他回頭一見，並沒什麼人在後面，正覺得驚異，那些聲音又在叫道，蘇大人呀，請你

不要害怕，我們乃是異鄉的孤魂，刀槍下的冤鬼，在此地受苦呢，他心裏一動，側隱之念油然而生，就說道，我現在只是一個窮困書生，自顧不暇，焉能顧到你們呢，但使我他日得志，我決不會忘記你們的，那些聲音又道，我們受蘇大人這樣的恩情，是沒齒不忘的，他日大人榮歸的日子，要怎樣才能夠叫我們知道你的叫喚呢，他說，我於清明前幾天，在我的鄉裏的溪邊，用鑼請你們，我的小孩也是要如此的，請你們放心，話才說完，四面已寂然無聲，他於是回家去，按梧山風俗，每於清明前幾天，要用鑼鼓在江邊，連播數日，在清明日須用很豐富的食品，到江邊去祭，叫做祭虎沙，據他們的傳說，就是說他們的祖宗單許了那個心願，所以才有這個風俗，當蘇柴中仕宦宗的時候，因為與魏忠賢不和，就告老回到家中，國事一概不管，終日只是吟詩，釣魚，閒的時候就逗他的孫子玩耍，以盡他的天年，同他隔鄉一靈水，有一個同朝中的叫做吳順孚，他一味知道奉承魏忠賢，所以就一直高升，蘇柴中退隱的時候，曾以同里之誼，勸他急流湧退，但是，他很不以爲爲然，到了後來，熹宗死掉，思宗做了皇帝，便貶魏忠賢在鳳陽的地方，將魏忠賢的家產一概籍沒入官，

雷搜魏忠賢的床底下有一個夜壺，——小便器——是用金子造成的，上面刻着一行小楷道，門下走犬吳順孚，思宗看見，大爲震怒，想到蘇柴中是和他同里，又是先朝的忠臣，就遣人去問他道，吳順孚是甚麼樣的人，他答道，我已經退職多年，他在朝中的事，我又怎樣能知道呢，但是主上明察秋毫，我所知道的也不過是如此吧，思宗曉得他的話意，就將吳順孚去上虎頭則（金旁），靈水的人聽說，良怪蘇柴中爲甚麼不念鄉誼，替他求情，立誓不同他通婚事，所以梧山同靈水的人，到了清末，還是老死不相往來呢；

## 尙黑

（西鰲）

雄鷄喔喔，誰鼓蓼蓼，曙色凝窗，東方既白，士曰「旦矣」，女曰「尙黑」，……士又曰「天果旦矣」，女曰「夜其尙黑」，此民間懶婦怠女，不知戒旦之辭也，門外市聲，譁然雜作，紅光滿野，明澈玻璃，日上已三竿，懶婦猶高臥帳裏，甜其春夢，摟其男子，情話喃喃，不知作何語，至是，士又曰，「天明矣，汝其速起治餐，不然，將失時」，女曰「天明不忘戀愛，戀愛不知天明，汝以爲天明，我以爲尙黑也，春宵苦短，白日方長，被裏溫柔，何堪虛度」；

言竟高臥如故，摟抱如故，士不堪其媚，性之所至，竟亦忘夫「天明」，而予爲中實同志，忽室內鈴聲振振，德律風鳴，士推婦，驚曰，是殆公司經理召我遲也，於是披衣納袴，翻身下床，趨鈴前，執聽筒，「喂，喂，你經理先生嗎？……是的……你那邊日已傍午，然我這裏天猶尙黑……；傍晚，士垂頭喪氣歸，面有愧色，婦迎問所遇，士喟然嘆息而已！——

## 吳英

（小斧）

吳將軍的傳略，本刊已經載過，現在這一篇軼事，是家母在時對我說的，確實與否我不敢斷定，大約通常的人們都能道及。縱使不實，當使茶餘飯後的消遣品也未嘗不可，因爲此中有很值得知道的情節在，吳英是外地人，很小就到廈門謀生，因爲沒人扶養，淪墜落做小流氓，他處身的地方是萬壽宮裏的佛桌下，白天出去謀食晚上就在那裡睡覺，當時有個卜命先生，他的去留同吳英差不多，——白天來了晚上回去，吳英很刁皮，每天早晨總要躡在那卜命先生的桌子位大便，因此把卜命先生鬧得難過，天天要替他移糞，後來卜命先生覺他的糞形是四角的，而且糞上有點紅痕，心裏暗算這個人以後定規會出人頭地，但是不曉

得遺糞的就是吳英，所以在隔日卜命先生便很早的避在那兒等候，看看大使的誰，竟然給他查出，即時便抓住他，吳英以為要拷他，很誠懇求諒說，『下次不敢了！』其實卜命先生那敢動他，大約是希望以後要分他的陰影，笑一笑也就放他走了，某日，萬壽宮的佛祖做誕節，吳英便在宮裏亂混，討錢，要東西啦，甚麼都會，那時候有位賴太媽也來敬奉，吳英很不客氣的把她在敬奉的鷄抓到掉下吃去，給賴太媽的底下人偵破，拉着要打，幸的賴太媽開恩，所以沒有吃虧，賴太媽看他身體很好，眉目也很清秀，便叫他到家裏挑水，給他衣食住，免得在外流連，他碰着這個機會，不消說當然是十分歡喜，就此便在賴家過活，不曉得經了多久，國內發生戰事，四處募兵，吳英自靠膽力充足，便向賴太媽請願要去從軍，賴太媽不好却他的心志，倒也應允，他因為是足大諸常人，買不得鞋子，賴太媽便連日接夜的給他趕做，出門的時候，賴太媽吩咐他說：『你此去不論如何，這雙鞋是丟不得的』，他受了她不少的恩情當然是記的牢牢的，出門了後，跟大隊的人馬去征戰了，吳英當個兵目，上陣的時候，他的鞋總不敢穿着，因為恐怕失落，時時擱在身邊，戰敗之夕，全軍潰退，不

料他的鞋子丟了一隻，他因為記着當時賴太媽的吩咐，不得不回頭去找覓，這時士卒們看他回頭迎敵，以為奮勇再戰，便挺前衝鋒，敵人見勢兇猛，誤為援軍接濟，也棄甲拽兵而逃，結果他的鞋子找到，而且很不費力的把敵兵打退，就此便升了官，往後又接打過好幾次的勝仗，皇上很看重他，召他入朝，他跪在地上，比站着的人還要高，皇上順口說道，『天下總兵不及吳英』，他以為是封他的徽號，即時叩頭聖謝恩，因此皇上就賜他個『作萬人敵』的匾額，封他做將軍了。

(落紅生)

## 反月

天云暮，太陽西沉去了，夸父與蜀大，氣喘喘地向後轉，打算回家抱黃面臉婆去，猛抬頭，看見一鈎新月，在雲幕下笑臉迎人，夸父便住着足，對蜀大道，我們太愚笨了，就使我們果追着日，那熱烘烘不可嚮邇的東西，未必於我們有甚麼好處，還是這姑娘般的月亮好，聽說她們的月宮裏，有不死之藥，有玉兔、有月桂，有蟾蜍，窩藏着許多人間買不到的寶貝，還有個絕代之嫦娥，和多麼美麗之宮女，我們不如放棄了一向的工夫，追上她，進了去，聯絡了在月邊窺伺之羿同志，演一齣反月大同盟來，等到成功

之後，把那些寶貝，一端端，一件件，都搬了出來，拈鬮分了，豈不多麼好麼？蜀大聽得眼呆了，片晌始回答道：「好極！好極！不過要秘密些，萬一走漏風聲，給月兒曉得，把那寶貝躲藏起來，那就枉費了我們的心血了，天暮了，四面黑沈沈的，只有月亮女王，帶領着幾個疎星宮女，在雲幕下閒遊，完全不知道大地上有這些一類的人影幢幢，幹這些黑暗的勾當！」

(冰岑)

### 蘇懷石公軼事

鯉湖蘇懷石公，清末貢生也，當誘生時，赴郡應試，途次延年橋，時東北風驟急，黑雲四合，勢將大雨，隴上農人，紛紛負耜逃避，忽見離橋百餘步之山麓，有一驛亭，急拔步渡橋，思衝過避雨，橋長三丈餘，以杉木編架，窄狹只容一人，踏未已，猛抬頭見一妙齡女子，躍步迎面而來，狀甚窘迫，蓋亦為躲避風雨也，既近絕無讓路餘地，彼此互立，進退維谷，橋下水聲潺潺，與風聲相呼應，公曰，雨瞬息即至，余為應試學生也，倘衣衫沾濕，殆不便開途請娘子暫回，讓小生先過，女曰，儂弱質女子，步伐遲緩，何能相讓，請先生返身，實較便捷，正相持間，女忽續曰，先生既自命為學生，儂有一對，如對得切當，即

讓道，公曰，請試言之，女曰，「鞋頭繡菊，朝朝踏露蕊難開，」公猝聆言，奇之，向女上下瞭望，舉上綽約，知曹大家流也，不禁起敬，略退數步，既而苦索枯腸，終不能對，雨已疎點，斷續作矣，女迫之，無已，返身讓女子過，未幾，雨沛然大降，比至驛亭，已青衫淋漓矣，然以屬對縈懷，自念文場大敵，亦曾領略數次，何意為區區一女子所窘，頗自赧顏，既而入場以事犯規，例應斥退，主考見其文雅，憐之，因曰，吾出一對，若對不凡，即復爾考試，對曰「扇上畫梅，日日飄風枝不動，」公猛觸其懷，畧不思索，應聲曰，「鞋頭繡菊，朝朝踏露蕊難開，」主考大喜，是科愈冠軍焉，

(緣)

### 白頭煙老說洪楊

吸鴉片的老人，每當鴉片抽到過癮時，便要談談一些離奇古怪的故事，有時却又覺得有味，說他有味，卻有時又覺得很無聊，在那不即不離，是真是假之中，只要我們細心去鑑賞一下，便另有一種風趣，在我們心中盪漾着了，吸鴉片的老人的心胸簡直是入寶袋，那是無美不收，無奇不具的，這一段故事，也就是我從前在一烟老的嘴裏聽來，說他荒唐，卻也有味，列位請聽我道來，話說從前洪楊時

代，漳州有一個少年人，他的妻子便是天王洪秀全的女兒，天王已死，李秀成把守南京，這位天王的女婿，便上京去認親，李秀成因為是故主的親戚，便留他在京裏做官，但不久，漳州給滿人恢復去了，這女婿便不敢回來，但也每年託一位鄉人叫做陳光遠的帶回一二十元寄家，誰曉得這位陳光遠心懷歹意，把家書和銀一概吞沒，所以這女婿年年寄錢回家，而沒有一文到家裏，年歲過的多了，天王的女兒，天天在家裏盼望丈夫，而丈夫終不來，家裏又沒有錢財好用，只得天天做針指，或者代人家洗洗衣裳，賺錢來過活，十年以後，女婿天天思念家鄉，終於忍不住，偷偷地歸來，這久別的夫妻，當然有一番痛哭流淚的相見，但女婿很奇怪家裏這樣窮，經過一番詳細詢問以後，才知道所寄來的家書和銀兩，都給陳光遠吞沒了，但天王的女婿，是寬宏大量的，他不願意與陳光遠為難，且單身去拜訪他，誰知這陳光遠因為十年來，差不多吞他幾萬兩銀，恐他要來討債，便秘密地去通知漳州府，漳州府一聽到是天王的女婿這還了得，於是立派大隊人馬，把他捉去，第二天，把他殺了，天王的女兒，看見丈夫已死，便連夜出走，一路風霜冰雪，喫盡千辛萬苦地，將事情的經過，稟

知他的哥去，第二天天王大家都切齒痛恨陳光遠的無良，要為天王的女婿復仇，大兵來到漳州，打了許多仗，終於破了城牆，因為有怨恨在心，所以漳州的人民，遭劫也特別慘，陳光遠拿去殺頭還有許多好人也連累遭殃，所最難堪的，就是那肥胖的漳州知府，竟給他拿在肚子裏點了兩天蠟燭。

### 牧師娘走火入邪魔

(雲)

巴比倫古書載，上帝原始，創造亞當夏娃為人類之始祖，并表明為一夫一妻制，而示男女平等，信如所謂，則尋常女人，一屆癸水已過，則情慾消滅，無意尋歡，惟男子則年登七旬尚猶有輾轉床第，思想逸樂者，似此則所謂造物主之創造男女，云胡得謂之平，記者時以此說，提與友人討論，不意去年鼓浪嶼有五十五歲之老婦，竟有要求出嫁之事實發現，於是始恍然於女人天癸已斷，即不需求男性之說，未可盡信也，鼓浪嶼某女子師範學校舊址，某老牧師居之，牧師續弦一再嫁婦，其是否為誰兮，看紅，伊人兮，心中，非局外人所得而知也，牧師去年病死，婦年已五十有五矣，居恆悒悒，若有所思，某夜，忽出聲禱告曰，「上帝呵，可憐我孤單失侶，請你為我預備一忠實仁愛

畢，彷彿聞有呵欠聲隨之而作，但自是之後，婦輒禱如的，其聲則較昔爲高，某夜，婦禱畢，隔壁陡然有人亦作禱告聲曰，『上帝呵，你是萬權能的上帝，愿你施恩於所常足之人，尤愿你接受我們的禱告呵，』婦聞之，怔然以禱，欣然以慰，惜房爲枋塔所阻，有眼不能透視，搔首久不，乃擁衾假寐，不及天曉，即起而理妝，引鏡窺影，視驚所飾勻貼，則啓扉出，旋隔室轟然有聲，門亦大開，婦之乃緩步前進曰，蔡先生平安，蔡先生平安，蔡先生微點其首，答以平安，婦兩目注視不他瞬，但蔡先生已旋足入內矣，由是，婦每夜必禱，間與蔡作隔壁語，蔡爲失耦之人，年近知命，齒牙流利，微知婦意，亦樂與周旋，藉破寂寥，一日，婦忽告蔡姊曰，我與令弟已願爲夫婦矣，特未知是要人先來歟，抑要妝奩先來耶，蔡姊駭然曰，惡是何言，牧師娘兒孫孺膝，不嫌唐突邪，婦搖首曰，姊言差矣，令弟婚事，我早有意，令弟亦已有心，蓋令弟有一次與我接談畢，行將出門，而兩足頻拭鋪墊，目不停盼視予，其意蓋所以示精神已相結合也，擦頻鋪墊者，係措去塵垢，以示意志專一也，又一次與我言某事，他云如此，如此

自示示兩人婚事如此辦理也，且我之年紀，與令弟（差六歲）相若，我之學問，亦與令弟相埒，（曾畢業初小）汝弟鏢，我則寡，兩人爲夫婦，誠堪謂之絕配，蔡姊以其言太無狀，因亂以他語，疾辭而出，越夕，某女子師範學校舊址內，忽然人聲嘈雜，某老婦高聲喊叫救命，說，『我的兒子媳婦，要打我啊，而老牧師有數小孫兒，則拍手呼喊，謂趣味呀，趣味呀，鄰人迫而視之，始知老婦已服盛妝，挾包袱，將奔作蔡家婦矣，其子及媳正鬧作一團，而蔡先生探悉其情，急急閉其門，連呼咄咄怪事，過數日而搬往他處，而某老婦從某牧師之勸，始廢然往石井與其第幾子同聚，事後蔡先生逢人輒道，某老牧師娘走火入邪魔，願以五十五歲之老婦，情急而求嫁，亦社會一怪現象也

### 巧言

四人小酌，僕役端上菜湯甲：太淡了！丁：是，太淡了！乙：太鹹了！丁：是，太鹹了！丙：差不多！差不多！丁：是，差不多！差不多！甲：（發怒）乙你如何人云亦云？討厭！丁：這湯起先鹽沉底，你吃時，所以覺得太淡。乙兄吃的從碗底勾起，所以會太鹹。丙兄吃時用湯匙調和，所以就差不多了。（驚）

## 報晶報

客有自上海歸者，謂曾在晶報館做了三期的校對，並說了許外關於晶報的事，記之以見上海小報中人生活之一斑，

晶報從前是附屬於神州日報。後來報份逐漸發達，遂脫離神州獨立，現在神州日報社久已銷滅，而晶報竟銷售至十萬餘份，經理余大雄，以晶報致富，當客初入報社校對時，大雄適坐在太師椅上，意氣昂然，好似有幾百萬家當的大財主，上海人愛排架子，固不獨大雄為然也，

報裏所用的稿件，都是外來的特約撰稿，這些撰稿員，都是各地舊社會中頗有聲勢的人，所以報酬也很豐富，晶報的精神，就在這一點，一方面能夠得到各地官紳社團的有趣味的消息，一方面能得到舊時社會中一般人的歡迎，

報社裏除了編輯室有幾個編輯在檢查稿件以外，最可使人注意的就是那個客廳，

在這客廳裏，客人是從下午一二點鐘起，一直到夜裏八九點鐘，是沒有一刻停止的，這些客人，好似都空閒着沒有事做一樣，一個個都穿着的很漂亮，頭髮梳的光光、

年輕一點的臉上都搽着雪花膏，他們都是上海灘上的文人，而且大半是自由談和快活林的投稿者，除了這些文人以外，婦女們也時常來光顧，很隨便的坐在沙發椅上和這些文人說笑，女伶也時常來拜，有時還唱幾排戲，

上海的小報，大約在一百種上下，而晶報為首屈一指，晶報如此，其餘也就可想而知了，



名

勝

# 安慶船直透呂宋

## 僑胞注意

啓者岷廈雖相距不遠水程僅六百餘海里因橫洋險要水勢洶流設非巨大堅固快捷之輪船不足爲同胞安穩之保障敝行有鑒及此特召航行叻廈素

最受僑胞歡迎之安慶輪船以川走岷廈航線爲岷廈往來僑胞關一新捷徑想亦旅客所樂

聞也

(貨載) 凡惠顧貨載艙夥極小心管顧不致損失之虞

厦 往 岷				
舊國 歷 四五月 月初十五 日拜四	舊國 歷 五六月 月初十七 日拜三	舊國 歷 四六月 廿九 日拜二	舊國 歷 四六月 十六 日拜一	舊國 歷 四五月 初三 日拜六
厦 回 岷				
舊國 歷 五六月 廿四 日拜一	舊國 歷 五六月 初六 日禮拜	舊國 歷 四六月 廿八 日拜六	舊國 歷 四六月 二十五 日拜五	舊國 歷 四五月 十一 日拜三

厦門鈿記行啓

# 洪濟山

東北洪濟山，距市區約二十五里有奇，峭拔登秀，為全島最高山，嘉禾山脈，發源於此。上有雲頂巖，留雲洞，觀日臺，一片瓦，風動石，星石諸勝，雲頂一巖相傳唐時陳洪毅所建，明末延平郡王鎮守金廈時，築臺山之絕頂，則觀日臺也。鷄鳴時登台而望，極目海東紫濤蒼霧間，一輪紅日，突躍而上，宛如浴血而出，紅光閃爍，渲染波濤。滄海盡作胭脂色。洵奇觀也，或云雲頂巖原名方廣寺，今已無從考獻。山上下皆巨石屹立，一鐫天際，一刊龍門，又有和尚石疊疊成洞，可容數百人石壁，多鐫名人詩賦，墨蹟斑斕，猶可辨也，每屆重陽，及春秋佳日，廈禾騷人墨客，共約登高，士女重研遊乎其間者，不絕於道，蓋廈中第一名勝也。明時沈顯方登洪濟山詩云：「山下指峯似沒沒，山半指峯峯猶惚，夾徑綠梢慣傲霜，洞裏青石泉衝缺，九十六蹬度龍門，斷字殘詩封古碣，揖巖三塔列豆登。」對岸人煙透纖髮，再攀危頂騎雲背，不見諸山見水沫，二相東西浪入天，賈舶漁帆列蟻隊，朝鷄初唱扶桑紅，中觀何須登泰岱，矯矯高峯立沈壑，如拈英石安魚盤，幾

廈門小報大觀

名

度來觀逢日西，晚山欲落如初上，客道武安天柱高，朱必滄溟在柱杖。」

又洪濟觀日詩云「巖壑沉沉漢尚橫，水雲一縫萬光生，偶借殘月同時出，遂使餘星不敢明，晝夜欲分天未定，火金相盪海難名，人間猶作五更夢，僧已朝齊罷磬聲。」

(閒閒)

## 金榜山

金榜山在洪濟山西南，山色黃如列榜，故名，唐文士陳黯，隱居山南，黯十歲能詩文，後人亦稱塲老山，臨海有灣曰賃當港，傳黯所開築，港中有石，俗呼鷹搏兔石，云即黯釣魚磯也，又一石形圓，每潮至，則自動，天鷲風，石下恆先期作聲，因名虎礁，榜人漁父，恆以為徵焉，據志載，黯曾築書室山間，曰迎仙樓，清初，架樑之嵌猶存，今已湮沒無跡，惟有石壁高十六丈，作朝笏形，因名玉笏，山北有嶺曰薛嶺（今仍）傳唐時文士薛令之所隱地，與陳黯互相標榜，故時邑尉張翥，嘗寫詩云：「衣冠陳氏族，桃李薛公園，塲老遺文古，巖僧舊蹟存，苔磯荒蹟岸，金榜勒瑤琨，已憐松獨異，尤喜石能翻」當日風流韻

勝

致，概可想見矣。

按志載陳黯嘗著稗政書三卷四十九編。朱晦庵為同安主簿

時，校其書，而為之序。故詩中有塲老遺文古一語。

宋朱子題金榜山詩云，「陳塲孝子讀書處，金榜山前石室

中，人去石存猶昨日，鶯啼花落幾春風，藏修洞口雲空集

，舒嘯巖幽草自茸，應喜斯文今不泯，紫陽秉筆紀前功。

一、

筲當港內多產魚。秋月既望，魚人夜捕，繫船近牛家村一

帶，遠而望之，萬點漁火，如列星水上，浮沉閃爍，極盡

奇觀，是謂筲當漁火，與金榜釣磯，同為廈門大小八景之

一，今人詠以詩云，「牛家村畔水雲鄉，萬頃煙波入夜涼

，最愛月斜潮落後，滿江漁火列筲當。」「金榜山隈鷺水

涯，有唐塲老此垂絲，如今祇剩遺磯在，千載灘頭浸碧漪

。」

### 五老山

五老凌霄……南普陀寺

五老山在市南約六華里，形如五老頭子，故名，五峯並列

，大石嵌空，其下虛敞，雲樹蒼鬱，氣象極為崢嶸，山麓

有南普陀寺，傳唐時陳瑩所建，初名晉照寺、清初鄭成功

叛將施琅，曾重修之改稱今名，寺面海背山琳宮梵宇，規

模極為閎偉，為廈中最大禪林，環寺衆石，磊磊可愛，左

有石，形似鐘，旁一石槌側橫，作撞鐘狀，右有石，形如

鼓，旁二石槌并懸，作擊鼓狀，形勢天然，亦奇觀也，寺

後有石洞，曰六月寒，洞左有雲巢，又有石筧以引水，石

壁多古人墨刻，寺前有光復中華殉國烈士紀念碑，民國元

年同盟會華僑所立者也。遊人瞻仰，恆低徊感慨，晚近，

歐風東靡，物質競新，寺僧亦歐化，多築洋樓於寺旁，萬

端宣染，以娛遊客，幽靜中雜以市氣，騷人病之，最近中

殿又燬於火，燼餘滿目，益呈淒涼，地方人士正擬募捐重

建之云。

宋滕翔詠五老山云，「海翻波浪繞群峯，無盡巖前色

界空，不是灰心求佛者，片時難在寂寥中。」

清在士傑題南普陀寺云，「鐘鼓樓台寶殿雄，大江南

匯小林東，流飛石笕山腰水，聲落松濤谷口風，梵磬

靜時僧入定，海雲寒處雁橫空，渾疑身到潮音路，不

盡天花法界中。」

### 鴻山寺

鴻山鷺雨……

鴻山寺在市南里許，上有石塔遺址，刻嘉興秦三字，中大罅，名龍喉，深不可測，傳昔人避亂處。山腰缺處爲鎮南關，今已夷爲車路。山麓鴻山寺，有明劉紅夷石刻題名，有織雨奇景，蓋山勢迴折，山風乘之，雨時，雨絲因風線而互錯，成織織紋，故云。

今人詠鴻山織雨詩云，「鴻山雨勢太離奇，右左憑風作態吹，莫是天孫誇巧織，故牽雨線與風緣。」

## 白鹿洞

石泉……白鹿含煙

白鹿洞，在玉屏山腰，密邇城市，傳唐時陳天鐘所建，后殿自昔祀朱子，故名，民國七年，重新石樓，前殿仍祀釋迦，堂宇稍卑，近年募捐建築，美奐美輪，氣象一新，視昔益發皇光大。山亭據一山之勝，海上帆檣，層層可數，尤以六合洞最爲幽奇，洞有土質白鹿，附臥石壁間，鹿口適當石罅，據云，夏日炎熱時，洞罅常有煙霧，縷縷可見，故稱白鹿含煙云。洞左山麓間有石泉，前後二口，泉從石隙沁出，雖旱不竭，且極清冽，爲廈中第一甘泉，有盧仝癖者，必取以烹茗，乃至癡君子亦爭挹以熬煙，山靈有知，應嫌污己，是泉也，自昔售錢，原定資供石泉白鹿兩

巖香火之費，及石泉巖傾廢，乃全歸白鹿，爲利頗厚，野僧視爲奇貨，前年台僧號天品者，涎其利，竟盜賣焉，并山寺亦幾被佔，嗣經思明縣出示劃清，并由邑紳黃廷元等出資贖回，存案是憲，永作寺業，名山好水，始相得益彰，洞前多私人別墅園囿，如葉氏之頤園，陳氏之達觀園，馬氏之宜宜山館等，錯綜窩簇，爭妍鬥翠，加以池亭水閣，雕欄樓台，燦然怡目，在中山公園未開闢以前，良辰假日，士女多聯袂是間，蓋儼然公園也。

昔人有白鹿洞詩云，「逶迤鷲門山，曳屐歷奇變，石骨排天青，雲端象獅戰，雕鏤神鬼工，玉切雲可片，元牝入虛無，心悸目亦眩，將奔勢不迴，欲墜根猶戀，晦明兩難分，漏日僅容綫，已窮搜抉心，復闢蒼翠面，巖嶂與軒楹，參錯相隱現，半椽香積厨，十笏彌勒殿，陰崖洩乳泉，老樹坐海燕，空谷人語靈，風至冷然善。」

今人詠白鹿含煙云，「清可修佛靜可禪，考亭精舍寺東偏，應知鹿是聽經慣，晨夕含煙護講筵。」

石泉石刻磊泉二字。旁鐫云，「孤嶂何年留鐵骨，寒泉終古結冰心。」極蒼古

### 虎溪巖

虎溪夜月……

由白鹿峒上行轉山，越玉屏頂而過，則虎溪巖在焉。傳唐時陳儔所建，石壁嵯峨，曲徑幽邃，皆奇險天成，而水流尤澄澈，巖上石踞如虎，列縫處，飾以石檻，望之宛如虎牙，是為稜層峒，又有嘯風亭，廻橋曲徑，步步引入人勝，有虎洞，洞內塑土虎，大與虎等，雙目爛爛，作虎視耽耽狀，三五之夜，月景清絕，廈島梵刹皆佳，尤以虎谿為最有天然奇緻。

明何喬遠詠虎谿詩云，「卓地非凡石，干霄盡峻峰，哲人開慧竅，神祕吐靈蹤，月色明鮫宅，天風敢雉墉，幽期來信宿，新木挹高榕」，又南居益詩云，「虎溪開絕勝，森峭好安禪，果向真蓬島，分來別洞天，雲煙雙屐外，潮汐一樽前，吾久甘泉懶，始遊獨緬然」，今人詠虎溪夜月云，「海嶠東林日易昏，斑斕石虎傍溪蹲，前山皓照當頭落，一一和雲帶露吞」。

### 醉仙岩

天界曉鐘……仙跡石

巖在距城約半里許之山麓，有石井，泉甘可釀。故又名醴

泉巖，上有天界寺，寺中曉鐘，響徹遐邇，令人深省不少，寺後長嘯洞，景皆幽奇可賞，洞壁多明人勸詩，或曰，遠望巖石，若醉人偃臥，故以形名云。

明倪凍醉仙巖記云，「山距城半里許，山之麓，古傳醉仙，俗循其名，不審何謂，忽小童見積沙有小竇，匍入，持一磁爐奉祀，池丈夫（按則他顯方），集耆老募工開鑿，中有石瓦，汗滴滴下，聚於石竇，竇深近二尺，水常滿，挹之復滿，水漿色味甘，恍似錫山第二泉，可為酒，其名醉仙，以此故，乃築小井，前後各室一區，塑九仙祀之，余以公務至城，步其上，疊翠並峙，城垣廬舍環抱，足下海潮，隱隱有聲，兵舟塵艇旗幟鐘鼓之狀，或遠或近，應接不暇，亦大奇矣」，（下畧）

清黃日紀詩云，「乞歸十載鬢毛斑，幽夢長依巖石間，頻約高僧談禪法，更邀名士訪詩山，閱來世味無如淡，悟到仙家總是閒，外景不殊心景異，洞中便已絕塵寰」，

近人詠天界曉鐘云，「醉仙古寺入雲遙，破曉霜鐘落玉霄，塵夢半醒聲百八，發人深省上心潮」，

又志載，岩巔巨石，刻天界仙巖四大字，有仙跡石，棋局等，及黃亭，曠怡台諸勝。

### 萬石巖

萬石鎖雲，象鼻峯……小桃源

萬石巖去市東二里許，磊石插天，寺傳唐時陳仕通建，寺扉鐫，問漁二字，旁有石洞，深可半里，紆迴曲折，泉流其中，廊處可坐數十人，名小桃源，鐫水鳴韶三字於石上，異其聲也，又有石門鐫鎖雲二字，傳即鄭延平殺鄭聯處也，再進有象鼻峯，萬石朝天諸石刻，又有一覽亭，可觀海。

明陶元藻題詩云，「塊壘呈海濱，奇狀非一類，點頭固有靈，呼丈亦何愧，琳宮嵌嵯峨，一徑入幽邃，嶽崎歷落多，我醒石已醉，風儒雲懶行，日夕山欲睡，木末寺樓高，微吟坐寒翠」，  
近人詠萬石鎖雲云，「洞口層層望碧深，每依蓮座聽梵音，菩提恐爲無心出，特地防閑鎖石林」。

### 中岩

玉笏……

中巖界萬石與大平二巖間，故名，一名鷓鴣巖，山門題歡喜地二字，有石當戶，鐫玉笏二字，古松蟠屈，狀若蟠龍

，拾級而登，俯臨絕壑，有佛殿，有將士亭，清時祀澎湖陣亡諸將士。

近人詠玉笏云，「勾住閒雲伴岫巔，干霄玉笏自朝天

，嶙峋瘦骨稜層立，半類枯禪半類仙」，

### 太平巖

石笑……

大平巖去市東二里許，中巖之上，舊爲鄭氏讀書處，山徑皆巨石夾道，狹窄如帶，巖前有石如開口狀故鐫石笑二字，行數步又一大石，鐫極樂天三字，後有山洞，泉流不竭，佛宇禪房，左右數椽，

清莫鳳翔詠石笑云，「聚時能悟生公法，到處多依古寺前，莫怪相逢惟一笑，更無心事向人言」，

近人詩云，「屹立巖前着笑迎，何來頑石太多情，料應悞盡生公法，况傍山門是太平」，

### 萬壽岩

萬壽松聲……一片瓦

萬壽巖一名山邊巖，自太平巖越山行，可二里許，有寺，松林鬱茂，右有鉅石，鐫無量壽佛四字，左有石洞，名一片瓦，是巖以松著，憩休洞內，常聞松濤稷稷，別有清韻，即所謂萬壽松聲也，石鐫多明人詩跡，傳爲俞戚二公作

(詩錄後) 巖寺內有鏡高二尺許，徑三尺，鑿以上，于以下俱有記。乃宋開寶時物也。據傳開寶六年，將仕郎林仁著鑄，鎮薦福寺，萬曆陣寺廢，為仙遊樵者所得，忠翊校尉陳大勳售置此而云。

戒繼光萬壽巖詩云，「萬仞峯巒聳目前，不須雕巧出天然。露涵石瓦生春色，燼蕪旃檀起瑞烟。自信曠時無隱逸，還疑僻處有神仙。公餘正好讀玄妙，又統三軍滿海邊」。

俞大猷詩云，「幽巖屹立梵宮前，片石呈奇瓦儼然。峭壁罅虛寒漏月，博山香爇暖生烟。高僧煎茗能留客，樵子觀棋每遇仙。說罷禪機登絕頂，恍疑身在五雲邊」。

清張錫麟萬壽岩聽松詩云，「喬柯如蓋護雲林，夾道亭亭白石陰。何處尋夫跡，祇來餐寶聽龍吟。怒濤忽向空中起，驟雨還疑寺外深。絕愛凄清商調好，松風閒譜人彈琴」。

近人詩云，「寒松十畝守門東，石榦銅柯盡鬱葱。萬寂時驚猛嘯，怒濤奔湧吼長空」。

### 白鶴岩

著白鶴嶺在中巖西北，離城約里許，以鶴常棲其巔，故名舊為大道，築石為門，建石亭南即白鶴巖。傳唐時陳光建，明時，島上有能詩者過此，得「野窳度嶺疑歸鶴，澗水流霞想落花」句，於是益名，有白鶴下田之勝。

### 碧山岩

碧山巖距兩普陀約三里，始築小宇祀觀音大士，其後漸次闢之，有合歡樹，當檻一石，瓏玲卓立，風來欲動，亦稱風動石，又有泉，曰碧山泉云。

### 碧泉岩

碧泉巖去市區四里有奇，與普陀寺密邇，一名石室寺。有泉從石罅出，寺僧琢石為溝，引之入室，旁巨石刻碧泉二字，又有草書飛泉二字，傳係林宗戴書也。山門兩壁屹立，左題龍洲臥岡四字，寺今圯矣。

### 紫雲岩

紫雲巖在醉仙泉東。去城市約三里許。路曲折崎嶇。有石門如闕隘。輿馬不能過。就溪中架石橋以通遊屐。溪樵



之水。出源於此。因祀梓潼帝君。故稱今名。下有小洞。洞旁有果巖。巖前原有放生池。刻慈湖二字。巖後有碧蓮寺。過溪樵之高處。即高讀巖。傳爲延平郡王讀書處。今圯矣。

## 壽山巖

壽山巖一名半山堂。去城東里許。以其位置適居市與山之半。故名。山遊者。多以此爲整伴與歸憇之點。

## 陽台夕照

羊角寨在陽台山頂。相傳鄭延平王筍兵之處。廢址尙存。中有石穴。深黑莫測。人跡罕到。實藏奸之藪也。登陽台山而觀落日。與登雲頂而觀浮日。同爲奇景。故有陽台夕照。勝。

近人詩云。「幾樹村煙鎖亂鴉。晚峯日落襯流霞。陽台半作黃金色。烘過山坡曬七花」。

## 金山原

金山原在城市東北。近洪水橋。地爲寬坦高原。延平郡王嘗閱兵於此。

## 觀操臺

觀操台有兩。一在厦市大走馬路廢址尙存。一在鼓浪嶼日光巖上。今廢。均鄭氏閱水操所也。

## 日光巖

日光巖在鼓浪嶼龍頭山上。「俗呼巖仔山」樓亭矗立。石刻鼓浪洞天巖江第一八大字。林鍼題。有石洞。石刻古避暑洞。施士浩題。堪避暑。天風浪七。水聲澎澎若鼓。同以得名。許世英題天風海濤四字。明末鄭延平王嘗築水操台於此。今圯矣。近年以來。嶼中資本家畧地築樓。因勢作曲。範爲別墅。曰瞰青。雖華麗逾昔。而面目已非。前此莊嚴。斷喪殆盡。

明丁一中鼓浪嶼詩云。「須彌藏世界。大塊得浮邱。巖際懸龍窟。寰中構屨樓。野人驚問客。此地只鄰鷗。歸路應無路。十洲第幾洲」。

一水分煙嶠。小舟客共登。崇巖參古佛。仄徑躡雲層。遂作凭虛觀。因逢被峯登。何能拋絨兔。長此覓三乘」

近人詠鼓浪洞天云「衣帶盈盈隔鷺江。浮邱淨土說桃

源。夕陽溟渤連天盪。龍窟無風浪自翻」

### 寶山岩

寶山巖在禾山吳滄社後。一名董內巖。地甚幽僻。中建寺。有泉水。傳宋幼主過此。嘗掬飲。因名聖泉。

### 金交椅山

金交椅山在城市東之溪邊社。傳宋幼主嘗登此山。坐於山上之石。因名。其下有穴甚深。相傳內有刀劍之類。里人入穴取歸。夜輒現光怪。投還始息。

### 金鷄亭

亭在城北二十里許之馬隴山麓。附近馬隴社。上有石。名金鷄石。刻有泉德邱四字。相傳為朱子筆蹟。據傳曙色破曉時。金鷄輒鳴。故有金鷄曉唱之譽。一說。該處得曙色獨先。故稱鷄先全島之鷄而鳴云。大都好事之流。附會穿鑿。未可盡信也。一說。昔里人掘地得金鷄。因建金鷄亭誇之。

近人詠金雞曉唱詩云。一東方欲白月初西。戒旦輪音嘖嘖啼。目是極身陽谷近。先擇得徹滿城鷄」。

### 望高石

望高石在城西南望高山上。因高可望遠。故名。山石聳立。下臨無地。五六月間。登此睇海船。初見如一點黑子。須臾畢現。石上刻水天一色四字。山南臨海有元帝廟。曰武西殿。下有龜蛇石。浮於海面。

### 官榮石

官榮石在城市東文公山東。煙塾山下距塔頭里許。傳宋幼主過此時。民有餽獻者悉與官。陸秀夫因書官榮二字合成。宋字未知孰是。

### 龍湫亭

亭在虎山麓。即禾山二十都。離城市約三十里許。亭下有龍洞。四時不涸。傳昔有龍困於此。值雷雨。始騰去。里人同建亭跨之。其前有石澗。湍激而流。穿塗自成塗橋。儼然人工築造而成者。亦奇緻也。

近人詠以詩云。神工鬼斧說龍鬢。虹帶跨江但砌塗。風浪千秋橋不斷。教人殘雪笑西湖」。

## 琴洞

距前讀巖數十武，有琴洞，可坐數人，流水涓涓，聲清可耳，相傳爲鄭延平王鼓琴處，鄭尹揚爲韻琴洞二字於額，今高讀岩雖廢，洞猶依稀可尋焉，（按高讀岩在紫岩後

## 風動石（已傾）

外清山上，有大石如舟，底狹，橫度他石上，弓以長篾，震之則竹作伸縮動，名風動石，亦廈中奇景之一，惜清末爲德國水兵所推倒，迄今長臥荆榛叢棘中，徒供遊人憑弔而已。昔劉慶汾曾題字其上，城北嶽廟前附近有魁星河，中浮小洲，建寺爲荷菴，四面環水，大可一畝，植竹爲垣，裂石爲橋，別有奇緻，清乾隆間黃十簡重修之，今列入中山公園。

## 三不正井

鼓浪嶼港仔後地方，有井曰「三不正」不知何所取義，相傳清初鄭成功屯兵廈門，設水操台於鼓嶼龍頭山頂，兵士掘井取泉，即此井也，井水清甘，爲嶼中衆井所不及，嶼人珍之，有茶癖者多取焉，有如廈人之於溫泉者然。

## 陳獨秀的小便

大概在民國六年的時候，陳獨秀先生一次來到青島，你要問陳先生那次爲什麼去青島，你只好問他自己，我知道的是，陳先生這次在那裏，弄了他一生最有趣的一件事，那時正是秋天，德國人所經營的青島市，一點兒顯不出什麼秋意來，陳先生在暴顯時路的一家咖啡店內，很高興的喝了咖啡茶後，便出到馬路上閒遊了，

如果你到過青島，你便知道德國人所佈置的馬路的是怎樣清潔，街樹是怎樣青翠欲滴呵！

陳先生正玩得高興的時候，突然有個問題發生了。——那就是，大概茶喝多了罷，小便漲的很利害。在廈門，小解是不成問題的，你可隨便在那裏小解；在上海你也可到隨便那個旅館飯店去，那裏有的是小便處。但是，在青島，在這青翠欲滴的青島，暴顯時路沒有旅館、沒有便所，你要想個甚麼辦法呢，在這「水火不容情」的時候？

但是陳先生終於想出辦法了。

他走到距崗警還有兩丈遠的地方，便從容地把馬路當成便

勝

所小解起來了，警伯刻立上前去干涉他，他那時正解了一半，他看了那警察一眼，便移左四五步，依然把剩下的一半，從容地瀉出來，

警察先生當然惱怒了，立刻把他帶到捕房去，

巡長聽該警報告後，立刻問陳先生：「我看你的樣子，倒像一個紳士，你甚麼在馬路上小解，你知道本市的法律麼？」

「知道的，先生，但、我看見這位先生——警察——在馬路上解便，所以，我效法他呀！」

該警連忙聲辯沒這回事，於是巡長同他們到該處寬地去調查。果然，結發現，相隔四五步，有兩處尿痕，

於是陳先生真的擺出紳士面孔來，「難倒我一個人放兩條尿麼？」

這個事情的結果是這樣，巡長連聲向陳說對不住，警察先生在巡長的怒目下啞口無言，陳先生則頭亦不回，依然獨自去遊他的馬路了——而且週身的清爽地。

（溫生）



黄金青玉照

花

帆

黃金香正祖舖

興記

本莊精造猪肉鬆猪肉乾魚鬆辣醬發售中外  
馳名已歷百餘年荷蒙官商惠譽不但美味便  
於攜食誠乃珍禮可酬近因銷路日廣無恥之  
徒遂有假冒本莊名式魚目混珠者尙希光顧  
諸君認明招牌兼察貨味爲荷

大同路百三十號牌主人黃東興啓

## 花枝前度春猶小

藉甚一時之花小芳、十年前香國之巨擘也、花初隸采蓮堂、龍性難馴、乃轉售於周金鳳、鳳在夕陽寮、善裝門面、乃張電燈作招子、綴潮風堂花小芳六字、當時香國科學日新、且由化電而聲光矣、某報諷詠羣花、故有爲雲爲雨還爲電、始識人間花小芳之句、卽指此事也、同時之某報、亦著夕陽小說、類皆紀實、且爲花呼負負焉、小阮於花南渡時、嘗有句云、再莫驚鴻天外去、有人爲譜夕陽花、蓋爲花與某君作也、花居潮風堂時、每顧影自憐、兼有審美癖、凡入幕之賓、皆如綠水泛夫容、有鄒五者、年少而美、爲花所眷戀、兩美過從、幾無虛夕、一日、花不甘羈勒、擬隻身出走、至樓下、爲堂中人覺察、旣弋獲、大肆鞭笞、自是防閑益嚴、凌折尤甚、花因挽人出爲道地、卒貸其自贖、時花雖稍復自由、而逋負叢集一身矣、貸金於花者、以桂香堂最多、花遂改隸桂香、未幾、復不相安、金鳳乃遣人說花、願代償夙負、勸其來歸、花搖搖無主、亦遂許之、後因隨金鳳南渡、生涯尙不惡、唯煙花狎習、年來已由妓而鴉、昨歲、偶值花於鮑江、形神俱悴、非復昔時之嬌小玲瓏生香活色矣、傷哉、美人遲暮、名士蹉跎

廈門小報大觀

花

、今古同慨、但花底尙有秦宮、月夕花晨、當不嫌寂寞也、猶憶某年與花絮語、花自述身世頗詳、今多不復省記、約略唐其姓、小名寶琴、滬濱其里居、今而後、恐終身樂其籍矣、花枝前度春猶小、芳草年時意也消贈句、於我心有戚戚焉、

(匪石)

## 隔江風緊落花紅

花裏紅、粵之潮陽人、十五六歲時家貧、鬻與千里紅家爲雛妓、旋有客遇之於鮑江、卽爲梳櫛、翌年、隨千里紅來廈、在花紅堂爲花託、千里紅旣中花魁、車馬盈門、賓客滿坐、而花裏紅之聲價、亦潛滋暗長矣、計先後結識大腹賈三數人、擅十索才、故私蓄達萬餘金、當時幾無知之者、嗣歸雙樹生數年、私蓄仍在掌握中、有知其秘史者、謂紅與雙樹生脫離關係後、再度嫁致祥莊夥冠玉氏、其私蓄尙寄存該莊及某綢緞店、至是、爲氏揮霍殆盡、邇來遂不得不再出山矣、最近有人見之於鼓嶼大東旅社、形容雖較昔憔悴、唯生涯仍不惡、聞時流如某某兩要人、皆相偕信宿於其寓、與人時花樣之雁來紅、同可錫以老少年之佳名也、

編者曰、雙樹生林寄凡、冠玉氏陳幼農、某某兩要人

說

一

省委與禁委也、如紅之牢絡羣雄、其操縱手腕、倘亦別有過人者歟？  
（懶客）

### 人間素女傳凌幻

猶憶十餘年前、狎妓者、品重淮揚、蓋以其地屬南朝、靈秀之氣、獨鍾金粉歟、詎知盛極而衰、一時復競尚蘇產、意謂款款如棉、足令入之意也消、相沿迄今、姑蘇妙品、仍為游客所推重、就海上而論、無形中已以蘇產居首、本幫揚幫、及其他幫、則次之又次矣、余近旅廈、閱歷屢鼓各旅社羣雌粥粥、尚以江蘇產為貴、參觀各處堂館、則恆稱台灣者為佳、如福州上海等幫、反次之、若幫中人、則不啻里人之專利品、他鄉遊客、率少問津、其他等幫稱最者益又大焉、惟思明南路、上海高陞閣、間有浙紹產之凌菊香、名幻娘、頗為一般識者所稱道、或曰、舉動既溫柔、眉眼能笑語、且工素女術、故一般探花健將、趨之若鶩、彼亦懷風塵結客之心、因是生張熟魏、一視同仁、均樂與周旋、幻娘身材嫵娜、體格亦健、曲線之美、類羅刹女、宜乎狂蜂浪蝶多戾止焉、

（瀟灑）

### 南朝金粉美人兵

南朝金粉、以肥名者有二、曰招治、曰秀琴、今姑舍治而

談琴、琴春台人、幼失孤、家貧、遂流落為妓、民七、隨母來廈、樹豔幟於局口、未幾、近悅遠來、芳名藉甚、蓋琴性溫柔、善酬應、且工素女術、張競生之徒、咸趨與比、然皆非琴敵、兵刃一接、大都棄甲曳兵而走、於是、琴之名益彰、有周某者、瘦小身材、擅房術、聞琴名、往向琴挑戰、琴笑曰、非吾敵也、徒傷何益、周曰、卿休小覷我、請一試、兩軍對壘、始知勁敵、于是、琴喟然嘆曰、儂閱人多矣、未有如君者、願執算帚、幸勿以賤質見棄、時周中饋正虛、許之、故琴嘗一度為周家婦、未幾、見逐於周父、不得已重操舊業於待人之巷、每談舊事、猶低徊有餘味焉、近且蓄錦貴花寶雲二妓習其業、蓋已由妓而搗矣、

編者曰、南朝之琴、北里之菊（凌菊香）、向以善戰稱、不知南方強歟？抑北方強歟？一笑、  
（黃純）

### 姓陳夫婿誤多儂

彩珠、稻江產、其初商人女、父業敗、家道中落、遂習為歌妓、樹豔幟於台中、旋徙台南鳳山、荳蔻年華、芳名藉甚、狂蜂浪蝶日麇於乃母林氏蔭、欲為梳櫛、蔭意動、珠獨不可曰、我將視夫可事者而委終身耳、蔭獨生珠、不忍



拂其意、聽之、及年十六、始破瓜於鳳山陳姓郎、郎固年  
青未婚者、既得珠、遂貯之金屋、琴瑟甚調、珠方幸夙願  
之獲償也、不料越三年、郎心竟變、以愛珠者移諸他娃、  
珠不得已下堂去、于是又重墮風塵矣、蠶擇偶之念、仍不  
稍衰、民十五、漳州陳某、避債春台、憫其遇、許歸國後  
、迎之鷺渚、珠信之、守待年餘、杳無音訊、逾年、鷺江  
某名士游台、因友之介、識珠於台中醉月樓、囑臂有盟、  
誓同白首、翌年、某歸、珠旋亦追踪至、寓塗崎、荏苒經  
年、互約歸台辦理家庭手續、詎珠去、某竟別戀焉、三度  
蹉跎、珠年遲暮矣、其身世亦可悲已、珠近偕清琴來廈、  
佐琴爲業、或詢以尙念某名士否、珠曰、薄倖郎、非我可  
託以終身者、且我一生多爲陳姓郎誤、今而後、儂不復從  
陳姓中物色郎君矣、蓋某名士亦陳姓云、

編者曰、珠蝶姓陳、且嘗渡臺有章劉之遇、然則某名  
士尙亦夫子目道歟？

(珠蝶)

### 果然玉軟又香溫

寶門簾妓以誌目名者、以余所知有二人、卽香玉、鳳仙、  
白子玉是、鳳固平凡、白亦下乘、皆不足數、若香玉雖不  
能唱、然其性慧點、齒牙流利、北里中之玉鳳姐也、體態

廈門小報大觀

花

輕盈、弱不勝衣、裙下雙鉤、尤楚楚動人、初樹幟於薊江  
某堂、以不能唱、頗爲姊妹行所揄揶、嘗有客訪玉、輒聞  
羣妓耳語、曰「挑柴」、「挑柴」、初不明所指、既詢所以、  
乃知堂班中隱語、名妓之不能唱者、語爲玉聞、移巢他去  
、未幾、有莊老六者眷之、玉得其吹噓、名稱稍起矣、亡  
友好龍氏、時爲北軍馬步雲副官、氏固土著、善詞令、玉  
雅好之、與有嚙臂盟、氏病瘵死、玉爲守制如家人禮、荆  
釵、縞裳、見者意遠、逾年來廈、隸鳳仙堂數月、與紅牡  
丹、秀英、稱鳳仙堂三美、藉甚一時、玉有面首、爲勾欄  
中琴師、二人妍識將十載、去歲始分袂去、故佳人遲暮、  
猶負債纍纍、迄今風泊鸞飄、正不知釵何許也、(天幟)

### 碧玉正當時

榕城碧玉、乳字嬌然、年十七、嬌小玲瓏、頗堪憐愛、其  
流落經過、亦頗可述、援筆誌之、以供閱者、玉父姓陳名  
爲、有阿芙蓉癖、且性嗜賭、不務正業、玉母銀治、頗能  
治理事、然素鮮積蓄、夫又不諒、以致巧婦難作無米之  
炊、不得已、乃將其親生三子、前後鬻賣、並將碧玉訂與  
鄰居張俊卿爲妻、預收聘金百元、並寫定婚書、俊卿乃閩  
班舊賽樂之花旦、每出外唱戲、輒請其岳爲之護家、玉母

訊

三

人窮計生、私將婚書拆碎、置于箱底、繼爲俊卿覺得、急迫完娶、玉母知計已窮、乃挾碧玉逃廈、向同鄉妓寮押三百金、於是、嫣然遽墮落風塵矣、去年秋、舊賽樂蒞廈演劇、俊卿與焉、適遇碧玉、乃執訴諸官、後經人出爲調停、以百金歸還了畢、後玉母以在同鄉妓寮中所待甚微、不足供其揮霍、復將玉移押於碧紅堂、身價七百元、期限四年、而玉亦遂由閩而遷於堂矣、玉在堂酬應月餘、客欲以六百元爲玉梳櫛者、堂主乃密詢于玉、玉默然不能應、蓋已非完璧矣、堂主責問其母、蓋以初來時、誑語碧玉爲清官人也、交涉再四、遂以九百金歸碧紅堂、而碧玉遂又由堂而流落於甕菜河旁、與白阿鳳同居矣、玉自近白阿鳳後、大變其小家碧玉之常態、剪髮革履短袖高鞋、固一時下艷裝女郎也、於是、枇杷門下、常繫青驄、生涯殊不落寞、不滿兩月、兩千餘元之債務、已告清償矣、玉本具有孝思、每以弟兄被驚、父母無後爲患、乃積資五百金、使其父至泉贖回其弟、而弟乃賣斷于人者、勢不得贖、惟空費四五百元、爲乃父之煙賭費耳、近聞玉母復託某機關人員、向買主求贖、幸得同意、遂復備五百金、交其往泉、去已月餘、而母弟終遲遲未至、嗟哉碧玉、盈盈秋水、正不知

望斷幾回也、

### 刻意傷春復傷別

(醉香)

前期本昌有關於醉春文字及肖照一幀、乃是晚春竟以撒幟、遂令一般欲親春色者、大失所望、亦云巧矣、昨晚(廿六)友人餞春於酒家、邀余作伴、春初恐遇花捐人員、未敢往、由其母先蒞、俟余等就席後、方淡粧素面而至、席間自言身世、并此番去計甚詳、彼姓唐、字月英、乳名大寶、家在滬之馬立師路、以倡爲世業、父名和尚、在跑馬廳一帶頗具相當勢力、所入頗豐、後以久病纏綿、負債甚多、卒時、春方十四、乃依其姑之書寓曰迎香以爲歌、母亦入院爲棄、以賣笑之資、償負贍家、惟時運不齊、所遇輒左、不得已摒擋來廈、入雲卿堂焉、春人極聰慧、善承色笑、故姊妹及老六愛之、其母則大受白眼、不能立足、來廈月餘、仍無光顧者、在經濟上面子上、已苦不堪、况家中尚有六十餘歲之祖母及弱齡弟妹、付託無人、是以歸心益急、三次言旋、皆不成行、比以年關在即、家務待理、在此既乏術點金、而家信又急如星火、是以籌維再四、決意銷牌而行也、滬上書寓、若不能駐足、卽于梅花開時、當再相見云、是席共座者七八、合飲啤酒一瓶、醉醺

其二、蓋離緒愁腸、容不得許多酒耳、余陪友送春返寓後、乃言歸、并誌其言、以告閱者、李商隱有詩云、刻意傷春復傷別、人間惟有杜司勳、不知廈之冶遊人、亦有杜牧之其人否、

### 花時同醉破春愁

(懊惱生)

小春中洗、賣醉市樓、暢談風月、頗饒逸興、時青勝君忽倡徵花之議、垂柳諸子、又從而附和之、遂各寫花符、飛徵玉女、余久絕花叢之跡、不生巫峽之夢、鳳巢羣女、都非素識、雖細搜枯腸、勉徇衆意、奈夾袋中實無人材何、遲之久、尙未落筆、而羣芳已陸續來齊、不得已乃轉倩艷秋代介、得白雲深處新來歌孃曰醉春、遂草箋速駕、未幾、履聲蹀躞、有掣帷入者、一十五六歲妙女郎也、醉波疑奪燭、嬌態欲沉春、玲瓏娉婷一見令人神奪、豔秋引之就余座、因知個妮子即醉春也、既就席佐觴之餘、略通款曲、因悉女年值月圓之數、身爲苞含之花、夢度月餘、方語未諧、牙牙學語、如初鶯試嘯、多不成調、余遂朗吟楚歌、吳語嬌不成、似能未能最奮情之句狂浮一大白、一座爲之軒然、席散後、相約至其莊閑聽歌、聆探明珠簾寨各一折、字正腔純、珠圓玉潤、尤爲可貴、曲終與談移時、知其

廈門小報大觀

花

家世甚詳、蓋亦可憐蟲也、惟才格清高、聰慧絕頂、雖爲墮溷之絮、堪稱出泥之蓮、且精音律、學有師承、行看章臺遊客、競醉春色矣、

(憐我)

### 石中玉與王蕙琴

台妓石中玉、性活潑、善交際、在南朝煙花中、可謂出類拔萃矣、蓋氣質頗聰強、口齒伶俐、而能操多少國語、及上海方言、藉是時與北方堂妓或女伶聯歡、此次王蕙琴來廈、玉亦因友人介紹、與之訂交、唯玉常至琴寓、而琴則絕少報問也、某日、玉邀琴過其家、在琴固誤認維敷有夫、故欣然徑往、既至、玉治酒飯客、旋即有蔡某來、玉願謂琴曰、此蔡姑也、言下、且爲琴通姓名、居有頃、復有蔣某等三四輩至、玉又一爲介、云此數人皆蔡友也、琴初不爲意、略與周旋而散、有知此中内幕者、云先是蔣某等與玉閒談、僉謂欲召蕙琴一晤、倘亦匪易、玉於時挺身自任、笑云、君等如具百金交某、茲事直易耳、蔣聞言、立出六十金、餘三數湊集如數、交玉置辦、玉遂有具飯飯琴之舉、而諸人之渴想全消、談者謂玉一弱女、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其淳于滑稽之流亞歟、既得金、又有得於女友、復不失乎男友、一舉而數善、想其粲花妙舌、真說

訊

五

得頭頭是道、面面俱圓矣、

(聽水)

### 明珠泪眼菊花天

滬妓夜明珠、來廈有年矣、前傳已嫁某商人、嗣竟不安於室、某商予以千金、遣之去、珠遂偕紅菊花走蛇江、生涯平淡、乃轉赴榕垣、仍與菊俱、據云其寓金福堂、爲應蓮芬函召也、詎料某夕應客出堂、歸途持手電筒、被警干涉、謂犯戒嚴令、專旋了結、而堂主責其出百金、爲罰鍰、蓮芬亦證明其事、且云堂主實先賂墊、此款終須珠負責、珠不服、乘夜攜僕被過秀福堂、遂與蓮芬絕交、旣而倦游思歸、適返鷺門、擬與菊花同入鴛鴦堂、堂主以菊花鴛鴦下、慮其不善馳驅、而徒糜芻豆、辭不欲、珠不得已、隻身投鴛鴦、此中尙費許多波折、蓋一方與堂主商條件、一方須湊入某商原諒也、聞珠在榕垣、門前車馬、頗不寂寞、祇以菊花牽累、靡費過多、致有居大不易之感、乃此次歸來、尙欲時刻與僧、旁觀殊費索解、菊花之黏著性頗強乎、抑珠之同性戀有加乎、二者必居一於是、會須質之探花使

(聽紅)

### 淤泥蓮

談花史而講人格、予亦自知其迂也。然女伎亦人也、雖失

身花界、而性天未泯、要尙有一部分幾微之人在、唯然予于廈埠花界、得一人焉、伊人維何、卽曾經花選之魁首花小寶也、女寶渾產、本小家女、父某、以嗜酒癖烟、失其常業、母心厭之、乃挈女走鷺門、以青蓮開爲香巢、游客見女性凝重、初以爲惺惺作態耳、顧挑之、率無効、怨望者頗多、然其生涯尙不落寞、則善愛女者始終維護之也、會警界中八繩小寶於史耕巖、史時長警廳、與李厚基爲中表、聲勢煊赫、乃召寶作觸、試之、果非輕佻者流、遂心嚮焉、一日、召寶至別館、竟不放歸、又慮寶母之擾、禁開者勿納、寶母既至、號哭跳擲、至於昏絕、而史自若也、史旣以別館爲藏嬌地、兩情寢洽、至有人見寶母過史別館、則其漸趨軟化、個中消息、不問可知矣、居兩月餘、史婦聞訊、自省垣直下鷺門、將與問罪之師、史竟避匿不面、奉承雌風者、乃引之至別館、作鞭笞鸞鳳之惡劇、且追究鳩媒之作美、聞新會尹某氏、亦局中之一人、時頗皇恐、乃轉投娘子軍麾下、願効力自贖、此幕一闌、而寶母女隔別幽囚矣、嗣有人出爲求寃、史婦開示條件、令寶母女立時出境、寶等無如何、俛首唯命、率得六百元爲旅費、遣返滬濱、其前此攜來之衣飾、約值二千金、則全被沒收、自是寶與史終不復見、唯一度同居、早已珠胎暗結

矣、後史雖播師長、敗走家園、婦死而諸子漸長、往往勸款如索逋、史唯日咨嗟太息而已、有知其事者、勸其貽書召寶歸、史竟不爲、其友簡爲代筆、寶復不之信、故至今仍留滯鼓島、其子則已七八齡、尙不識生父面目、予茲編之嘉女者、非以其晚節幽香、蓋別有一番花學在焉、初寶尙隸樂籍、有龍溪令汪某涎其美、必欲問津而始快、某夕、得友人之介、召寶行酒、夜闌人靜、竟演迫姦之劇、時廈埠各報、均有知事強姦妓女之登載、寶之芳名鵲起、此亦其一因也、聞之知寶較詳者、云寶歸史時、猶處子身、蓋寶嘗宣言願事一夫而終、當時竟償厥願、花界之人格如斯、其庶幾乎、

(逸我)

## 玉霞

臺妓玉霞、又名番婆、十年前鷺門「開旦」之翹楚也、貌僅中姿、而性情和婉、工愁善唱、與寶釵、彩花齊名、願寶、彩跌宕、而玉霞蘊藉、似較二人爲勝也、友人柯賢英與之暱、已訂嫁娶矣、會玉霞旋梓省親、柯又暱臺妓阿珠、某夕、竟暴卒於珠寓、其家屬臨視、察知死狀有異、疑有他故、以事無佐證、卒莫得而明也、柯既死、玉霞聞耗過歸、屢欲身殉、居亡何、商人某見玉霞婉孌、願納爲小星

廈門小報大觀

花

訊

玉霞亦最過情遷、前事漸忘、遂歸某、初友人蘇君嘗教玉讀、既嫁商人、間或與蘇遇、猶稱先生、人以爲知禮焉、余有哀柯賢英詩云、「雲雨荒唐已可疑、嗟君一死更離奇！當前綠業誰能識？此去恩怨尙自知；半夜游魂銷短夢、百年春恨付哀絲、傷心更有兩飛燕、辛苦營巢未可期！少日豪情唱惱公、交期不盡客場中；水邊人去琴猶在、花底魂歸曲已終、劫黑成灰都莫日、守雌垂死可知雄！思君淚落泉臺遠、逝者如斯恨靡窮！」撫今思昔、能勿慨然？

(天幢)

## 花雪娥

寓東亞二樓之花雪娥、舊隸黛玉堂、原名寶玉、性跌宕不羈、無花叢習氣、然卒以此敗、墜落至今尙不能自拔也、娥滬產、少時、父母早故、依姊以存活、姊故海上名花、終不忍乃妹淪胥、娥遂爲海上自由女、嗣以擇交不慎、與某少年同游漢臯、金盡裘敝、少年棄而之、娥乃獨返、復以揮霍負逋、不得已弼身償焉、時黛玉至滬、遂挾與偕來、抵廈後、生涯亦不淡、唯愛美成性、喜結識少艾、黛不能禁、亦姑忍之、會黛將他去、不願與俱、乃以娥署券、付債權人矮仔二嫂、蓋以肉爲抵押品、權當千四百金之

七

債負也、娥既歸矮子、始易今名、再出應客、客仍時過從、第娥不工十索、無餘款可償債、此中子母翻轉、債臺遂與日增高矣、聞諸花叢人言、娥因無力償負、大受矮子之虐、近且迫令操作雜役、凡盥沐澆濯之勞、胥娥一人任之、又慮其遷人訴苦也、日中非有客至、不離離室門一步、晚則出坐門前、効雉妓之拉客、甚或有客留宿、矮子輒竊聽其旁、防其與客密謀也、有知者云、矮子之爲此、心亦良苦、蓋彼與娥之債務、已由千四百金而翻轉至三千數百矣、苟有他變、則債權者人財兩空、將向何處告訴耶、故矮子於娥、跬步必隨、實虞債臺傾覆耳、談者又謂娥誠不自愛、前此曾因私羨少而被禁數月、至今乃猶不悛、予以好美根於人情、娥實情場之樂天派、近今之罹此苦楚、剛良可憐也、

## 天紅

(聽紅)

天紅滬妓也、昔曾賣笑于某埠、埠有駐軍、軍之參謀長暱焉、昕夕流連石榴裙、時地方多故、軍會旁午、參謀是具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才、將帥極器重之、不欲其以兒女誤英雄也、瞰參謀長捧檄遠行、令甲士驅紅出境、紅輾轉之泉州、易名小玲瓏、夏間來廈門、仍以天紅舊名、樹幟於

東亞十三號、十三著、西人不詳之數也、紅之客、咸爲紅慮、顧所歡多、所入豐、方謂中外風俗懸殊、可無禁忌、孰意不旋踵聞、所謂不祥者、果從空飛降矣、飛降維何、電梯是也、先是東亞更上一層、曰南星、宵伶隆玉恆、武生也、年富力強、與紅一見傾心、紅富膏儲蓄、夜度之費、却之不受、兩情益密、每當南星鑼停鼓歇之際、電梯飛降、亦即東亞十三號、演短打長靠之時、紅之舊客、皆望望然去、若將浼焉、生涯遂一落千丈、至是人始知十三之不祥之足徵也、姊妹花有誹笑之者、紅自慰曰、人生行樂耳、吾行吾志、他人於我何有焉、快人快語、紅其亦達觀之流也歟、

(金鈴)

## 寶釵

在昔鷺門歌妓以色藝稱者、曰寶釵、釵故小家女、幼爲人婢、貌美而性蕩、不爲主婦所喜、嘗欲粥諸北里而未果、時有綠頭巾名『跋波』者、勾欄中所稱爲巨眼者也、見釵驚爲奇貨、遂以八百金羅諸尾下、教以歌曲、輒能中節、未幾、出應客、凡與稍習者、莫不如愿以償、以是應召無虛日、名亦寔著、故富商鉅賈、每值讌會、非釵在座、則默然寡歡、其受人傾倒有如是者、猶憶民九、余應友人春

謙、座客十有一，而曾爲釵留髻者，竟佔其八，其濫於結客也如是，有爲釵惜者，殆不知其亦有難言之隱矣、聞諸釵之稔客言、釵墮風塵後、初頗有自拔意、後遇一客、姚其姓、粵之嘉應州人、能以藥蠱人、釵與結識後、每夕非御男、不能寐、酒後尤甚、已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云、其然、豈其然耶、此則非局外人所得而知矣、釵後嫁一李姓者爲妻、旋復被棄、近有客自新嘉坡來、謂釵在彼都猶操神女生涯、豪興不減當年云、噫、如釵者、倘亦妓中之不能自拔者歟。

(天幢)

## 寶鳳

寶鳳、台灣人、壬戌春、隨假母劉氏來廈、張豔幟於萬美巷、時人莫之識也、會有遼東生某、於酒筵中遇鳳、以爲奇豔、但鳳貌僅中姿、身裁又矮、殊不足稱也、時全閩報方蒐羅南北藝妓爲花選、鳳閱報、初無己名、意殊擇擇、生窺知其蘊、曰、『此易事耳、何愛爲、』遂多方爲之延譽、榜發、竟名列第二、由是聲稱籍甚、應召無虛日、於是鳳益德生、愿以身報、而生尙未遽諾也、未幾、生子役鮑江、商人某、嚙鉅貲爲鳳梳櫛、而疑鳳非眞璧、定情之夕、某戲曰、『側聞人言、卿非處女、今夜我將親試屠刀、

廈門小報大觀

花

一嘗燒猪滋味也、』鳳聆言赧然、己而銷魂真、個流丹淡席、始信鳳真能『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者、於是逢人輒稱譽之、逾年、舉一子、某欲納以爲妾、而鳳不愿、鳳母劉、又以鳳子爲居奇、事遂作罷、侵尋數年、鳳已色衰、某亦愛弛、有洪某者、見而憐之、遂以二千七百金脫其籍、余有詠寶鳳詩云、『蒼頭特起乘香國、何必扶輪作霸圖、但把登科例前史、南元聲價重兩都、』錄之、以識一時佳話焉、

(天幢)

## 金玉

台妓金玉、樹幟遠東三樓、半老徐娘也、初寓新南、與東海客有嚙臂盟、顧客之嫖界資格、四者不能盡兼、即有一緣『美』『少年』、而無『錢』也、未幾、床頭金盡、玉遂舍而之他、又與木商某暱、商貌遠遜客、而性情則過之、且有『錢』、能博玉母歡、天下事每不館兩全、『搗兒愛鈔』姐兒遂不得愛肯矣、玉既與商暱、誓海盟山、一如對客、但玉雖小姑簪郎、而商則使君有婦、婦性賢慧、廉知商有納寵意、以爲勾欄中八、非好相識、力沮之、商怒、去之台灣、未幾、竟客死、人謂玉實成之、時屢報成載其事、所謂『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也、商既死、玉乃遷地

訊

九

爲良、移寓遠東二十七號房、初結識思明戲院之音樂手西班牙人某、某故異種、面黑如漆、相形之下、黑白攸分、一般姊妹花咸非笑之、客有詢之者、玉不自諱、且曰、「白面固我所欲也、黑鬼亦我所欲也、他人於我何有哉、」快人快語、可謂我行我素者矣、居亡何、玉又與鎮邦街某銀行職員卯金刀識、於是我我卿卿、玉又舍却舶來品而不嘗矣、日前、玉祖母由台來廈、越日染疾卒、玉以葬費不貲、乞靈於金、金慨然効勞、一切養生送死、哀毀如禮、葬日、且偕玉持花圈、纏臂紗、如喪考妣、抵墓門、是真「金夫不有躬」矣、

(老農)

### 紅雪芳

紅雪芳、年十七歲、隸芳亮堂、善唱青衣、北里中後起之秀也、嘗與同堂之閩妓小根弟在翁懶串演梅龍鎮、根去正德君、紅去李玉鳳、唱做俱佳、但稍生硬耳、紅霄普通狎客五、曰王、江、洪、林、高、又有暱客一、曰東京陳、水仙宮錢莊夥也、嘗一夕、六客皆至、紅跋來報往、應接不暇、姊妹中有諷之者、曰「今夕五鼠鬧東京矣、聞者以爲笑柄、廢歷端午節前數夕、紅向陳索纏頭三百緡、陳諾之、詎至期陳竟絕足不至、紅怒、立遣媼往索、時陳適外出

、媼頗受店中人奚落、比陳歸、亦遭居停斥責、飯碗幾破、於是懷憤、紅亦憤、彼此遂參商矣、最近有李老爺者、頗垂青於紅、李年老大、而紅則含苞始放、不禁風雨、故每遇李至、恆退避三舍、但姐兒愛俏、卒敵不過搗兒愛鈔、紅遂不免屈伏於金錢勢力下矣、顧李乃健者、知紅不堪一樹梨花壓海棠也、乃移其力於東芳亮、滿屠門而大嚼、亮得錢、客憤忿、可謂各得其所耶、

(天幢)

### 九盞燈

滬上名伶、扮演旦角、每以電燈綴於胸前或襟際爲榮、且有連綴至十餘盞者、間即以所綴之燈數命名、如七盞燈、九盞燈之類是、以夏氏兄弟之賢、尙難免俗、可知當時風尚所任矣、近年以來、伎女亦多仿而效之、於是燈之名詞、遂又炫耀於秦樓楚館間、茲篇所紀、特其一耳、九盞燈者、乃曾嫁李蘭齋之九盞燈、而非滬上名伶之九盞燈也、本姓楊氏、與李結識後、李爲易名蘋卿、民十二、自汕移廈、寓某堂初無籍名、既與李識、慕其勢利、遂嫁之、未幾、李自汕返、爲邏者所獲、李固與李崇寅邢監田等交惡、時臧氏尾大不掉、邢李爲政、遂誣以通敵罪、棄諸市、李既死、楊懼禍及、與母偕之歇浦、未幾、李之妻孥自



、謀爲李氏歸骨、但臧部已離廈、楊亦他徙、墓門何處、莫從蹤跡矣、初、李白劉旅遁港後、即匿伏鼓嶼、屢欲借楊赴汕、楊不從、李乃自往、已而接楊信、囑其來迎、李不察、冒然返廈、遂被殺、近聞楊已琵琶別抱、老大嫁作商人婦矣、武人末路、名伎生涯、有同慨也、(天幢)

## 彩花

彩花、特與寶釵齊名、亦十年前鷺門「閣旦」之翹楚者、藝與釵埒、而色則稍遜、故論者以釵比紅樓夢之史湘雲、彩比王鳳姐、蓋謂釵豪爽、而彩浪漫也、是雖過情之譽、然春蘭秋菊、亦各極一時之秀、初樹芳幟於蚊煙井、小家碧玉、強抱琵琶、對客猶帶三分羞澀、不知者猶謂彩藝市而不也、以色市稱之、而不知拜倒石榴裙下者、固大有人在、未幾、遷於九條巷、與寶釵共處、釵固「易與」、而彩亦「不難」、於是一般狂蜂浪蝶、咸入彀中、願以結客過濫、自好者、咸裹足不前、由是、門前車馬、漸不如昔、而彩遂不免感覺拮據矣、辛酉夏五、余嘗偕友小集南軒、酒酣、見江上泊有巨艇、一美人手抱琵琶、倚窗而歌、其聲悽惋、如怨如訴、臨窗視之、彩也、余因有感焉、乃賦以詩、(見後)未幾、聞彩已嫁一閩籍人爲婦、旋復下堂、迄

今風泊鸞飄、正不知其芳蹤何許也、詩云、「新愁不似舊愁多、江上琵琶和醉歌、知否么弦春有恨、後庭花老欲如何、彈得春風值得錢、平生心學四條弦、醉餘白眼樓前望、不見江頭馮小憐、果然名妓亦千秋、不信人間老大愁、留得青衫兩行淚、至今猶憶舊風流、一蓋已不勝其俯仰之感矣、(天幢)

## 金治

台妓金治者多矣、本篇之金治、非「今貴矣」之金治、乃綽號番仔金治之金治、因其凹目隆準、絕類碧眼兒、故云、金治、春台產、貌僅中姿、而體格佳絕、善粧飾、一絲一帶之微、不肯苟且、某洋貨店老板、目之爲「天衣架、嘗一度商于金治、願月出百五十金、聘爲門前衣裝括標本、爲金治峻拒而罷、距今四五年前、南洋鉅商黃仲涵之姪宗朝、嘗一度來廈、從之者爲邱某、徵歌選色、極一時之豪、然物色所及、僅囑意于金治、金治亦殷勤繾綣、願委終身、宗朝割愛未能、又恐以娼家婦見擯於父、乃脫身先返、而屬邱某載美南溟、避物議也、金治遂隨邱放洋、怨女曠夫、同舟共濟、未免有情、誰能遣此、邱竟先嘗禁樹焉、抵壘後、猶頻頻暗度陳倉、一旦、春光漏洩、宗朝怒而

棄絕、金治不得已淫賣於南洋，其後，又嫁陳姓、旋被嫡婦咒咀、（按即壓勝術）下堂回廈、寓泰山口四豐樓上、仍操神女業、卒因神經狂瀾、時病時已、門前車馬零落、乃下幟歸台、迄今不復來廈云、（珠蝶）

### 春夢覺來數落花

人間變化、桑田滄海、古人已先我而言之矣、至青樓中之新陳代謝、尤為歷歷可數、往者勿論、自羣芳移栽思朔路以來、曾未幾時、而朝榮夕瘁者、已不乏人、春風人面、登徒子能不心傷乎、余恨無董狐之筆、趙棠之才、不能為如許薄命花一修花史耳、茲試就寡聞所及、一述半年來北館之浮沉、閱者幸勿訾余為殺風景客、以半年來新張艷幟而言、則有醉春、貴春、高瑛、珊瑚、白牡丹、凌鳳仙、素琴、新茶花、金鐘等、此外尚有重來之彩玉、鳳玉、紅蝴蝶、月仙、飛飛紅、小香水、小玫瑰、碧仙、雅紅、賽蓮、金寶仙、彩雲、秀卿、諸幟皆係端節後之新牌、其代謝者計十人、雅仙、秀卿、白牡丹、紅牡丹、梅蘭芳、樂第、夜明珠、貴蓮、雅紅、艷魁、現均不出山、尚有一度來去若彩玉、天紅、小香水、飛飛紅者、亦有一來便去者、如白牡丹、餘若移巢易主、升降進退之小滄桑

、尤多不可數、本文所及限于一隅、其他南花北豔、皆缺焉不詳、然而六月滄桑、半載沿革、已可驚心、吾輩自命護花使者、儻于酒醒歌闌之時、一念前塵、能不黯然魂銷耶、昔日富貴、一場春夢、世間事當作如是觀（惜春御史）

### 戊辰雜詩

慧劍

夢回閑譯定公詩、點不人憎賴有癡、  
 數盡烟蘿山鬼髮、投荒終惜此身遲、  
 自攜清淚過龍山、十里江帆足往還、  
 聽取馱鈴成一憶、五更風急秣陵關、

碎

五

商辦廈市公共汽  
車股份有限公司 發售特種坐車票啓事

啓者本公司爲優待乘客起見備有特種坐車票出售每本  
二十七張可坐二十七站價值小銀一元三角五分只售大  
銀一元價格廉宜攜帶便利 諸君惠顧可向特種票專售  
員美或仁宮站南普陀站提督路頭站各錄票員採購此佈

## 錯打一張紙牌

歧西九條巷，有鴿母名鳳者，性好賭，平時虐待養妓，人道全無，前日其女美玉，以奉烟遲至，鳳即拳脚交加，玉走入房中，閉門言曰：「如此，甯給我去死。」鳳聞言，大怒曰：「好，汝死由汝去死，我不過似錯打一紙牌罷了，何惜之有，館中群妓、聞聲之下，皆入臥房，相對潸泣，然亦終無如之何也。」

(高)

## 叫化子討開心

昨天夕陽時候，賴厝埕，有一手拿月琴，沿街彈唱的行乞者唱到一家門口，看見好幾位花姑娘站那裏，他就跑到面前，嘆了一口氣，咳，姑娘啊，小姐啊，順口唱着，「早知恁負心，任恁若是西施嫵嫩，我亦不肯這樣行儀，唱還未完，一個大姑娘、給他數銅片，那花子，笑嘻嘻的走，口裏還唱着「我壹身爲恁掛吊，到尾也調病成相思」，那花子故娘聽着，都氣的臉子像發燒，跑回巷裏去了，

(高)

## 自己的妹妹

廈門小報大觀 碎

陳伯伯人家說他是個老古董，他給他的兒子到學校裏去念書，是經過幾個朋友苦勸的，有一天，他的兒子向他女兒唱着最流行的歌詞道，「妹妹我愛你，陳伯伯聽了大怒道，「禽獸，連你自己的妹妹也愛上了。」

## 美人冰

自「美人糕」得名後，以美人名物者相繼興，如小報所載之「美人茶」是已，然最雅趣者固莫如「美人冰」。美人冰設台狗墓，當罈者爲伍氏女，呂氏婦也，貌本不美，而以美名者，以其係女性也。其母家爲左鄰如川齋畫店，母雄嫂，常助理其事，一老一少，相映其間，如太師之與小師然，增無限之佳趣矣，及至涼生暑退，則舍冰之業以業棉，是真所爲雙料投機矣。

## 校長與女學生

某中學的女學生，對他的同伴說，我將來要嫁給呂宋客的，——真的，不錯。呂宋客有很多鈔錢，錢是一班女子——尤其是女學生們所要追求的目標。

學生會某職員向林校長說，「三位被開除的同學，是我們

大家公選的，你們真的要開除的話，那就請你把我們全數都開除吧，一校長說，「蠢才，校長開除你們的代表，不就是要表示開除你們全數的意思嗎，」

### 當票上之凸凹

青墓口建盛典舖，昨有婦人持金器一雙，向其質押，議定大洋二十元，當即打下低二支之當票與之，詎該票上面加畫凸凹二字，相向而合，婦見票上之畫，知意存相欺，責令改換，舖夥以票不便改換，乃善遣之，婦始帶罵而去，

(海)

### 下次不准在此大便

有狀似學生者，在馬路角蹲地出恭，被巡警瞥見，執而質問，其人云：「我身患痢疾，不及回家，請問貴警附近有無公廁，警不能答，祇得放去，囑令下次不准在此大便，路人笑云，然則他處如何，若此處恐亦無此湊巧耳，」(勾)

### 講義也好賺錢

廈門某音樂教員，一毛不拔之名士也，其所教之學校，凡

四五處，其所教之歌譜，少書於黑板，而多印於講義，每張售銅元二枚，以充私囊，每次可獲利三四元，蓋其所印之講義，僅用粗劣之毛邊紙，或機器紙而已，據印刷家言，每紙僅半枚之本足矣，而學生貪無抄寫之勞，先生得金錢之利，以故各相安無事也，

(能)

### 母親與洗衣婆

某洗衣婦有個女兒肄業在某女校，平日很好出風頭，一身打扮得十分齊整，衣服鞋履，都穿得很漂亮，好像資本家的小姐兒們一樣，有一天，她和一輩朋友到外邊遊玩，恰巧碰着她的母親，手裏拿着許多骯髒的衣服，要到河裏去洗滌，問她要到那裏，她却不答應，轉身向她的朋友說，「這是我們鄰家洗衣的婆子，」

(影)

### 老學究也看性史

南星幾園開幕日，王蕙琴演「春香鬧學」，扮先生者手中拿着一本書，口裏說道，「關關雎鳩，在河之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可是這本書，不是詩經，而是張競生博士的「性史」，

新到樂園之大京班，昨演長板坡，飾糜夫人之貼旦，繡雲未出，遽自投井而死，及趙出，不見糜夫人，檢場者再推出之，於是糜夫人又作第二次之投井。

### 姜太公廳裏釣魚

昨晚南星樂園開鑼戲——渭水聘賢，姜太公釣魚，不在水濱，而在一間很美麗的廳中，所謂機關佈景，如是，如是。

### 老而不死是謂賊

(全上)

某私塾學校，課本以四書爲最要科學，一日念到老而不死是賊，老學究給學生也解釋字義，裏邊有十二歲的小學生，就牢記在腦袋，到了回家的時候，剛遇見他的爹爹，小學生隨口問道：「爹爹你還不早死呢，他的爹爹很奇怪問他，怎麼這樣的傻，小學生說，今天上午先生教我們老而不死是謂賊的意義，所以我盼望你早死，纔不會偷人家的東西，也可以避免戴紙帽遊街示衆，他的爹爹罵道，老先生比我年紀還長幾歲，怎麼不早死呢。」

廈門小報大要

碎

(聘)

### 僧房白濁藥

禪林密室，初以爲乃小說家筆下之事，不謂近日滬上各報，竟載有破獲「壽聖菴密室」之確案，謂住持僧諦松所營之秘密室，在該菴女廁所之後，中除銅床妝臺沙發外，有鴉片煙槍，香水香粉，並有白濁藥一瓶，其用處殊耐人尋味也。

(魯文)

### 作家之自尊精神

曩閱禮拜六派某什志之某知名作家論文，有「其所見正與余同，甚佩其眼光之大也」一語，頃觀江聲報廣告欄之畫展覽會廣告，有云「畫家李益亭，由滬來甬，游覽名勝，爰將平昔所作山水人物，花鳥走獸，共百餘件，在青年會展覽，李益亭啓。」文與前頗相類，喜其有自尊精神，特並記之。

(全上)

### 清玉閣定價

南枝清玉閣，在江聲報上大登其廣告，價目中有一條云，「召外開四館以三點鐘久爲限，定價大洋十六元，」以四

玉

三

人計，視一人有酒十元，猶較薄也，聞走紅運之某堂子，每月平均出局三回，並其他收入，月可得千餘金，比諸大學教授所得，尚高數倍，

全上

### 李純之頭不朽

新聞報載稱，「李純舊同像，現由美術家江小鷄氏收買，將設法改鑄，利用之于他種工作，祇存一個頭顱，將送往博物館，作為列品，」可謂李純之頭真不朽矣，

### 空氣屎

讀五十六期本報，有美國發那特博士，發明空氣飯一節，言固近理，然人既食空氣飯，則豈下空氣屎，空氣屎者，即屁之類歟，願反質諸發那特博士，

(全上)

### 守井待水

頃讀本報觀海君之「苦旱中的旖旎風光」，因憶到吳菴君為余述童子守井待水事，可相輝映，吳君云，「余往鼓浪嶼訪友，經烏埭中，道旁有井一口，列桶十餘担，井上立童子二人，各執一繩墜于井中，喁喁而談，似非欲汲水者，

余怪之，探視井底，則乾無滴水，問何為，曰，「待水也」，問水何須待，曰，「否則水來被人汲去」，余聞言竟，回首一望，又見媼婦三四，挑水桶而來，如觀海君所云者，

(全上)

### 萬世也要做娼

有一穿得非常豔美的妓女，行經中街，一乞丐趨前向之乞錢，該妓逡自前行，置之不顧，乞丐隨後跟之，依依不舍，比至亭仔下，妓仍不與一文，乞丐忍不住，破口罵曰，「像你這樣歹心，萬世也要做娼，妓聞之大怒曰，這樣歹嘴，萬世也要做乞食，」

(情)

### 為善者被潑烏油

田仔墘敦品學校舊址，現為一肥婦名珊瑚官者住宅，門上貼有「為善最樂」之春符四字，日前不知何故，被人塗滿烏打馬油，問諸鄰右，謂該婦行為不端，喜為良家女子做好事云，

(虫)

### 改名換姓

前經局口街某小巷裏，見有少女，年約十四五，立于門前



惡狠狠地指對面斜居一家狂罵不休，饒有趣味，恭錄罵詞數句于左，「再出來吧，不敢出來咯，好呀、好好，給你佔便宜去，再出來時，你看，倘若不敢把你打了一頓飽，我的「林」字不要「姓」了，「名字」也給你改去吶，」聞者都哈哈大笑了。

(匠)

## 有了三角可以橫行

某小學校成績佈告牌上，見有學生自治會議決案一紙，內容頗有特點。爰摘抄數則，以餉閱者，一、凡寫字於黑板上（每次罰銀五占）二、凡口出惡語罵人（每次罰銀三占）三、凡閱課外之書籍（每次罰銀伍占）四、凡稱人偏名（每次罰銀五占）五、凡在課內相打（每次罰銀一角六，在課內食物品（每次罰銀二占）這樣，假使一個學生，他身上有了三角銀，就可以公然拿起粉筆在黑板上隨便寫他的惡語，也可以用最難聽的詈辱罵他的同學，先生講書的時候，他不但能夠自由翻着他的兒童故事，並且可以站起來大聲呼喊一聲「臭飯桶」或是「臭頭二」而且當先生或同學反罵的時候，他立刻可以動手打人，大家們腸轆轳的當兒，他還可以高舉麵包，雞蛋糕而張口直吞哩，打人罵

人，都不相干，只要三角銀讓他罰去就算了，嗚呼，某小學校。

(梵梵)

## 喬先生的話

鼓浪嶼市教育會國語師範班開課的日子，指導員兼教員喬先生登台演說，重重複雜，嘈七唆唆，說了一點多鐘，我只聽得以下幾句話「我們北平人一到廈門來，就不怕沒有飯吃，真的，國音這一門除了我們北平人，誰都教不來的江蘇，浙江的人教國語嗎，那真是笑話了，以前我在廈門提倡國語，組織國語研究班的時候，很多我們北平人都起來反對我，因為他們恐飯碗被我打破了，但是，後來各學校給我一提倡，都知道國音重要，所以北平人以前每月賺二十多塊錢，現在賺百多塊了，我十六年來提倡國語，犧牲一切，錢看不起的，只希望我的「閩南國音統一」能夠達到就是了，所以我不愛國，是在是真愛國，不愛國是在買強國，假使全國的人民都像我這樣努力去做，那麼，中國一定富強……」

(全上)

## 三隻手的姦案

南安人傅江海，向法院控陳炳文闖門盜姦一案，於十八日

開訊，雙方均准十時到案。傅之妻因姦情關係，亦蒞院陪訊，由審判官訊問，謂陳炳文如何姦汝，這時旁觀甚衆，傅妻一聞此言，登時紅雲高漲，雙頰作胭脂色，忸怩地說：「他瞰我室內無人，闖入房中，將我壓在床上，一手扼住我咽喉，一才扯去我的褲子，一手插我衣袋搶去金戒子及鈔票」法官聞此數語，拍案大怒，說：「豈有此理，職業此半生，許多姦案，都辦過，從未聞有一隻手的強姦。怪事，一觀者大爲闐堂。」

(鼓客)

### 雨天裏的喜劇

昨日下午，天忽大雨，舊關帝廟前，有一雙不相識之男女，接踵而行，女前男後，男子雨傘上的雨水，于有意無意之間，竟滴在女子的雪白的頸項之上，女子回頭說：你瞎了眼嗎？男子走近俯耳說：「我愛你，」女子怒着說：天壽短命。男子笑着說：我還未娶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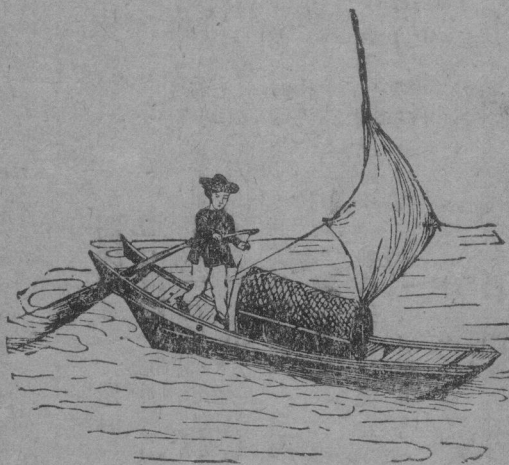
(真)

### 看出喪的感想

有人出喪，並有御前清曲一小隊，雖皆穿着長衫，惟不大乾淨耳，較之青衣白領，袋上插着美麗的手巾的西樂隊，

則迥乎遠矣。波蘭小說家顯克微支，曾描寫着一個愛好音樂的孩子，因為想去偷一支梵亞鈴，而給人嚇死，我想，大概顯克微支還不知在梵亞鈴之外，還應當做一套美麗的西裝和一條美麗的手巾吧。

(冷)



全禾汽車路公司增駛新綫啓事

敝公司現因新闢殿前支綫爲利  
便行旅計特添購四架小車以備  
行駛該新車機件堅固速率快捷  
每車座位可十四人刻已裝運到  
禾不日開始行駛用特預告希來  
往禾山旅客注意爲荷

浙江錢啓泰選製秘授金不換膏  
總發行廈門仔下萬全堂

分售處

新嘉坡建寧街百零九號萬全堂棧  
漳州民東路三十三號萬全堂分棧

主治

男子遺精白濁  
婦人赤白帶下  
五勞七傷遍身  
筋骨疼痛痰喘  
氣急赤白痢疾  
小腸疝氣心氣  
疼痛一切無名  
腫毒瘰癧楊梅  
頑瘡等奇難雜  
症應效如神

萬全堂附設蚊香廠  
特製蜘蛛標滅蚊香圈

萬全堂秘製史國公酒

總發行所電話二百三  
十二號大北電報掛號  
七五號五五製酒廠廈門  
美頭社口電話一百六  
十一號駐叻批發所新  
嘉坡源順街門牌三  
八號閩南總棧漳  
醒民東路門牌三  
價目每瓶大洋四角四  
占不二價

蚊之為害盡人皆知本堂有鑒及此精製  
滅蚊香圈配以上等香料燃時不特有滅  
蚊功用且能辟除一切穢氣臨睡靜坐時  
燃此香圈清香四溢安眠樂睡迥非若市  
上售品所可比擬者  
賜顧諸君請認明金蜘蛛商標庶不致悞

本主人謹啓

# 南洋殖民十二偉人事略

(一) 梁道明 爲蘇門答臘東部之舊港會長，廣東南海縣人，明永樂時，入朝貢方物。

(二) 張 璉 廣東饒平縣人。爲舊港番船長，出身海盜。明嘉靖時，曾奪據葡人之澳門，萬曆時列肆舊港，漳泉人多附之。

(三) 新村主 逸其姓名，亦廣東人，經商爪哇，極爲富饒，永樂時入貢。

(四) 婆羅王 佚其姓名，福建人先世流寓婆羅洲北境，明萬曆間據其國而王焉。

(五) 吳元盛 廣東人，清乾隆末，流寓婆羅洲之戴燕國，時國王苛暴，民怨而殺之，因奉元盛爲王。

(六) 羅芳伯 廣東梅縣人，乾隆中經商婆羅洲之昆甸，保衛僑胞爲衆所愛戴，共推爲王，卒後禪位於其部下。

傳八世至光緒十年始爲荷人所滅。

(七) 張傑緒 潮州人，同光間經商於班瀾，逐其土王取而代之，卒後無嗣，財產爲荷蘭人所沒收。

(八) 林道乾 福建晉江人，本海盜，明萬曆時，率兵

船往攻菲律賓之馬尼拉，先勝後敗，轉據呂宋西境，又爲西班牙人所迫，乃揚帆至勃泥（今婆羅洲）居焉，號其地曰道乾港。

(九) 阮潢 中國人，明萬曆時爲廣南開國祖，清乾隆時阮光平，係潢族屬，號新阮，嘉慶時阮福映，係潢後裔，號舊阮。

(十) 鄭天賜 爲港口國王，其地與柬埔寨相連，其先人流寓其地，服御制度，彷彿中國，好詩書，立學校，建孔廟，王與國人皆敬之。

(十一) 鄭昭廣東澄海縣人，先世流寓暹羅，時暹爲緬所滅，乾隆時起兵復國，暹人推戴爲王，婿鄭華繼之，即今暹羅王室之祖。

(十二) 宮裏雁 順治間隨桂王入緬，據緬北木邦土司境，設波董銀廠，衆拾數萬，惜後爲滇吏所殺。

## 翩翩書記

曾經來廈紆尊降貴之大律師鄭烈，現又榮任京師大理院刑庭首席推事矣，客傳其最近與吳女士在京一場交涉，得某秘書出爲轉圜兼告一結束矣，先是鄭在厦時，獨居無偶，

枯寂難安，適與吳遇，鄭故閩人，不能操廈語，吳又不能作閩音，雙方乃乍中外交式之談話，同操東方帝國之日語，媿七傾談，兩情寢洽，吳遂爲鄭入幕賓，掌大律師之書記，鄭特闢一室館之，每夕輒止宿焉，詎律師法力高強，先時將吳室門鍵拔去，吳既不得閉戶，姑移椅塞其門，某夕，鄭遂闖入，與吳談判臨時昏聩，議成昏結，而風聲不密，鄭之閩內坐探，乃亟作函電報省，電來，促鄭回家，鄭不得已商於吳作歸計，既歸而復來，兩方又以事勃谿，致不能和好如初，唯吳與鄭同居後，一度珠胎暗結，業下書帶種子焉，吳於是索鄭署約，給以扶養費若干，但撫衷自問，終不甘鄭之薄倖，卒乃逢人訴苦。事始漸露於外，近京師之行，亦基於不甘之一念，擬在京興大獄，幸得友人排解，始不至決裂。聞吳自返廈後，仍常與律師界週從。現多爲某律師助力。介紹訴訟人與某談法益云。

(流風)

## 四個墜落女子之自述

前閱昌言「女學生之陷阱」一篇，竊疑女學生何竟墜落一至於此，好奇心生，故而難舍，前之夕，偕友人某，按其

地點，探幽于蚊煙井圖書館畔，果有所謂(某某)者營野合場所焉，有女，自言肄業羣惠，所招神女，大都墜落之女學生。而某女則其罔也，若隱與友，以此事與婦運前途有關，亦社會問題值得考察之一，因令某往召所謂女學生者，先後至者六，或窄衣短裙、或高履旗袍，談吐舉止，儼然良家女子態度。自言，爲某校某校學生，詢以各校七員姓名，均能道之甚詳，殊可異也，若隱乃以隔別式，一一詢其所以墜落之原因，乃得下述之結果，

其一王真姓，自言係因家境奇困，生活爲難，不得已作此秘密無恥之生涯，問其果否女學生竟鄭重承認，第堅懇代守秘密，免損學校名譽，至詢其真名，則矢口不言，此女似知人間有廉恥事者，疑其姓，或亦僞耳，又其一，自言李姓，本商人女，父業盛時，亦嘗養尊處優，習爲奢侈，及家道中落，虛榮性成，爲姊妹行所誘，誤入此中，差幸召我者多係西裝同志，學界中人，因漸習常蹈故，然權限在我，接與不接，吾身固可自由也，是女裝飾時髦，鉛華滿面，雪花膏味，薰人欲醉，觀其態度，蓋果深中虛榮毒者，其所自白，或者由衷之言也，又其一，自言林姓女，母爲人挑水洗衣，前肄業某校，爲免費生，與同學男生某

諒見燕鄰媼，貪重金，必欲妾余於洋客，洋客屢至鄰寓，  
盪窺之，一五十許老人，肥而醜，余既不能與情人割愛，  
又不願以妙年之身，事此行將就木之人，家庭革命，于是  
乎起，母也不仁，必欲強迫，予誓死拒，母雖無奈，然欲  
婚某生，母則以死相抵，予無策，只得暫時忍痛，斬斷情  
恨，以爲徐圖之計。不料生旋竟別戀，棄余如遺，予既失  
戀，且感覺愛情爲物，不足神聖，灰心之餘，遂習爲浪漫  
之行，于是蹙蹙落此間矣，又其一，自言黃姓黃面鴨屁股  
體態輕佻，裝束若時下舞女，嘗肄業某女中，嗜歌舞，其  
論調甚奇，詢以既已受過中等教育，何處不足棲存，奈何  
甘爲下賤，渠色似不服，謂男子可以嫖妓，女子獨不可以  
玩弄男子也乎，我之爲此，聊以侮弄天下之爲男子者耳，  
若隱驚其語，戲詢之曰，男子嫖妓，須與纏頭，千金買笑  
，未始無本得來，果如女士所言，殆不取男子之金乎，該  
女作而言曰是誠固然，然設爲予所屬意，則雖不取金可也  
云云，觀其舉止，疑係勾欄中人，所謂女學生，特贗鼎耳  
？嗚呼，物質文明，道德淪喪，社會之陷阱已多，墜落之  
犧牲日衆，怵目驚心莫此爲甚，有心人其可等閒視之，而

## 憶鼎洛

鼎洛去了。回到上海去。我在這裏憶着他。他曾無可奈何  
地住過幾個月的廈門。如今又是無可奈何地住在上海了  
。他真是無可奈何啊。無可奈何地睡着。無可奈何地醒着  
。在他看來。這個世界根本就是無可奈何的世界。他常要  
得罪了人。有些說他輕薄。有些說他驕傲。但他並不以  
爲輕薄。自以爲驕傲。他是無可奈何啊。無可奈何地說幾  
句可笑的話。那就近於輕薄了。同時。在他那無可奈何地  
向你點着頭行禮。或者隨便地舉一下手。那你就感到他  
的驕傲了。我很怕帶他去看新的朋友。我恐怕新的朋友。  
把一無可奈何看做輕薄與驕傲呢。他曾說；有人罵我自稱  
著作家。著作家算什麼呢？那不過同剃頭匠一樣的各人賺  
喫吧。剃頭匠有高明與不高明。而爲剃頭匠則一也。所以  
著作家也是這樣。只要寫成一本書來賣。就可說是著作家  
了。著作家算什麼……在他看來。就是著作  
也是無可奈何呢。他不會剃頭。不會做裁縫。不會經商。  
也不會執政。於是。他因爲要飯喫。而無可奈何的去著作

了。但他爲甚麼長是這樣「無可奈何」地呢？他自說已是「懶」，是的。他確切是懶。他懶到連活也不十分高興了。但他還活着。活着的人。是容不得你絕對地懶的。他終于無可奈何地去收拾了行李。無可奈何地去再三問船，而且無可奈何地坐着小船，登上海輪。無可奈何地重返到他那裏。可奈何地活着的上海去了。我每爲他担心，爲他的無可奈何而感到無可奈何。但鼎洛還是鼎洛，在一切都感得懶的當中。還有不懶者在。他曾寫了近十本小說呢，而且未亡人是那麼長啊……中國人是懶的人，這豈可悲的，但懶中有不懶的存在。鼎洛也就存在，著作不容易呢，像未亡人那般的，從一個字寫起，一直寫到十五六萬字，這中間是有許多不懶的精神，也就是真實的生命啊，「懶」是事實，而表現這「懶」的事實的精神都不是「懶」了。鼎洛是在他的著作中表示他的「懶」的人……

## 章台聯話

公餘無聊。從二三子之後。涉足花叢。羣雌粥粥。大施其交際手腕。二三子或抱之。或吻之。句句拳拳。惟恐不及。僕以年事較高。難邀青盼。然以此而節省多少無謂之冤

枉錢。計亦良得。妓院之設置。鐵床一。鏡廚一。靠椅數張而已。其稍事鋪張者。則加以沙發或搖椅焉。壁間多懸戲套紙聯。如西遊記。水滸傳。殺子報。今古奇觀等是也。妓客之稍稱文雅者。贈以條幅；對句。僕既無分於獵豔。即於其條幅對句間。爲獨一無二之消遣物。遊游省廈漳泉潮汕等處。所見對句。不下數百，欲得一堪稱傑作。可以傳世。不啻抱金三萬斛。揀得寸金難也。無已。乃求其次。見贈月卿云。「月爲客地多情物。卿是人間解語花」。贈文卿云。「文筆試描新月影。卿雲低護好花枝」。贈月英云。「呼出雲中月姊。看低天下英雄」。贈鳳仙云。「鳳爾何心棲棘棘。仙靈有願化鴛鴦」。贈愛仙云。「愛河風定鴛鴦穩。仙洞春深雨露新」。贈金玉云。「貯黃金而有待。解佩玉以贈之」。贈海裏紅云。「海棠沉醉春風裏。紅豆相思暮雨時」。上列數者。雖未出類拔萃。然平穩無疵。聊可寓目。惜乎終不如昔人贈如意。「都道我不如歸去。試問卿於意云何」。及贈湘雲。「湘江有恨今同古。雲海相思我共卿」。之句之體貼入微也。

## 軒渠錄



## 八十二、嘗異味，

史鍾，泉之青陽人也。家小康，蕩檢踰閑。某日，有星相者，過其門，璉延之相，端詳良久，乃舉筆批之曰，君年八十二，臨死嘗異味。璉大喜過望，厚遣之，詎意是年八月十二日，鄰里演劇，璉於夜間往觀，行至中途，墜廁而死，竟應星相預言，聞者莫不佩其推測之神云。

## 鬚子

楊君五十留鬚，一日，與諸友閒談月下，有蔡某者，善談諧，因作而言曰，余有故事一段，未曾報告，請諸君靜聽勿諱，一某甲素以販羊南渡爲業，凡例輪船僱羊，價倍於狗，時海關檢查員，爲一西洋官叟，甲利其旨也，乃異想天開，將所有羊角，盡行斫去，而以狗報關藉，省船租，官更驗之良久，不知何物，因告甲曰，君之牲畜，若說是羊，頭竟無角，若云爲狗領却有鬚，聞者忽然大笑，楊知其爲諛已也，大罵蔡某可惡，掩耳而走。

## 厦南遊藝拾趣

厦南女中募款游藝大會，十九夜假借思明戲院舉行，記者列席前座，飽見際聞，可紀之事甚多，本擬極力描寫，捧

捧異性的場，但筆墨有限，只得拾趣而已。

老不吝氣說要錢 戲院門首，掛一布帘，大書「籌款游藝會」換言之，要錢的游藝會也，如此寫法，真是「貨真價寔，童叟無欺」，何等老實，何等爽快，一般實在要錢而又吞吞吐吐，不敢堂皇標榜者，能不愧死。憶昔那藍田幫臧和齋縮厦門錢貫頭時，第一次上總商會開會，開口便道「今天之會，開宗明義，就是要錢，一爽直態度，庶幾近之，

只携舞衣不帶旗 在原定時間約遲一小時，紫羅絨幕始開，……「全體豎立……唱黨歌……向黨國旗及總理遺像三鞠躬禮……讀遺囑……」等呼聲，一句一句，依序遞演，白銀幕上遺像有之，遺囑亦有之，但（黨國旗）則不知躲在那裏，旁座黃君，囑余耳曰，「只携舞時衣，忘却黨國旗，」十字批評、恰到好處。

李伯端高坐包廂 校長李伯端，着白夏布長衫，高坐左畔第一包廂內，扇輕揮，態度極爲安閒，每舞罷歌闋，輒隨笛聲下時，李輒引目四矚，微微一笑，滿面春風，喜可知也。

莊希泉隱身幕次 久矣不聞之莊希泉，昨忽現形於機台化

裝室裏，留髮，蓄髯，好個博士面孔，驟觀幾不可辨。然終游藝之會。此鬚生要角，迄未一次拋頭露面，只露「半面遮隱約紫絨幕圍而已。前座王君顧予曰：莊希泉來矣，余佩皋安在，言外大有一天涯地角相思苦，「替他倆担心意，

歌舞我爲門外漢 全場除「痛絕」短劇外，完全歌舞，歌舞我爲門外漢，只覺紅裳綠衣，美育宜人，我一面瞻舞顧曲，一面視察心理，但見掌聲最震時，都在台上舞女「秋波送盼」時，或「高舉玉腿」時也，包圍我前後左右之客，皆曰：「張玉屏歌好舞亦好，堪推廈門舞星，」余於其唱「人面桃花」亦云然，（附舞影一幀）

知音人憶蒲鶯鴻 藝游畢時，觀客紛紛散，全場除女學生外，大都西裝面首，老頭兒如洪曉春周墨史輩，均已未半場即去，余雜行少年間，稍爲觀察，但聞一般解歌滋味之少年，皆曰：「某某模仿蒲鶯鴻，維妙維肖，」偉哉，鴻鶯蒲，人面不知何處去，靈魂猶自滿思明，

## 泉城廟災記

爲諸佛菩薩遭厄之開宗明義者，月之八日，各界續開會議

集合數十青年，而着手毀除四大神廟焉，所謂四大神廟者，即玄妙觀，大城隍，花橋廟，觀帝廟是也，四廟之外，尚有泉信奉最誠之奇仕媽，鎮撫司，以及大街小巷，鋪主神爺，弄得一場糊塗，烏煙瘴氣，亦奇觀哉，玄妙觀者，奉祀昊天大帝，即俗所謂天公也，觀建於晉太康中，初名白雲寺，唐神龍初，改爲中興觀，元正始復改紫極宮，清康熙二十年乃改爲玄妙觀，即今所存者是也，觀之中殿奉祀玉皇上帝，（即天公）前殿祀道教之始祖元始天尊，左右兩殿，則祀二十八宿，諸革命青年，與緒佛菩薩搏戰，即以是觀爲第一火線，結果，雲台諸將，二十八宿斷手則足，無一得保首領，上帝，天尊，亦剝膚，斷脛，未能或免，觀中供有康熙御密磁瓶一對，亦打得落花流水，聞價值約數千元，傷像可也，傷物何爲，亦殊足惜耳，關帝廟，其沿革雖不逮玄妙觀，然而番皇壯麗，亦偉大建築也，當諸革命青年，攻擊第一火線時，有未參加戰役之青年學生數人，集於廟中，竊私語，輒云，時已久，爲何未來，不料此事爲諸佛弟子所聞，遂乘隙將關帝像折上，（按該像係木質，有關竅，雜湊而成，可以拆卸）潛由後殿攜出，時尚有佛弟子在苦團膜首參拜，祈求福祿者，迨起

拈香誦祝。大帝已不知何去，當時驚駭異常，即疾呼救駕，蓋誤爲伏魔將軍又試演第二套走麥城也。於是一而十，十而百，民衆羣集，而革命青年，亦適於是時來，遂疑被民衆搶去，實則非也。大城隍，即溫陵城隍，蓋府城隍也，廟在衙署西邊，原名資壽寺，明嘉靖二十三年改建，清康熙初，乃改爲府城隍廟，神像係石製，外敷以土，故諸革命青年，僅能毀其表，而不能去其裏，且能反抗，攻者擊以鐵，神則禦以火，初，諸青年不知其爲石製，以爲神果有靈，且有棄甲曳兵而走者，亦趣話也。至若花橋廟，（供奉保生大帝，即藥王廟），東甌帝君，閻羅王，小城隍（即縣城隍），奇仕媽（又名臨水夫人）則因神氣消沉，均無反抗能力矣。最奇者，法石亦有立上帝廟，當毀廟聲勢緊張時，諸佛弟子擲神杯請示遷避，神均示以陰或陽，諸佛弟子以爲神兆我矣，故不爲備，詎至薄暮時，忽有人見一黑面將軍，被甲入廟，俄而殿中爐香着火，遂僉謂關帝遣周倉告警，即亟召集徒子徒孫，將偶像搬去，越晨（九日）果有人來毀廟，於是僉稱天公有靈云云，是亦破除迷信中之一段迷信話也。

（松）

### 埔仔怪風俗

怪風俗云者，廈人看不慣之風俗也，埔仔社爲晉江縣石料區之一社，輻員遼闊，地處僻隅，風氣異常銅塞，風俗異常頑固，先記一二看不慣風俗，貢鸞門諸君，三寸金蓮，婦女纏足，爲時勢所不許，以其有害于衛生也，埔仔社民氣未開，古風全存，女子年才五歲，即纏纖小之腳，以三寸爲準，且有不及三寸者，山路崎嶇，各行其間，艱苦絕倫，如此方稱美觀，少婦裝飾，最有趣味髮髻之上，插花樹柳，多多益善，女子至十六歲則一律梳髻，然未嫁者，則於額上多梳「毛墜」，以示區別，兩眉以愈細愈黑爲最美，必用人工改造，使其苗條二分，弓灣如弱柳，并以火炭爲加黑原素，眉之美盡矣，服飾則衣爲鴨卵青色或大紅，褲則一律天藍色，衣長而褲狹，黃色宮鞋，桃紅絲襪，襪之上，褲之下，又加一「色褲」，鞋底加一木屐，如此這般，一身如五色旂，社人見之，垂涎三尺。

（羅賓）

### 四角半戀愛

天下事無奇不有。由普通之男女兩人戀愛。所謂直線戀愛者。已老早進化至三角戀愛矣。今也。百尺樓臺。更進一步。有四角乃至四角半之戀愛出焉。四角半之名詞。雖不見於幾何學。然用於吾今日所紀之戀愛故事。則恰乎其當。爰將茲事始末紀下。以飽天下好奇人。本市某機關人員周某。閩人。於去歲四月。與同邑琬貞女士。由戀愛進而結婚於原籍。婚後蜜月來廈。仍供職於某機關。貞女士。以其寫得一手好字。且工談吐。故亦隨其夫供職於該機關。此一對戀侶。朝夕同作同息。月下言情。影前親嘴。寔已天上。非只人間也。詎六月間。此一對戀侶。正與其所營舍屋中共敘情話時。突有一衣冠綽約之青年自閩來訪。此青年即周之莫逆窗友。而與其夫人亦曾有一面緣之方某者也。彼等相見甚歡。且以其隻身來廈。遂留之下榻其家。以便話舊。迨十月。周有人介紹其赴泉州某部工作。因其所入較豐。且前途發展力亦較大。經與乃妻及其莫逆一度商榷後。遂囑方照料乃妻。而棄某機關職去泉履新矣。方某及琬貞。皆以文名享盛譽於其故鄉者。而周。則不過普通之機關人員而已。所謂方以類聚。此一對之少男少婦。獨處一室。論文談心。幾及浹月。在此男非柳下惠。女

非曹大家之時代。孰能若愚傻瓜。守他媽的甚麼貞操耶。廢歷十二月中旬。周有友談某。(亦方之友也)因事由泉來廈。託其携款交其夫人。職是。諺亦寓周家中。數日後。方某母自閩來電。稱病甚。速方歸省。於是。於月之廿二日午煙雨迷濛中。汽笛一聲。方與貞。共拋離淚于海後灘矣。今年春。方自閩返。入室。遽見談與貞二人正吻於牀次。不禁妒火中燒。立責貞。何如斯之博愛也。貞曰。「友乎。儻有何權以干余。值余夫不在時。你與談共余可耳。蓋法文豪莫泊桑曾曰。結婚只一次。而戀愛可無窮次。余除君二人外。使有其他再能滿余意者。余亦將愛之也。一言次坦然。但方殊不釋懷。別之而下榻于其友人董某家。董亦文學家也。見方近來恆鬱鬱寡歡。詢之再三。具以告。並述及此次貞之言。董聞而奇之。心亦嚮慕焉。於日前。乘方暫時。即做方之法書一函。並取其圖章而蓋之。逕寄貞。約其於大前夜赴某旅館解釋誤會。及期貞果至。入室見非方。乃為一滿植透邊鬚之男子。欲去。董伴謂方即來。而已亦訪方者。貞始釋然。二人畧事寒暄。藉以俟方。談約半句鐘後。董遂將其意直陳。並懇允之。貞莞爾笑曰。「吾與君一面識。詎能稱戀耶愛耶。若君者。去宿

媚可也。荷乏夜度金。吾願代出。」言罷。卽以十元中鈔擲之逕去。董恚甚憤甚。聞擬將貞之秘史。爲書以告其夫云。左氏曰。周貞方談。均爲相愛之友人。其鑄成四角戀愛者。宜也。彼董某僅爲一人之友人。卽欲參其中。藉思染指。敗矣。其誰之怪也。雖然。董某此次之參加。確開戀愛史上之新紀元。此亦失敗之光榮也。然則吾名之四角半戀愛。其誰曰不宜。

## 某女士妙法規夫

靈園報載。一士人。終日醉生夢死杯中物。妻百般苦勸。不改也。一日。乘其醉倒溝泥中。召攝影師攝之。比醒。示以照。夫大慚。因戒酒。聞者佩其賢。乃天下學無獨有偶。靈園有某女士者。隱其名美而賢。通文字。夫爲某校教員。好作狹邪遊。女士屢規不聽。偶閱孫心青天眞閣詩。閉情一首。因錄其句壁間。詩云。「走馬尋春得待忙。嬌紅姹紫盡芬芳。歸來靜對寒梅嗅。始覺閒花帶草香。」夫見之。慚且悔。遂絕跡花叢。夫婦相愛如初。且每於歸家時。輒向妻作嗅狀。問其故。曰。「嗅寒梅也。」相與玩笑。閨房之樂。誠有甚于畫眉者矣。(市隱)

## 劉和鼎與一百金

吾閩共匪之猖獗。民不聊生。中央爲解除民衆痛苦起見。特派五十六師劉和鼎部入閩。軍旅所至。報章均有詳載。惟對劉個人履歷。獨付厥如。魁昨因事赴泉訪友。言談之下。得劉師長趣事一節。亟錄如下。劉前本王永彞部郭寅軍之部下也。劉性甚豪俠。廣交游。其駐防泉州時。整軍之餘。輒從桐城諸紳士游。有楊漪者。華僑富商楊某之長子也。與劉最善。且有金蘭盟。後王失敗。劉亦離泉。是時。劉因揮霍太豪。行囊羞澀。楊以友誼助之百金。後楊赴菲。劉則輾轉戎行。由團長而旅長。革命軍興。劉遂棄暗投明。隸某軍部下。任師長之職。及至全國統一。編遣會開。劉以戰功榮擢陸軍第五十六師師長。者番帥至吾閩。楊適返國。於是數載分襟。一朝邂逅。其快慰逾於平時也。願劉之有今日者。實楊有以成之。遂昇以參謀之要職焉。

(梅魁)

## 金門之行

廿六日下午。忽然接到金門蔡景榮先生的信。說翼舉抱病

甚劇。醫師說恐是小腸炎，朋友中生長在福州的現在還只是認得一個翼舉，他雖生在那「仕官」之鄉，却不會在那裏帶來一點「官氣」。就是連冰心小姐那種在象牙牀裏做夢的思想也沒有，他確實是一位忠實的貧民，或者可說是大的孩子，他有一種奇異的動作，那就是如果他與你相熟，就要他覺到你還是一個肯努力的人時，他那熱愛的手掌，就要輕輕地摸撫着你的頭了，那簡直要使你忘了人間一切的怨恨與驕傲，你自己也就在那熱愛的手掌之下，變做同樣的忠誠的孩子了，他很貧窮，但也很慷慨，時常記着朋友、記着社會，在南洋三寶壟時，把辛苦的教書得到的金錢，爲着創辦中南日報，乾單獨費去一千多盾，而他自己到現在還只穿着一套多年的破敗的西裝，袴腳的裂縫已壞了一尺多長了。去年，他從南洋歸來，曾在福州民國日報辦過事，但真兩個星期吧，他跑出來了。三月以前，他來到廈門，天天在禾田與我作伴，後來金門要聘他去教習專修科的國文與英語，我們再三地勸，一方面想留他在廈門，一方面怕他太孤寂了，但生活迫人，終于給他一個人去了，接到蔡先生的翼舉病訊以後，我們感到人間的苦痛，但沒有起了什麼感傷的念頭，第二天的清早六

點鐘時候我同軍哥携着小小的籐籠到金門去，舟行了三小時許，金門到了那是一個荒涼的小島，深黃色的斷岸，一字兒排過去，岸上沒有樹木，也沒有甚麼人家，與廈門比較起來，那是一一種蒼茫的孤寂的世界，我倆上岸走了里多路，才到一個有商店的市場，在指委會喫過飯以後，僱了一隻驢子，兩個人兩邊坐着，走向平林的學校裏去，細雨紛紛地落着，驢子走在一片廣漠的沒有青草的黃泥的荒原之上，那簡直有一點「萬里投荒」的意味呢，牛車還未看見沙漠，但這一望無涯的黃土，這紛紛的細雨，這蒼茫的暮色，使詩人們看起來，也許要落淚吧，但我們只覺得有一種新的感覺，也使我們的胸襟開闊了許多了，我們到學校時，已經是很晚了，一遇着兩個學生，就問他唐先生怎樣，他們說唐先生病好了，我們都哈哈笑起來了，翼舉正坐房裏看書呢，他看見我倆時，只是鳥一般的跳着，在感情緊張的時候，他是不大順利地說話的，他大清瘦了，原來他發了一場激烈的熱病，臉上帶出許多紅斑，但只三四天就好了，但也夠危險了，聽說熱度最高達到一百零三度呢，病的危機，已經給時光帶過去，我們也要就很安心地快樂地住下，而且我們的思想，是另移到別方面去了，

黃昏飯後，校主蔡景榮先生拿一部他明代先人的清白堂全集給我，書共十六卷，著者爲明末蔡顯時先生，書中載生時日月，但說卒在崇禎辛巳九月，曾在浙江做過官，他是曾經研究過理學的，平安富貴的生活，使他寫成許多幽閒清淡的詩句，雖然沒有什麼驚詞麗句，然也正有許多幽靜可愛的地方，聊摘數首，以見一斑，「余乙酉秋遊九鯉，兩日夜不得夢，今二十六年矣，庚戌元日，暫慰風亭，因和林某石黃門韻」正攜難弟登嶺處，還喜親朋佳興同，地僻堪悲秋慘淡，天清並坐石從巖，青鳥袖裏談偏勝，黃菊尊前酒不空，太武遙瞻衣帶外，誰人帽落孟嘉風」其餘佳句如，「祇緣墨塊胸中盡，不敵風雲筆底奇，」「水帶秋聲薄夜春，」「臥母數錢頰里媪，病妻炊黍供尊神，」亦自見老人風趣也，集中又有過麻城弔李卓吾詩，可爲研究卓吾者參考，因並錄之，過麻城弔李卓吾「生前不會面，死去憑誰語，魂魄應歸來，此鄉不可處，最愛讀書樂，石湖自歌笑，誰言世界窄，不能容老禿，老聃亦姓李，明老却無死，膏火自熬煎，吾徒是非耶，本島出世人，而談世間事，出世與世間，兩者將無異，聖主遲留意，未必欲死君，關心降不盡，垂白甘喪元，君著五死篇，欲死不知已，臨

急列頸時，畢竟消遙是，藏書故可焚，焚書故可藏，流派白莊周，知非荒唐書，生不道人惡，沒亦得人憐，此老千年後，奇文當必傳，

後來，蔡先生又拿一個古硯給我們看，硯長約六寸，闊四寸，厚二寸，四周雕着八駿騰雲的花紋，工殊精美，硯面刻着蓬萊宮闕，闕凡三層，中層小窗，爲貯水池，下爲庭堂，則磨墨處也，池貯水久不乾，磨墨的地方，不作青白色，水放在石上，逐漸地向周圍漫開出去，只要輕輕地壓十多下，則墨色濃黑可用了，背後有東坡寫的硯銘，文如下「千夫挽綆，百夫運斤，篝火下鏡，乃得斯珍，一噓而潤，歲久愈新，惟其似之，我懷斯人，蘇軾識」可惜我們不是考古家，果是東坡的親手的筆蹟與否，我們不得而知，不過那雕刻的精緻，石質的純美我們相信決定不是近代的作品，在這裏，我們感到用硯的人我們似看見往日的富貴與平安，抹着鬚鬚看書，捲起大袖寫字的幽閒的態度，但時候改了，現在勞苦的年頭，古硯僅僅一種暫觀賞東西，而不是寔用的貨物，許多著作家與記者，只能用着破筆，蘸着紅墨水，在粗劣的白紙上亂塗，漫說精美古硯，就連粗惡的泥硯也很難得，有時還用破裂的粗碗來貯放

紅墨水，夜已深了，外面落起大雨，翼舉拿一張扉畫給我  
看，並說，這本是蔡景榮君所攝影片，我很愛他，所以爲  
之做繪，並繫詩一首云「鑑得山光與水光，廳廊空曠燕促香  
，寒簾更是黃花晚，無那傷心對夕陽」舉還答應要爲小報  
寫些小品文字，並作些扉畫，我也盼望能在這小報上時常  
看見他那精美的熱愛的心情，第二天的早上，又與革哥同  
騎着驢子歸來，剛在上船的當兒，我們看見郭公佑與章振  
乾兩位朋友，他剛從廈門搭船來看翼舉的，我們告訴他翼  
舉的病已好了，他們也感到安心，人間原是寂寞，然在寂  
寞之中，正有許多愛憐的朋友，這寂寞也就有意義了，生  
命是什麼，那不過是愛與憎的戰爭的延長吧了，所謂無憎  
無愛的人生，那是另是一個世界的事，人啊，努力衝破這  
愛與憎的城堡吧，歸後，我們應當介紹蔡景榮先生，他是  
一位頗有資產的人，在他的鄉裏，設起一間學校，有各種  
運動的場地與器物，他愛着音樂與攝影，鄉村的少年們，  
都視這學校是唯一的俱樂部，現代真正的文明，是給他帶  
到這窮鄉僻壤來了，我們愛慕着他這種工作，並爲這鄉村  
裏未來的孩子們祝福，舟到廈門時，雨傾盆地落着，我們  
又歸於苦惱的瓊菜河上。

(了因)

## 不到明天不睡

我這個題目「不到明天不睡」，並不是到明天不睡，這一點  
要請讀者注意，不然就會變做烟鬼生活，而非青年生活哩  
，這所謂明天也者，是說是交了明天而非今天的時候了，  
簡明些說，就是在今天晚上的十二時以後而已，我有些  
朋友，在上海的社會上，而他們大部份是青年，因爲我自  
己相信我並不衰老，所以我所有的朋友，大抵是三十歲以  
內的，而又真巧，大部份是同我差不多的光身漢，因之我  
們的志趣是很相近，而我們所需要的也相同，——是一個異  
性——，在這一羣渴望着異性的青年中，每一次的談話中  
，好像是脫不了談到那所謂「女人」的一條路上去，因之  
而「婚姻介紹所」後來改爲婚姻討論所的一個名稱也會從  
一個青年的口中而產生爲青年友社的一種組織了，我們在  
聚稿中的刊物，也以「女人」兩字以名書了，這種種渴望於  
異性的表示，都是毋庸自諱的，不自然地自然而發生出  
來，這不是一件自己也以爲好笑的事嗎？上海的青年，設  
是站在不爲物質引誘的塔線上的，對於一切到處都會看見  
的肉的引誘是不會驚惑的，他們的思想似乎並不是十九世



紀的遺物而是二十四紀的青年了，學識方面也不會會使他  
破惑，雖是在他四周站滿了女人，也會疾首痛心的，這一  
類青年的自負自然不小，他們理想中是要組織一個健全的  
美滿的活潑的家庭，對於非正當的女子人是鄙視、厭棄，  
這其中雖然也是爲了金錢的束縛，可是他們的生活把白天  
浸沉在爲了要生要活的工作中而過去了，那最可愛的晚上  
（晚餐後，）那就是他們的樂園了，若是有異性的男青年們  
，當然除了在冬天是可以圍爐蜜談了，而我們一顆光團（賴  
尤團是沒有異性愛人的大團結）是無法排遣了，於是觀電  
影，或訪友談天，塗筆頭看文章一類的事，都是絕妙的消  
遣，觀電影呢，是能有真的女人給你過目，假的女人給你  
感想，訪朋友談天更有趣，越談越遠——竟至話尾記不起首  
，縱情狂談，毫無顧忌，會音樂的一則可以借書中人來忘  
了自己，這些都是極好的消磨孤獨生活，直到精神不支，  
而覺得困倦時，然後被褥裏去做夢祇是是非在明天的時間  
不可了。早了一些，睡到床上是不會給你安睡的，這一類  
青年，當然是有堅定力的，那些平凡的呢？那遊戲場，跑  
狗場，密子，大旅館，都是他們極好的消遣光陰和金錢的  
所在，更是一隻（目旁）眼就到了明天的，有些愛賭的朋友

，麻雀八圈，已是子午以後了，他們的夜生活就會這樣極  
容易的去了。更不敢誰費心呢，物質的享受，當然也要把  
物質去換得來，所以一般約略比較有一點薄才的而無薄財  
者，是不會去享受物質的快樂的，因之他們的口吻上是精  
神快樂，對於享受物質快樂的朋友是表惋惜，而說是墮落  
了，其實在他們自己物質方面寬裕一些時，也不見得會儘  
講究精神了哩，反之，亦何嘗不然，總之他們的生活都是  
不到明天不睡的，這性的寂寞，會造成不少青年的傷精神，  
是無可疑義的哩。

（阿張）

## 美人茶上起波瀾

美人名物，自昔嘗聞，若雙蓮池之美人糕，稍老廈門者，  
當嘗其味，願茲所述者，乃美人茶，而非美人糕也，  
二王打下邱蕭氏，有養女一口，頗具姿色，蕭氏張茶肆  
爲業，而令其養女當爐，以是肆中坐客常滿，人呼其茶爲  
美人茶，鄰有木料店傅某者，資不過中人之產，居然擁一  
妻二妾，頗尙不足，又早垂涎於女，第以無隙可乘，得手  
尙待時日，一戲之中，既有生旦，自不能無三花臉，於是  
又有某魂亭館之妻名琴者，知傅某之意，出而自告奮勇，

廳爲前驅，傅喜出望外，託琴購買花粉，轉致於女，女得物，竟感恩五內，而傅之慾，於是乎成功矣，女既被誘，遂願委身事，然傅之意，只在玩弄女性，絕無所謂情感，且家已有妻妾三人，安能更增担負，因嚴拒女，女不可，以死爲誓，傅不得已，面許以二百金聘女爲第四妾，女嫌其太少，尚不之允，而傅對人云，余以二百金買之爲婢，將來轉鬻於人，尚可得利也。

(先行)

## 情場哀史

余子前期返者，特訪林君，相見之下，覺其神色慘沮，似有憂忠者，因怪而叩之，曰君殆患恙乎，曰否，且頗揮其首，余益疑訝，固詰之，始得實，蓋君不幸亦作情場失意人也，林君榕城產也，英俊少年，就學省中英華書院，鄰有陶淑女校鄭女士者，豈選年華，風姿韶秀，品學兼優，又善女紅，林君久慕其名，樂與訂交，唯恐唐突取咎，嗣得友人紹介，晤女士後，兩情相投，漸通款曲，常于課餘參閱書報，或攜手作郊外遊，形影相親，旋由友誼，發生愛情，是亦男女間常事也，林君雖與女士日夕過從，而訂婚問題，未嘗提及，七月間，林君應女士約遊小西湖，

談次，極爲歡洽，林君遂乘機向女士求婚，女士領首報可，既出玉照授林，林亦報以指環皆爲訂婚證物也，詎料好事多磨，女士與林訂婚後，事聞于父，大發咆哮，迫其毀約，女士不從，乃父遂迫女士同行赴申，事前林君并未之知，及聞訊，女士已抵上海矣，凡有函件，皆被乃父檢查壓抑，故魚雁終沉焉，林君因之悲痛，寢食俱廢，日夕唯對女士玉照，如醉如癡，屢欲自殺，幸爲友人覺察，善言勸慰，免成慘劇，嗟嗟，若林君者，殆所謂情種歟。

(志射)

## 好一個寶貝

青年會的四大要素，不是德，智，體，羣麼，好似椅棹一樣，缺了一個腳，便站不住，就近來而論，差不多各都會，都有了青年會，記者足跡經過有青年會的都會，看那青年會都辦得不壞，單是我們貴廈門青年會，僱了許多幹事，一事不幹，簡直算是「四大皆空」了，但是他對電影事業，很拚命做去，甚至黨部不准開演的戲，也改頭換面，偷演出來，一味的營利，門票賣不了，便用起攤派來，自己辦不了，就發起出包來，可謂無微不至了，據我看來，

牌子掛上去，庶幾名副其實，保全基督教不騙人的信用，也就請各位幹事們，駕輕就熟，做電影院的夥。電影如得利，做了夥計的薪水，當然是太多了，這一層是幹事們喜歡聽的，至於下屆會員呢，可以仍舊徵求，所收的普通，特別，維持，各會員費，就再作為幹事們特別津貼，以酬「勞苦功高」罷。記者寫到這裏，肚子餓了，單一個人就走到美多利吃夜飯去，剛好幹事們代表青年會，也在美多利宴請林珠光君，濟濟一堂，我的飯幾乎要噴出來，只見幹事們低首下心，向着珠光，稱贊他的慷慨，并聯帶自吹他們才幹之會大幹特幹，并好像他們眉目鼻嘴間，還有一個說不出的話，就是「珠光先生再捐一筆會費嗎？」珠光微微地笑着臉，輕輕地點着頭，並沒有甚麼表示，其實這種的宴會，不是宴請林珠光，是宴請一位孔氏家族自治會內重要份子，同孔夫子齊名的孔方兄，大約珠光是老早知道的，到了記者他飯之後，尚見他們興高彩烈，高談闊論，不勝討厭，我就跑回去，寫這一段宴客的新聞，強接於上半截論電影的事情，合為一篇，統寫出來，向大走馬路購鏡匣，送到青年會大廳底，當做頌詞，以表本昌微意，

## 琴娘殉情記

嘗聞老於冶遊者曰：青樓中人。最無情義。日為破寂之花。澆愁之酒。則可。如一往深情。引為知己。則未免墜其壳中矣。斯言固是。然亦未能以一概論也。蓋人非草木。孰能無情。其所以無情者。非真無情也。實因朝秦暮楚。迎新送舊。在在以敷衍為目標。縱有萬縷深情。宜其未能專一矣。然而茫茫大地。滾滾愛河。此中固不少可泣可歌之慘史也。某年之春。有妓女名琴娘者。粵產也。寄寓香江。嗣以度日艱難。有葭室親客於榕城。往依焉。至則戚已他徙。迫於環境。乃操神女生涯。艷幟甫張。芳名大噪。一時馬纏花下。繫遍遊輿。詎未及半載。竟以服毒自戕。聞者莫不感嘆不置。然終無從悉其致死之由。月前契友自香江來。舊雨重逢。歎然道故。因以茲事相詢。友詳以告。始悉彼美固殉於情者也。蓋有朱生者。與女同里。且屬比隣。女小字阿巧。幼喪其父。既無伯叔。終鮮兄弟。母年已不惑。每日生計。不賴十指。朱少時與女最善。青梅竹馬。兩少無猜。稍長。曾一度提及婚事。而朱之父。嫌女寒

微。雅不欲。曾朱負笈京津。女亦徙居香江。於是兩不通聞問者十餘載。直生喪耦。哀悼良切。父母恐其因悲致病。勸令遨遊名勝。聊抒胸懷。朱適觸所好。遂遍游勝地。比歸。其舅氏某。商於滬。致函招之。朱往。轉道榕城。訪友。時值月望。星潔月明。乃偕友人遊畫舫。遊間。與故友程某遇。備道契闊。程堅請過舟一叙。朱從之。寒暄畢。有粉白黛綠者五六輩自艙中出。程手指一人謂朱曰。此琴娘也。與君同鄉。君視之佳否。朱細審之。態度舉止。頗類阿巧。倉卒未及研詰。而琴娘遽微吟曰。他鄉縱有浮萍遇。只恐相逢不識君。吟止泣下。朱亦爲之黯然。已而入艙。程命溫酒痛飲。朱限於量。纔數巡。辭不勝。婢抱琵琶至琴前。朱曰。佳客相逢。無可醒酒。聊奏小技。以助雅興何如。因玉手輕揮。冰絃乍動。淒楚激昂。鏗鏘然有潯陽琵琶之概。復曼聲而歌。一字百轉。令人不忍卒聽。時程已醉。含糊曰。已矣。卿勿作此淒涼悱惻之音。使人欲涕。琴不顧。一曲既終。相顧太息。俄而僕扶程歸。朱亦與辭。琴強止之曰。十年闊別。一旦相逢。方期與君作竟夕談。何便去也。如是萋苦茗。別銀釵。備訴別後概況。至傷心處。哽咽不能成聲。朱欲爲量珠聘。琴泣曰。感

君厚意。深刻五內。惟蒲柳之質。飄泊頻年。已不復如趙氏壁矣。安敢有辱君子。如承相愛。愿嘗來生。言訖。欬嗽不已。朱亦泣下。已而曉雞鳴。東方亮。因於是日擬趕程赴滬。遂泫然而別。既至滬。舅妻以女。結褵後唱隨甚篤。居滬半月。挈眷返聖。復轉道榕城。往訪之。則桃花依舊。人面已非。香消玉殞者旬日矣。蓋琴娘自晤朱後。深感彼垂愛之殷。自恨飄泊之花。沾泥之絮。何堪奉侍其帚。且幼曾一議及婚舉。而生父母甚不同意。可見三生石上。未註良緣。設令貿然相從徒使人齒冷而已。且天賦傲骨。何忍委屈求全。九轉迴腸。潛萌死念。及聞朱已續鸞膠。尅日榮旋。益復不能少待。遂於夜闌人靜。吞水銀而逝。於以報知己而弔環。魂離倩女。感恩深而飲劍。腸斷虞姬。千古紅顏。原遭天妒。由來弱質。每受風摧。玉殞香消。下相思於一霎。海枯石爛。債風愿於來生。如琴娘者。其千古之傷心人歟。嗚呼。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謂青樓中人必無情。吾斯之未能信。

艷情花

### 富貴花落胭脂井

自李文學的紅花香阿芙蓉自殺後。又有楊子異的牡丹投井

自殺了。李的口供稱讚紅花平。做人不壞。楊對江聲記者亦說牡丹頗勤敏。李說他夫妻待紅花與子女一樣。楊亦說待之甚善。李說并無虐待紅花。楊亦說決無毒罵毆打情事。李說他是正當商人。那有活埋婢女之理。楊亦說他身居法官。豈有非法虐婢之理。兩人的口氣。幾乎完全相同。你看豈不奇怪咧。或是兩家們在婢女自殺之後。也有固定的方程式答案嗎。記者不是法律專家。當然不敢高談法律。不過觀察紅花案的經過。曉得被告發人犯罪之有無。在未確定判決之前。雖在不可知之數。但是檢察官職責所在。總要盡其偵查和起訴之能事。看看他們審判機關的審判。才算無忝厥職。不知道這一回牡丹的事。像紅花案的檢察官。有其人也沒有。楊子異如果知道「法律神學」何必先向法院要求「請自隗始」呢。偵查牡丹的死。有幫助自殺的人沒有呢。法官以身作則。那末老百姓還敢犯法嗎。要開兩個法界新紀元啊。

和華

## 郭尚先

營清嘉道時。吾閩有四大書家。侯官之廖鍾夫鴻荃。莆田之郭蘭石尚先。晉江之許萊山邦光。同安之蘇龜石廷玉。

廈門小報大觀

補

以四人皆同時進士。而又工書畫。四人之中以郭蘭石為首。相傳謂蘭石在館閣中。考試書法。咸推第一。不知有一趣事在焉。當嘉慶萬壽時殿上所懸壽屏。皆翰林館中書家所寫。然多不稱旨。時蘭石亦在館。問曰。如某某所書。豈不稱耶。皆曰。亦如是。誠莫解矣。蘭石乃入殿四顧。回寓書之。呈而懸焉。反愜上意。館中同寮問之曰。是何得師。蘭石曰。余入殿時。所見諸屏書法。佳則佳矣。無如行中大小不稱。頗為不解。後思御殿為敞闊大。而屏幅又甚長。由下見之。莫怪上小下大也。故余所書。每行上大。遞降於小。懸而見之。皆字字勻稱。此乃以偏師制勝也。衆服其識。由是蘭石之名。遍於都下。按畫家施色彩以濃淡。欲得地位有遠近高下。與數學家之測量何異。若蘭石之書。可謂書法。亦用測量矣。

嘯東

## 蝶魂花影兩消殘

漳城西。有鬻屠狗者。妻亡。遺一女。已年華二八。端莊秀麗。其父愛之。不啻掌珠。幼曾受初級教育。畧識之無也。今以年長廢學。在家習女紅。邑有雙木生者。翩翩佳公子也。家富有。且為邑中望族。日者生從女家過。適女佇立

道

十七

門前。驟觀麗影。不禁魂消。生固非登徒子也。特女貌足以動之耳。生家教甚嚴。父兄皆食古未化之流。生年廿二

矣。尚未賦有室家。所以然者。則選擇苛之故也。生既觀女貌。又訪其德于其鄰。皆甚善也。乃命媒往聘。事將諧

矣。有與女父墮者。讒于生父。謂女貌固可人。然德則吾不敢知。且以尊府之門第而與屠狗輩締結姻壻。豈辱乎。

天上固不乏才貌女子。又何強強爲哉。事于是復擱焉。初生之將聘女也。屠狗者以愛女故商之于女。女子生之家閥

固聞之甚稔。特以未親生爲憾耳。迨後。得其姑之指示。觀生于銀幕之院。心殊喜慰。至是。知事敗垂成。竟鬱鬱

鬱以病焉。春三月。花事闌珊。此一朶鮮花。竟隨東皇以去。埋魂北邙之麓矣。生聞女死。知爲已也。念女之多

情。憤家庭之專制。悲怨之心。激然而起。哀悼之餘。亦以成疾。呻吟床第者匝月矣。瘦骨支離。精神恍惚。能否

無恙。猶未可卜也。「按此事乃余四月歸里。得之友人言。雖事屬明日黃花。以其離奇也。不可無記。爰補述于

此。凡諸口脂。一本當時之舊。吁怨毒之于人甚矣哉。誤此姻緣者。彼讒人之罪也。然而。雙木生之父。以十七世

祖之頭腦。處之于今日。亦無怪乎貽誤其子之奄奄一息也

世之以門當戶對爲論婚之標準。致釀成家庭怪劇者。尙復不少。可不悲哉。「黃叟附識。

黃叟

### 想起茶房老趙

天色陰陰地。在一爿小店裏喫飯歸來。忽然想起了老趙。他是湖北人。在新馬路的洞庭春裏當茶房。有一次。我與公司裏製電版的技師老彭去洗浴。老彭也是湖北人。因口音相同。和老趙認起同鄉來。那末。對於我雖不是鄉親。但同是「外江」人。也就蒙他另眼看待了。他招呼的很慇懃。臨走時還不肯收錢。我終于難爲情地把錢放在桌上跑出來。後來又在洞庭春洗好幾次浴。老趙也逐漸相熟起來。他向老彭說不想在洞庭春。要換個地方做事。據他的原因。是朋友太多。洗澡都不肯給錢。自己要倒賠。還有個原因。就是與走娼門太熟了。時常要花錢。那時。我們的公司。正在用人之秋。小報部正缺少一個茶房。我覺得他還靈巧。就把他介紹過來。老趙初來時也很勤力。很有做茶房的樣子。但後來就有些不對了。時常找不到人。夜裏有時還要我們起來爲他開門了。有一天晚上。大約在十點鐘左右。我與葉先生想點茶喫。但找不到老趙。後來索性

穿起衣裳跑出來去找朋友談話。當我倆走到大走馬路時，剛剛碰着老彭。向我倆點一點頭，就走過去了。接着，有一個身穿西裝大衣，足登皮靴，頭戴氈帽的時髦少年，在我們身邊閃過去。「呵，這不是老趙，」葉先生驚異地喊起來。「咳，老趙，大衣是你的，褲，皮靴是我的。」我笑着說。「這家伙，一定去嫖……」怪不得這幾天夜裏都找不到老趙，原來他去嫖呢，但他每月的薪水只八塊錢，要怎樣去嫖呢，我們總覺得有點懷疑，後來據老彭說，「老趙是去芳亮堂開小牌，還給花芍藥打一個嘴巴呢，花芍藥說，你這小鬼，現在在那裏發了財了……」，原來，老趙從前當過營長的馬弁，在漳州時，跟營長去栽花芍藥呢，葉先生的大衣，和我的皮鞋，那一夜竟不受命令地跑到芳亮堂去。那真夢想不到的事啊，還有一夜，我和葉先生遊罷歸來，看見公司的店門大大地開着，燈光輝煌之下，雜坐着十多個人。仔細一看，有些手裏拿着胡琴，我們才知是走唱，原來老趙正在店裏請酒呢，老趙喝得有點醉了，走唱們團團圍坐着喫饅頭，配着紅燒黃魚，有幾個拉着胡琴在唱着，「你把那……」呢。「老趙，」葉先生奇異地喊着，「你幹什麼了，」「葉先生，周先生，喝酒

老趙形色倉皇地拿首禮頭苦笑着說，「這裏不是洞庭春呢，我覺得這真太不成模樣了，走唱們看得不對，一個個走散，老趙自知錯誤，聲聲說下次不敢，但過了幾天，老趙終於給公司辭脫了。現在是好幾個月不見老趙了，聽說他是到別地去了，但不知他每月還是賺八塊錢呢。想起老趙，不知爲着甚麼，總要哑然笑起來，

寒

### 蜜婆出閣記

黃家以四千元放逐的那隻五百年蜜婆，已於六月四日在過江新郎葉家住宅，實行同居，此次結婚，頗多趣聞，記餉閱者，爲那事頗煩過江，郎家自得補助費四千金，積極地籌備結婚，租屋於鼓浪嶼鹿耳礁爲嬌妻香閣，小蜜素好評人長短，恐新房佈置不週，見着大方，頻頻過江，幫夫修整，尤以床的修飾，尤爲費心，險些兒要我老命。廈例大規模婚娶，男家須奉女家聘儀十六封，或十二封，每封百二十金二百四十金不等，視家財之多寡而定，黃家之婿，照例奉以每封百二十金聘儀十二封，但黃老翁善善卹下情，算盤一揮，知四千金婚費，實不能再分此筆鉅款，遂報以「小女奉送」並贈兩婢，故葉家婿會對友言，此款若非岳

翁體情，險些要我老命，小姑娘不伏上帝，結婚時，男家因奉耶教，照例請牧師來祈禱，祝禱，吟詩，小蜜素性不羈，且未信仰耶教，在不耐煩的當兒，強欲挽新郎入房，嘴裡咕囉地說什麼上帝，什麼耶穌，此一刻十金時光，乃被牧師犧牲不少，撒嬌墮落花滿地，婚畢，要攝影當兒，小蜜將手持鮮花，不知何事嬌嗔，殘碎散落地面，身偎新郎之背，堅說要先進房而後攝影，個中意味，非局外人所得知矣。

老寶

### 詩壇拾零

限韻詩不難於平穩，而難於險絕，詩家以險絕爲佳，其能融險入夷，而又無斧鑿痕跡者，則尙矣，近於「談何容易社」一見楊遂庵詠「拙鬼」限尖，兼，嚴，韻詩云，「不事椰揄舌不尖，現形匿影一身兼，平心未解化爲腐，進士霜鋒莫太嚴，一言鬼之拙，確切不移，已極描寫之能事，而於尖，兼，兩韻，渲染渾化，尤屬斲輪老手，又如詠「最」限多，波，歌，韻詩云，「龍種生來重任多，書丹背上也恩波，他年滄海狂瀾靜，駕爾中流發浩歌，」波，歌，兩字，亦見靈活，古人詠「長門別」詩，正，反，側，用

意，應有盡有，步後塵者，每有先奪我心之憾，近見大雅與幻庵兩君詠本報限香，涼，陽，韻詩，俱見熨貼，「雅」云，「筆尖兒等返魂香，掃盡長門月色涼，此別恍如春夢裏，翠華儼已赴昭陽，」「幼」云，「萬簇宮花夾道香，長門無復感蒼涼，若非司馬文多價，依舊寒鴉對夕陽，」立意雖俱歸功於司馬相如長門「賦」，然如，「雅」之香，「幼」之陽，兩韻，別開生面，不落窠臼，亦自可愛，又楊遂庵七星池玩月詩云，「徹宵倚遍石闌干，爲愛清輝且忍寒，最是弄人天上月，忽圓忽缺太無端，」情海波折，借月與感，雖未加以註釋，然此中有人，固呼之欲出也

枇杷

### 綺思話今昔之感

白雲蒼狗，滄海桑田，世態之變遷易，人情之變遷亦隨之而易，吾人苟留心觀察一般社會心理，則將有不勝今昔之感焉，今試述其二，一吊勝地點之今昔，昔日青年獵艷吊勝之地點，大都工作于星期日，努力於禮拜堂，蓋當時風氣尙未大開，更無公開娛樂之場，故羶之所在，蟻乃附焉，憶昔小斧，亦嘗追隨諸面首之後，逐鹿於禮拜堂之間



人坐亦坐，人立亦立，人吟亦吟，人禱亦禱，表面上伴爲一熱心慕道之基督教徒，實則獸慾野心，醉翁之意，未嘗在酒，而根本在乎異性之間，其最努力時，亦卽在敬虔祈禱時，蓋斯時也，衆目皆瞑，惟我獨炯，飽餐秀色，舍此更無良好機會矣。及禮拜已畢，諸青年又必先衆人而出堂，教衛士站崗於大門之外，對異性青年，再與以端詳之敬禮，始興閑曲罷，此情此景，迄今思之，又恍惚如綺夢焉。時至今日，境已大變，禮拜堂內，西裝面首，譬如鳳毛麟角，寥如晨星而星期日之禮拜堂外，其寥落冷淡，真真寂可羅雀，蓋獵艷之戰線，業已由剗狗墓一帶，移展於愚明戲院口，與中山公園內矣，昨遇昔日伙伴某君，偶談往事，戲詢邇來是否仍從于上帝，某君笑搖其首曰，否，近已加入「非基」同盟，而努力於「中山」主義矣，

二，調情歌調之今昔，昔日青年男女之調情，所用歌調，大都採用台灣採茶之曲，爾唱我和，此答彼言，淫詞靡靡，不堪卒聽。今則詞調大變，採茶之曲落伍，黎家之譜時髦，街頭巷尾，時聞毛毛之音，楚館秦樓，無夜不妹妹之譜，甚至連甕菜河之女教育家，九條巷之梅花姑娘，亦朗朗上口，載舞載歌，其姿其勢，不減于某女中之舞星，可

謂善隨俗變化者已，似此今易，可紀者多，今祇述一二，餘俟之異日，

小斧

## 大溝墘之歌聲擔影

在荒僻的街巷裏的矮陋的屋宇中，時常發生着可悲可笑的舉，淫蕩的私情，兇蠻的械鬥，差不多無日無之，惟有些隨起隨滅，未能傳佈，有些不幸給人曉得，或者事情弄得大起來，才給我們報館裏訪員訪着，登載在報紙裏吧了，昨天，大溝乾的個人械鬥，也正是而不幸而發的一件事啊，事緣前日夜裏十二時許，有少年李福，在蘇廿六家樓上唱歌仔曲，那時剛有一個家居無事之蘇麻乾者，適在側所大便，素與李福不睦，聞聲起怨，「小年家，半夜三更還在人家唱歌，這李福也是少年盛氣之人，卽向蘇曰，「干你鳥事，你上來，這蘇麻乾怎肯服輸，便一直爬上蘇廿六樓上找尋李福，不料李福已拿扁担在手，照首蘇麻乾肚上一戳，蘇就跌下來了，這李福再起了幾下，蘇麻乾已給他打倒在地上，在第二天的早上，這一雙冤家，到福茂宮去見柳巡官，一較論長短，這巡官也不會仔細地檢查一下，隨隨便便地把他倆懲罰一下，李福動手打人，罰重一

點，蘇麻乾是被打者，罰輕一點，便草草了事，但事出意外，這蘇麻乾被打之後，一直到中午時候，傷勢大發，兩目瞪視，膀胱腫大，神經錯亂呼吸迫促，據醫生說，是截傷肚腸，恐難得救了，但這時，兇手李福已經逃走，柳巡官只將李福的父親帶到署裏去，這事的結果如何，還不得而知，不過因為這麼細小的事，而竟弄到這麼險惡的結局，也恐非李福蘇麻乾兩人所能逆料吧，人是不可思議的，尤其是在都市的陋巷中的人啊，

白

## 苦旱中的風光

數月來少雨。鼓浪嶼的水井都變成枯井。惟有內厝澳康泰較一帶的桔槔井還能擠得涓滴。幸得有此一種水。可供島人一潤枯腸哩，在康泰較一帶大道上。挑水絡繹相望。錫桶聲略略然鳴。彷彿是蜀道的鈴聲。尤其是肥婢與瘦囚的鬢影鏡光。更爲雜亂。每每分明打個照面。在同一時間。同一口古井。工部局裏的獄囚。照例是要做工的。在這苦旱時期。當然是要出來打水。他們出來時。三囚用鐵索連成一隊。由一個巡捕領帶着。既到康泰較水井上。恰好有肥婢聯袂而來。於是囚犯們眉飛色舞了。山歌略。小調略

種種猥褻的鈞話。脫的話。脫口而出。向肥婢們極吊膀勾攝之能事。至於巡捕呢。惟有坐在旁邊目睽口開。流涎三尺。有時還加入湊熱鬧。肥婢們的小鬼頭的春心不由而動了。於是「斬頭犯略。打槍鬼略。」半笑半嗔地向瘦囚罵了。這其間。囚犯們以爲天鵝肉竟也送上口來。放下吊桶不打水。直接行動去拍她們的肩。撞她們的臀。甚至於摸她們的胸。大慌忙地去「上下其手」了。巡捕在旁邊看熱鬧。看到眼紅。惟有嘻嘻然地滿口「少奶奶。」大鬼頭的春心又未嘗不動哪。「旁觀者拍手大笑。肥婢同瘦囚玩得更起勁。更體貼入微。到各自挑水走時才閉幕。一餉。一十八摸」的風光即此。是數日的事。在苦旱中未免有爭水的把戲。康泰較的桔槔井上。每天總有百個以上的肥婢來打水。所以爭水之爭在所不免。肥婢們的派別計分爲二。一。龍頭派。二。三坵田派。以定力計。龍頭派十人。三坵田派六人(當中有一個是男性的)她們的武器是扁挑。鐵桶。水。她們於打水時要結成一隊。實力才不分散。兩隊每日必定碰頭一次。每次必先之以門口。繼之抽扁挑互毆。胆子小的就躲在陣後潑水。她們既交接了。到水丟了過後。大家才收兵。各走各的路。兩隊開仗的原因當然是挑

「之。之。之。」  
康濟。每日都可以聽得到的。這是她們戰機開始時唯一的口號。現在呢。肥婢們的扁挑戰還不肯息。隣居們也曾中過流彈。

觀海

### 花開芍藥我憐卿

花芍藥。為隔江曾氏灶下婢。名冰桃。美而蕩之子懷春。主人誘之。曾已有妾。妻雅不欲棄砧再賦小星也。遂不待冰桃破瓜之年。即為遣嫁。花豈為陳氏妾。肉價八百元。陳家富體贏。一週蜜月。五度春風。花視之歎然。床第間時起勃谿。陳亦自慚無似。遞謝不遑。乃以一千三百元。溺於待人巷月裏紅之母。改名花芍藥。陳之友有知之者。嘗誑之曰。君五度春風。得錢五百。一度百金。旁人眼熱矣。花既落溺後。炫裝迎門。爭妍賣笑。生涯盛一時。惟酷愛美少年。凡客之年事稍長者。率遭白眼。然迫於鴛命。亦不敢以客之美醜老少為去留也。去夏。因與鴛有違言。一。奔花捐局。求與鴛脫離關係。結果。輸金償願。鴛得一。某有力者得五百。蓋賴某轉圓之力也。花既屬自由身。客之年青貌美者。與之交易。多不取值甚或饋遺有加。

補

遺

不半載由新南。而碧紅。而鴻福。千。點金乏術。避債無臺。不得已移植艷幟于福州田中舊玉記。改名為憐卿。向來妓之負責。多由娘姨間接轉貸於人。憐卿在省四千之債。皆由娘姨桂蘭嫂代償者。以姨與妓無跬步須臾離。此外則無人肯假以資矣。嫂以四千之數。不為不多。所以監督之者。不遺餘力。卿與嫂遂無好感。舊玉記芳鄰。有心心照相館主人王漪水。與卿妍好。且兩家有小扉可通。二人來往無忌。嫂亟堵塞其扉。卿大怒。雙方衝突。於是乎作。先是嫂有夫曰桂蘭。染阿芙蓉癖。每一榻橫陳於舊玉記。卿與水密報於官。官捉桂蘭去。并封桂蘭嫂舊玉記住屋三間。桂蘭有友曰因桐。日率無賴十數人與漪水短兵相接。儼兩軍對壘焉。鄰里懼波及。出為和事老。居間調停。乃告息爭。桂蘭既以罰鍰釋放。屋亦撤封。桂蘭嫂則經此打擊。頓改舊態。向之監督之者。一變而為畏懼之矣。故屢思卸去職責。索還債款。顧娘姨輩鑑於前車。皆裹足不前。以是替代無人。致貌合神離之卿與嫂。猶在狼狽相依也。

金鈴

### 他不欺人待怎生

思明縣長韓福海之姪女韓素琴。與其夫陳平煙糾紛事。已誌本報。自韓向法院訴陳遺棄後。案經判決處分不起訴。韓再狀請。要求陳氏予以贍養。其理由則謂。陳素刻薄。糶米一石。亦誌符號。非不愿歸。實有不能云云。官仍多方勸諭。韓又謂。如返家。所負債務二百餘元。須責成陳償還。官詰債主伊誰。則韓縣長福海也。官謂。韓縣長我認得。此易辦耳。我將勸令陳家以興迎汝歸。韓又謂。(我返家。他(指陳)不賦人待怎生)時堂上下聽者皆掩口而笑。官徐謂。一這是不會的。汝放心可也。於是此一齣陳韓糾紛案。遂告一段落。

天籟

### 一樹梨花壓海棠

溫陵陳茂才子杰。工詩賦。擅文藝。生平著作。雖未災諸梨棗。然朋舊者。偶讀其一二。則覺珠璣滿前。美不勝收。陳年已老。髮蒼蒼而齒牙搖落。然好評花。風情不減年少也。已巳春。薄游漳水。晤校書春蓮於康樂道。一見傾心。流連忘返。春蓮二九年華。美而多姿。初頗不諳於陳。蓋嫌其老也。迨浸潤日久。陳以其溫存熨貼之手腕。博

首紅顏。鸚鵡比翼。嘗詠「一樹花壓海棠」之句以調之。妓沒字碑。固瞠目莫曉。陳則莞爾而笑。似鳴得意。相處年餘。纏頭告罄。東西挪墊。漸呈拮据之象。或以節慾省費為勸者。楊大拂意。自云。人生行樂耳。生則堯舜。死則朽骨。生則桀紂。死則朽骨。世之斤七於生命財產者。皆是也。沉迷如故。迨力竭病發。淹滯不堪。家人力挽回鄉調治。春蓮亦愁形諸色。楊改用袁枚「我本輕舟將出世。馬卿來作挂帆人」句以示其樂此不悔之心。其曠達有如此者。厥後金蓮惑於母命。漸與之疏。楊乃作墜歡詞二十韻以自道。於月前買棹還鄉。仍營其蠹魚之生活。墜歡詞

綠陰